

四社文庫

甲部第一種·D

時事新報評論集

(一三九三)

潘公弼著

四社出版部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113B

庫文社四

下 D 種 一 第 部 甲

集論評報新事時

(三三九一)

著 弼 公 潘



行發部版出

版初月四年三十二國民

1518579

負責之效

華北停戰協定簽字於塘沽之翌日，中央執行委員常務會議決定取消七月一日召集全國代表臨時大會之議，原案成立於三月三十日之中常會議，提案者爲全體中常委員；與之同時成立者爲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案。交臨時全代大會決定之；與之同時發生之問題，爲三中全會所決議應於本年十月十日召集之國民參政會，可否因提前召集國民大會而廢止。原案有無說明，當時未經公布，可以視爲說明者，則有原案成立後之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略謂：

『爲本黨計，爲國家計，本案之決定充滿積極精神，而非爲本黨謀退路也。本黨與國民不可分離，最初應由本黨領導國民，最後應與國民黏爲一片，召集臨時全代大會者，卽所以謀本黨之更趨健全，以赴使命。而擬提前召集國民大會者，所以示本黨尊重民意之虔誠與熱心，以資整個民意之所在，國難嚴重，非此不能衝過難關，良以全國爲國難而總動員，以集中力量爲

先求力量之集中，一必使國民力量能夠集中，一必使國民力量高興集中，國民大會提前召集之意義在此。明知二案之完成，甚多艱困，但艱困必須解決，解決快則艱困小，因循不決則艱困隨增，惟其然，不如奮力邁進，趁早解決之爲愈。

經二閱月之邁進，一切法規先後布行，各地代表之由選舉而產生者，既續有捷報，詎知全體常委又以『時局關係，籌備不及，事實上難以如期舉行』爲理由，以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五次全代大會爲辦法，而臨時全代大會卒至流產終。兩個月來，國民與政軍黨各方面之期待於『七月』者，甚多甚殷，聞此得無慨歎耶！

事實上不及舉辦云云，可以打倒一切空話，然前舉之報告辭如彼，而取消之理由如此，相形之下，當局當不能無所欲然。姑作原情之論，則茲所謂不及，非以時間之太促，乃爲空間之太窄；『時局關係』勢不能舉全國之實，甯若息事甯人，少此一舉。當本案之初決，西南立示異議，經此兩月，閒隙不但未見消弭，且有加厲之觀，不可掩也。

吾人不遑追求國民參政會經此波折，將如何下落，以參政會之組織而論，夙已菲薄之爲無用。

之長物也。（見三月二十四日與三十一日社評。）吾人亦姑不問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案是否提出於五全代會，并提出後命運如何；例以中常委會對臨時大會案之狐狸狐搯，能發能收，國民大會云云，提前云云，不知其可也。願有不能不爲中央當局言者，自華北停戰協定之簽字，中日糾紛雖爲未了之局，危機依然；然當局亦知全國各方目所視，手所指，自後一轉移而以國內問題爲目標耶？簽字停戰協定之翌日，遽作停開臨時大會之決議，其間雖無因果關係，然亦甚示國人以當局負責之勇；則將如之何而不以停戰毀滅收復失地，保全領土之民氣；如何指揮全國鎗口之方嚮；如何利用對外停戰時機，以竟剿匪之全功；如何納各方於政治組織之內；如何消弭間隙，使五全代會實現全國之實，是皆當前之終大問題，當局有負責之勇，將如何示人以負責之效耶！（六月三日）

相形 之下

華北停戰協定之簽字，國內各方，觀感不一。據東京電傳，日本之伏見宮親王與大角海相，以協定簽字而電賀日軍司令官武藤之大功告成；又日本外務省視協定簽字，實質上軍事敵對行爲已告終，而爲中日關係之新階段，復肇親善論之機運。又日本以和平成立，決積極經營東北，恢復關內外水陸交通，推銷東北產物，大舉移殖日韓貧民，儘量開發水田礦產；又日外務省命橫濱商務官從速回任，橫濱已擴增員計畫，首途來上海；又日清汽船公司以停戰後，在華航業復興可期，請求日政府增加補助金，並將預定拆毀之大吉丸等若干艘，中止拆毀，繼續就航；又日本外務次官重光等奉命擬訂新對華政策，從此種種新消息，可知日人之視停戰協定爲何物，舉國欣然努力者爲何事矣。我國則有「核其文字，隱痛實深，惟僅屬軍事，不涉政治，於政府向來所持根本方策不生影響，當此存亡危急之際，政府惟有益自淬勵，督率軍民，根據已定方針，在外交國防爲種種努力。」等因奉此。（六月四日）

亡乎 不亡

亡國滅族之危言，始於清末，及九一八而言者愈衆，究竟不亡不滅乎？必亡必滅乎？殆爲普遍於同胞心頭之疑念，苟非妄人，當不敢作何斷語也。近有某君，以所著中國必亡論見貺，附箋囑爲批評，以書名之觸目驚心，安得而不讀？益以蔡子民先生之赫然署簽，似乎蔡先生示人以是認必亡之論者，尤不可不讀，於是正襟危坐而讀之，則洋洋二萬言，列我族弱點十八端，間附圖表以證之。蓋自有其事實之存在，不必諱，亦不可諱，然爲少數人如此，或多數人如此，則無從推論，苟不能推論爲多數人如此，則是否必得『必亡』之結論，竊未敢斷言也。卷末刊有著作權，有版權，有不甚賤之定價，以去年五月五月初版，及本年四月而既九版，初不知版爲何版，版若干冊，以普通版數推之，此論行銷之廣之速，殆爲我國出版界驚人之紀錄；國有以必亡論行世者，復以甚速之速度，甚廣之數量，致其書而窮其究竟者，是爲必亡之徵抑不亡之徵，竊未敢斷言也。讀者對於所舉弱點，將起何種心理反應？將奮然與惡搏擊歟？抑將頽然與惡同流乎？竊又未敢斷言也。書列無強健之意志爲第一章，不力圖救亡而歎息必亡，是

無強健意志之一證，然可以證著者等，未可以證一般人！（六月四日）

馮玉祥之謎

華北停戰協定纔簽字，國人悲憤不知所可，馮玉祥乃以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之徽幟，偪起察哈爾，號召四方，於茲旬日。猜測之辭紛起，或視爲民族之干城，或視爲國家之禍水，人民認識之迥不相侔也如此；日人宣傳馮氏容納共黨，聯絡蘇俄（見日本聯合社電）俄人視馮爲日本之代理人（見俄國塔斯社電）國際觀感之極端矛盾也如此；是何原形，豈不怪哉！

爲馮喉舌者，謂馮屬軍人，志切抗日，不願作干政之企圖，故中央屢促南下而未行；茲就新職，仍本素志；察省既不在停戰協定範圍之內，自有遭受侵凌之危，及早自衛，爲國守土，部隊可十萬，勝敗非所計，若謂掠奪地盤，抗違中央，是不知馮者也；安得中央了解馮之主張，予以種種便利，俾察省勿爲熱河之續云。（見四日報載張垣歸客談）其言娓娓，非不動聽，求之實際，洵若是乎？

關內之敵軍未撤，四省之淪陷依然，誠爲國家民族計者，但虞抗日之繼起無人，豈謂繼起抗日

之不時。馮氏夙昔而不知有國，不知抗日，則及今奮發，有何不是；至於夙尚空言，今始實踐，以視終不實踐者，亦勝多多；若責以未能奮起於血戰方酣之日，而獨樹一幟於協定簽字之後，則又何嘗不可爲馮氏辯曰：曷不待馮某無能爲役而簽字；是簽字之過早，非奮起之已遲，責任在彼而不在此也。

國人決不置信於馮與俄日有何瓜葛，如日俄所傳，但不能不爲馮惋惜，國有常經，名位不可假借，總司令儼然，何所據乎？退一步說：自九一八之變而後，東北健兒，披髮攘臂而起者，輒以師旅長，軍司令自命；然蹤跡所至，未聞進退地方官吏如臧獲；忠義昭然，心跡無待剖而自白也。况發縱指使，出生入死，必摧敵殺賊，而名號始彰，是實至而名歸也。夫以登廟堂，入市廛，猶必布衣短服之馮氏，獨於抗日與總司令，亟先居名而捨實，是誠何心？况乃更復進退省主席，徵發壯丁餉糈，大縣若干，小縣若干，一如己意，是雖苦戰經年累月者所未爲也。抑省主席如湯玉麟者，則亦已矣。宋哲元抗敵喜峯口，犧牲甚至，今乃外受創痛於肉搏，內喪憑藉於篡竊；姑不爲宋將軍計，然抗日總司令之所以勸部屬，示天下者，功罪之辨安在，獎懲之準又安在？此而希望中央當局予以種種便利，天下事甯有若一如己意之更便利者？

馮方諱言政治意味，然路人皆知矣，夫政治非不可問，問政亦民權之一，乃必稱兵，乃必托辭抗日，是暴之至，亦僞之至。既暴且僞，雖舉全國政柄以畀之，國人亦不能想像其造就之局面爲如何清明也。（六月八日）

日偽侵察與馮玉祥

馮玉祥最近之行動，昨既略加評述，蓋彼有一憧憬之時勢焉，方自期以一手一足而締造之；乃今日消息，恰足促成馮氏之所標揭，是時勢將造就馮氏也。

馮氏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於華北停戰協定簽字之後，手揮目送，別有慧心，遂作種種謬誤之措施而不恤。不謂日軍既不踐停戰撤兵之成約，復驅策偽軍，進窺張垣；自康保襲廟灘，自沽源襲獨石；虎、侂、劉、桂、堂、崔、興、五、張、海、鵬、輩，爲之前驅，日本騎兵砲兵鞭撻於陣後，實逼處此，馮氏非抗不可也。

停戰協定有雙方撤兵之規定，而不繫以期限，是協定本身之弱點；我國先對方而撤兵，是協定以上之示弱；今乃所加於平津之威脅依然，而別遣隊伍，攫我察省，如此行動，求之協定條文，將無以難之，然協定之精神，喪失殆盡。我國陷此進退維谷之窮境，豈委屈求全於協定時所始料耶？茲誠無

以知當局之若何應付，顧根據協定以要求對方實行撤兵，既不失爲協定之權利，而應援別方遭受壓迫與襲擊之隊伍，又當爲不受協定限制之行動歟！

國人乎！處此離奇之狀態，有必須認識明白者：自馮氏之崛起，毀甚於譽，非惡彼之稱抗日，惡彼措施之不類抗日也。今乃日偽咄咄逼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或甘妥協屈服，馮氏必不妥協屈服；是國人夙視爲不類而惡之者，應以馮氏之肉薄應敵而愛戴之。黑白相差一間，功罪別於俄頃，馮氏自爲計而守察省，何獨非爲國家守察省耶？河北之兵不可用，山西綏退之健兒安在國庫非絕不能供應馮軍，國人固尤應奮爲馮軍後盾也！

我人尤欲爲馮氏言者，君之崛起，爲國人所不盡諒，非國人薄君，君之措施實自召之。原情論之，殆亦有隱難言歟？而今日日偽之侵察者，固君試身手，白心跡之絕好機會也。勝敗不足計，而砲聲血光則應爲舉世所共見共聞；槍口內嚮，雖勝雖生，爲道德之罪人；併力殺敵，雖敗雖死，爲千古之忠魂，况對內未必勝，未必生，對外未必敗，至於死。生死不足計，然士君子立身處世，安能無擇於泰山鴻毛之辨耶。

九一八以後，爲國犧牲者不知凡幾，北而黑省，南而淞滬，長城各口亦相持兼旬；若併南北先後之犧牲於一時一隅，勝算雖不在我，然敵方所受懲創，當亦甚於今日；不幸我國未能以整個國力，作整個行動，坐令敵方利用運輸之便捷，從容肆各個擊破之詭謀，是則最可痛心者也。馮氏未能抗日於長城血戰之日，終受襲擊於孤立察省之時，是又造成各個擊破之局。事至今日，何暇爲馮氏責，然以協定簽字後，對方既不撤兵，又窺察省之一點觀之，更足證禍患之無窮，而馮氏身當其衝，猶非各個中最後之一個，及此而拼最後之全力，要在各方之肝胆相照，和衷共濟而已。（六月九日）

西南與大局

合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曰西南，此地理之名稱也。合三省之陳濟棠，李宗仁，蔣光鼐，以及蕭佛成，鄧澤如，胡展堂輩，曰西南，此政治之集團也。隱然共樹一幟，自成系統，以與首都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相抗衡，於是西南若別有洞天矣。顧西南初非一體也；或曾與中央相打，或曾與中央相罵，或與中央從未相打相罵；有時而劍拔弩張，若勢不兩立；有時而眉來目去，若莫逆於心；有時而貌合神離，有時而神合貌離；蓋縱觀六年，橫覘三省，更透視其間事事物物，形形色色，雖欲頌爲一體而不可得。『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於是形成西南。

西南之稱，淵源遠矣。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已有數番興廢，九一八之前爲一局，九一八之後，送出若干『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分子爲又一局；一二八之後，十九軍入閩，以迄今茲，爲又一局；夫亦極斗轉星移之變矣，顧謂非地靈人傑之故歟！最近數月，尤有聲有色；大鑼大鼓以援熱，乃兵未出

境而熱河已失，此一幕也；養精蓄銳以抗日，乃不及會師武漢而停戰協定簽字，此又一幕也；以協定爲承認僞國，斷送東北爲假定的前提，而電訴國聯，乃如石沉大海，反應寂然，此又一幕也；至昨日而諸鉅頭集議於廣州，事非偶然，必有圖謀，顧將爲如何之一幕，則待方來之事實爲證明。

今日何日，華北停戰協定簽字，可坐南京以妥協屈服，喪權辱國之罪；輿情悲憤，正是掀波作浪之機；日本躊躇志滿，暫不進攻，可謂外顧無憂之日；馮玉祥號召雜軍，揭竿察省，南北有遙相呼應之妙；疆域愈窄，饑軍愈密，粥少僧多，紛謀出路，是乃危機四伏之秋；時勢造英雄，有志者能不怦然心動乎？

雖然，今日究爲何日？我國是否猶爲國家，國際尙在靜觀之中，自此勵精圖治乎，自此內亂紛起乎，將爲國家評價之歧點也。四省淪陷，內治則收復可期，內亂則萬劫不復，此失土是否永失之關鍵也。日本既不違約撤兵，並圖保全僞軍於關內，包藏禍心，靜以觀變；我治則稍戢野心，我亂則蹈瑕抵隙；是更深酷之外侮，惟視我國之是否自召也。國民悲憤於奇恥大辱，尤深惡痛絕於內亂，若上下相安，猶得同舟共濟，若以暴易暴，且誓與汝偕亡，此不可諱之國民情緒也。共匪跳梁，大局漸清明則匪

勢漸萎縮，時局愈紛亂，則匪勢愈滋蔓，此出民水火與陷民深淵之辨也。農村凋零，徐圖救濟則可望來蘇，益以兵燹則驅以滅絕，是安危存亡，及今日而猶有最後選擇之機會，強有力者其將何擇乎？

不以國民爲中心之武力統一與武力革命，皆爲傳統之迷夢，迷夢不醒，自速其亡；而國民所熱望者，循和平之途徑，謀國本之由危而安，國是之由亂而治而已。中央之於西南，頗有委屈求全之跡象可尋，西南之於中央，其將決策於今日之集會乎？（六月十日）

抗日諸將士

驅馳絕塞，苦戰經年，率數萬健兒爲國家求力保漠北一片乾淨土之馬占山蘇炳文張殿九諸將軍，先後繞道歐陸，買棹歸國矣。吾儕于此抗日英雄之重登故土，實所欣慰。遼吉繼陷，諸將軍絕處極邊，與中朝音問遠隔，實力單薄，糧械不繼，進與敵抗，如卵擊石，敵人視爲甕中之鼈，以爲唾手可得矣。乃黑省將士，忠義激發，氣吞河嶽，揮兵邁進，百折不回，以寡克衆，舉世震駭，黑省之人民，而亦賴此以苟延殘喘至一年之久，嗚呼烈矣！凡我國民，孰不應五體投地以膜拜之，馨香而禱祝之耶。嗚呼！疾風而知勁草，世亂而識忠貞，借使兩年以來，不有大難，彼諸將士者，吾人亦惟儕之四川諸將之列，而等閒視之而已。彼東北健兒者，吾人亦惟有儕之于敲血吸髓之私人爭奪之爪牙而已。待至事變之來，乃使吾人知猶有諸將士，厥爲民族真正之長城，捨其生命，以衛疆土，此則豈特足以爲全國軍人之楷模，雖百世之後，其事亦將舉爲民族之光榮，國人不得一一弔其死而慰其生者，宜乎于此忠義將士之領袖重歸故土之日，蹤跡所至，歡迎之熱烈，爲空前所未有，顧藉此亦知民意之所傾矣。（六月十一日）

處置逆部

自華北停戰協定簽字，我國軍隊遵從協定之限制，向後先撤；敵方則至最近二三日纔有撤退之跡象，據聞逆軍李際春部之處置問題，實爲之梗。逆軍問題爲協定所未及，殆以我國視爲敵方之一部，而敵方未視爲所屬歟？簽字既竣，敵方爲逆部四千餘衆，要求我國改編爲一師，且以灤東爲采地；我國未允，敵軍不撤，此半月來之事也。今敵軍以開始撤退聞矣，逆部究竟如何處置耶？

逆部爲敵軍之鷹犬，應與敵軍共進退，故停戰協定之不別爲條款，亦屬當然之辦法，今乃敵方利用協定條款所未及，而爲之強要留駐於灤東，並以敵軍稽延不撤爲要挾之具；我國而嚴拒之，則敵方撤退無期；我國而優容之，則敵撤而鷹犬依然是與不撤何異，是簽訂停戰之結果，不將爲我國片面之撤退歟？

頗聞我國許以收編，而未許成師，未許常駐灤東，其說無從證實。夫師旅之辨，在量而不在質，問

題之嚴重性則在質而不在量。誠使國權所及，容許逆軍；國庫所支，惠及逆軍；則師旅之差，乃爲至微，齟齬爭之胡爲哉！若曰不然，國權之下既不容叛逆，而國庫給養叛逆，尤無異於對敵之賠款，是不可忍，則於匹夫猶然，况師若旅耶？

九一八而後，東省文武百官之投敵附逆者不勝計，及熱河失陷，而湯玉麟一部分隊伍，亦以附逆聞，是誠民族之奇恥大辱，而國人所痛心疾首者也。然嚮義之士，出死入生，轉戰關山，終得喘息於河北綏察數省者數萬；遠越西比利亞而至新疆者數千；出沒白山黑水之間，不甘爲順民者，又不知其若干萬千焉；可知雖同族類，其心或異；而圓顛方趾，亦殊不一其倫；是在風雨晦冥之際，涇渭合流之時，所以立國者，不患忠義叛逆之並生，而貴乎淘沙取金，每經一番患難，即多一番試驗，多一番鍛鍊，其不知國家，不知羞恥者，漸次淘汰，未謂失也。若乃公然之叛逆，優容之於國權之下，倍給之以餉械之需，蔽以國徽，彰以軍旗，是將使全國將士隊伍同蒙其污辱，而此所謂國家者，將復成其爲國家耶！

敵軍漸撤矣，聞逆部處置尙在磋商之中，誠不知當折衝之任者，將如何爲國家力爭僅存之分

野？停戰協定之簽字，爭論不一，要以協定之是否便算屈服爲爭論之焦點；對此焦點，姑勿加以何種斷案，然於灤東逆部而更許以收編，給養，則屈服之成分之因此而更濃厚，是則不可爭，不可諱也。（六月十七日）

廢除儀式

行政院北平政務委員會之組織，自任命迄今，歷四五旬之久，既完成其華北停戰協定之簽字工作，昨始舉行就職典禮，此後之必將有所造就於華北，蓋有可斷言者。據北平電訊，昨日之就職典禮，屏除讀遺囑及宣誓等一切儀式，是在行政機關乃六年以來所未有也，是何因緣，猶無所聞。顧自黨治之立足點言之，我人亦樂爲之張目，蓋數年來史跡之教訓，政績無從談起，而形式化與口號化則大體大功告成，喻以取櫝還珠，何以異耶。今後之忠於黨者，應如何不以形式化與口號化之成功自欺，而勤求實際，庶幾名實俱存，藉曰不然而實存名亡，不亦愈於近頃之名存實亡歟。平政委今茲之毅然不讀遺囑，不宣誓，爲黨外所樂聞，亦黨之忠實同志所應欣然者也。（六月十八日）

會考 糾紛

會考之法論者不一，雖主持其事者亦未嘗謂有益無損也。乃上海之中學會考，昨日忽以糾紛而中止聞，記者不獲躬逢，但據上海日日新聞社之報告云：『本市中學畢業會考舉行以來，昨爲第三日，大夏美專二試場，不幸是日皆先後發生糾紛，美專方面糾紛，似不若大夏方面爲烈。日日社記者昨特往大夏中學探詢真相，據一會考中學生談，此次會考，有人發覺建國學生，竟在十分鐘內，繳交有二十餘題目之試卷，羣已引以爲疑；第二日下午散考時，有人在試場檢得油印題紙，爲英文試題十年後的中國；不圖第三日上午，主考官杜剛蒞止後發下題目，居然與此油印題紙相同，會考學生，立時大起混亂，羣向杜氏質問。杜氏即親書白紙紅字佈告一紙：「據報英文課題發生弊竇，深爲不幸，所有各試室英文考試，應即停止舉行，報告委員長澈查辦理，布告同學，維持秩序，此佈。」並由杜氏親自署名，此事發生後，有學生以電話報告吳市長，請市長來校；但至傍晚爲止，卒未見市府人員蒞至，其時學生以前日拾得之油印題紙，認爲舞弊之重要證據，乃請杜氏署簽爲信，杜氏亦遵照辦理。查昨日在大夏會

考中學，計有大夏，光華，建國，中西女塾，智仁勇，培明，上中，華華，國光，南洋模範，復旦附中，會考學生除此油印題紙之外，又獲得散佈地上之碎紙甚多，試將碎紙一一拼成，又爲赫然填句之字詞，會考中學生，對此深爲不滿，昨日下午，上海全市各中校，皆推出學生代表，原擬假大夏中學課室，開全市中校學生代表大會，但臨時爲公安局派警制止。現聞各中校學生代表，方在祕密會商集議，討論辦法，其集會地點，日日社記者再三叩詢，卒不肯見告；該發言人又云，當學生發生混亂時，杜氏曾表示可易換題目，當場寫在黑板，但學生堅持不願會考，遂此一線調解辦法，亦無希望實現云，『是我人未欲以此歸咎於會考，然召此糾紛，其責任應有攸歸也。（六月十八日）』

葉氏
喬梓

葉澄衷先生以操舟起家，卒致鉅富，而以創辦澄衷中學爲世所稱頌，風聲所樹，媲美有人。澄衷先生實爲之先。乃者哲嗣子衡先生復捐贈其家園，於國立上海醫學院，備作療養肺病與精神病之專院。葉園饒勝景，上海之大，殆可謂私家花園中首屈一指者，估値當在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偶遊者輒徘徊不忍去，而子衡先生畀而公諸社會，是可與澄校後先映輝，並垂不朽矣。傳聞之某外籍銀行之執事人，謂滬濱華人財產逾一萬萬者二人，五千萬以上者凡五六人，千萬以上者尤非屈指能盡，而葉氏猶不與其列焉，富何足道，如葉氏喬梓者，始足多也。（六月十八日）

附 逆
通 匪

據本報十四日徐州電，東海商會職員二人，以勾結叛逆張海鵬，被稅警團拘押；又該會主席以通匪嫌疑被捕，其私人方事活動，以冀省釋云。詰焉不詳，事無多日，無自而明白其究竟，久亂之中，人心丕變，附逆者未必未受教育之人，通匪者未必絕無資產之人，一切一切，未可常理論。禍患潛滋，防不勝防，故救亡難，圖存難，求治亦難。東海二案，幸而早發，不然，海陬星火，藉使不致燎原，然荼毒一隅，則富有可能也。獨如此破案，亦有使我人於此未獲詳報之日，有所未安者。縣公安局安在，何以偏勞稅警團，稅警團隸財政部，其組織類於軍隊，其性質乃特務警察，而異乎尋常者也。揆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之義，東海稅警團之所作爲，未許吹求，然拘而且押，宜有所歸，不若是而長投囹圄，或省釋於彼方私人活動之後，則稅警團將無以維其清名，而各地有槍階級之欲有事於商會中人者，效而尤之，是則我人所大懼也。

（六月十八日）

研討憲法之前

自去年十二月之三中全會以起草憲法之責，責之立法院，立法院別爲之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會復推主稿者若干人，若干人又以初步工作責之吳經熊氏，於是而有吳氏草案。距今半月，吳氏以個人名義布其初稿，藉徵公論；本報既刊其全文，頗擬就吳案加以研討，則輒覺憲法別有根本問題，蓋不在編章條款間也。

憲法者，政治之軌範也。有憲法，而後政治有軌範可循；顧亦必羣求軌範，且是認憲法之爲軌範，而後憲法成爲軌範；是今日國人所首欲問者，非爲憲法之內容如何，乃爲對憲法之認識如何，需要如何；認識不真切，需要不殷亟，則盡千百之編章條款，皆具文而已！

中央嘗一度決議以七月一日召集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其主要議案爲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根據遺教，國民大會乃產生憲法之母體也。輿情翕然，是朝野期待於憲法之迫切可知，憲法起草委員

會之加工草憲，有由來也。臨時全代大會卒作罷論，是未足爲中央漠視憲法之徵；然所以作罷者，則各方政治集團利用停戰之機會，作對內之爭競，有以致之；蓋彼直接假借民衆之名義，或破壞政治組織，或掀動國際視聽，即間接堵塞和平革進之途徑。夫臨時全代表大會之能否有何作爲，有何成就，自始可成疑問，顧乃不及嘗試而爲內爭所犧牲，是亦足證各方擁有實力者，初未以憲法爲確立國本之道，斯不能忍耐須臾，以待國民大會與憲法之以次誕生也。實力者之意識若此，雖憲章斐然，曾何益耶？

抑就中央觀察之：臨時全代大會之作罷，雖別有其被動的因緣，然臨時全代大會而如期召集，或待十一月間五次全代大會之召集而通過國民大會提前案，是否即可視爲中央愛重憲法之徵，亦不能無疑。蓋守法者，理智也，道德也，信仰也，亦習慣也；謂今日視此數端有所慚慙者，乃能無所慚慙於來茲；謂對於約法及其他法紀有所慚慙者，乃能無所慚慙於憲法；然理智道德信仰習慣之爲物，固得不變於一轉移間耶？若謂求諸一己之方寸間者，將無求不得，待憲章頒行之日，即可發揮法治精神之時，是國民之大願而不敢遽信者也。

曩嘗謂不以國民爲中心之武力統一與武力革命，皆爲迷夢，是爲盤馬彎弓者而言之，抑又豈特武力統一武力革命爲然。今後求和平之革進與和平之統一，要亦應以承認國民中心爲唯一途徑；捨此不由，而欲致之以情感與財力，或致之以欺妄之宣傳，或致之以縱橫捭闔，權謀術數，是亦何獨非迷夢？試察今日之中央與各方，尊國民爲中心之徵象安在乎？而國民自尊爲中心之徵象又安在乎？此曰我領導民衆也，彼曰我代表民衆也，言者聞者，恬不爲怪，此與憲政精神又不知其相去幾千萬里也。

憲法草案之研究批評，請以讓之時賢，本報且樂以篇幅排日刊布；願尤願舉國朝野注意與努力者，乃爲與憲政相背謬之現象，應視爲根本問題而排除之；將來呱呱墮地之憲法，庶幾有幸乎。（六月二十二日）

灤東逆僞非問題

據今日電訊：逆僞李際春，郝鵬，馬廷福，白堅武，楊殿雲輩，麇集唐山，宣布獨立，號稱河北國民自治聯軍，各竊總司令之名號以自娛，且以重建五族共和，反對一黨專政相號召焉，魍魎畫行，其可容忍耶！

重建共和，反對專政，倡者自有其人，自有其理，今乃出之逆僞之口，則不倫之極，是猶替天行道之旗幟之下，實行其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之勾當也。域內必有憧憬共和，不憚黨治者其人，然於逆僞之所稱述作爲，亦必掩鼻而過之；是徒見逆僞之心勞日拙，安足以熒惑觀聽；尤如所謂國民，所謂自治，則國其所不國，自其所有自；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誠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

抑逆僞何嘗以天下爲可欺，要亦不過爲虎作倀，自遂其私，而搬演此傀儡者，退留卸責之餘地，進作兼併之梯階。曩日製造華北國之陰謀，既未能如願以償，則姑試之於具體而微之灤東。證以兼

旬以來之爲逆僞要求收編，要求駐地，及補充接濟以餉械之屬，可知所謂國民與自治，所謂重建與反對，僅爲無聊之言辭，我國不值予以絲毫之注意；而我國所應明辨與注意者，停戰協定雖簽字，對方忽萌悔意，不欲放棄灤東，乃驅策其鷹犬，而以宣布獨立掩護其久久佔領之跡象而已。

國人乎！停戰協定乃廢紙，而非國際條約也；中日問題依然爲中日問題，而非所謂灤東問題與逆僞問題也；抑中日問題固猶爲世界問題，而非遠東一隅之問題也。停戰協定與灤東逆僞，無非烟幕，對方利用烟幕之時間空間，以觀望國際形勢之推移變化，故倫敦經濟會議閉幕之日，卽大局開展之時，開展之動嚮，將視經濟會議之成敗而決焉。

經濟會議中之關稅問題，貨幣問題，若得迎刃而解，則爲歐美癥結所在之戰債問題，必有解決之門徑可尋，而一切國際糾紛亦各有其循序解決之機會與軌範，此則全人類之所屬望，亦卽舉世政家所焦思苦慮以求之者也；然而可得乎？求之不得，則舉世相與者，鈎心鬥角，縱橫掉鬪也；相競者，充實軍備，準備未來之劇戰也；相尙者，通貨之抑留，商品之消納也；相爭者，一己所得而控制之市場也。故經濟會議而成功，東省將爲國際共謀解決之一大問題；經濟會議而失敗，則遑論東省，遑論灤

東，對方視爲既得且獨得之禁樹；即華北亦視爲釜魚俎肉，而黃河以南之廣大平原，乃國際逐鹿之場也。

於是言之，無論逆僞發爲何種謬論，做盡各種醜態，而敵方佔據灤東乃爲唯一之事實，我國對策，亦不在對逆僞如何，乃在對日本究竟如何，對國家民族之前途究竟如何！（六月二十四日）

棉 麥 疑 懼

宋子文氏之向美貸借棉麥五千萬美金，謂於我國之財政經濟有何利益，尙視運用是否得宜爲斷，獨於外交方面則不能否認其含有相當意味；反對之論，或虞內戰，或虞病農，或虞外債之不勝負擔，或虞當局擅專之惡例，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要不能斥爲所見之無所根據。我人始以爲統盤籌算，事非不可爲，故無取於籠統之攻訐，顧察之近日當局之所吐露者，却不能無疑懼，如棉麥如何支配，有待討論也；貨款如何用途，有待商榷也；然則此所謂借貸借款者，非先有周密之計劃曰：我國短缺若干貨，若干款，斯借之於異國，乃爲借之異國而後研求用處，方之私人經濟，猶必爲因正用，始謀舉債，豈有舉債之後，始躊躇於如何正用者，因果本末，後先倒置，於私人猶將不免於荒唐之譏，乃謂國家理財可若是耶。此事公表之前，我人嘗獲傳聞之於金融界，嗣以叩之棉業某巨擘，則曰事無所聞，並斷言於傳說之絕不可信，以此推之，又不能無所疑懼於方在討論中之支配，未必得甚爲自然而合宜之結果也。（六月二十五日）

遍索
不得

上海中學會考，以當局預洩試題，發生糾紛，於今一週尙無以善其後，大致教育部主張繼續會考，教育局主張考而姑且不會，學校當局視爲無復會考餘地，在學生方面則會考有所不甘，不考有所不敢，以中國式之聰明，必有蹊徑可尋，斷乎不致終於僵局也。夫會考，政令也；主考，行政也；及格不及格，權衡也；畢業文憑給不給，權威也；此數者，不容絲毫漠視或菲薄，况奉政令，司行政，掌權衡，秉權威，終且有文憑之關係，應無求而不得；而洩漏試題既有負責者，主張嚴查嚴辦，查辦自有法院主持，尤有其應受尊重之尊嚴焉。於是人猶欲求之於此次糾紛之中，而遍索不得者，則教育使命何在，教育精神何在，學生在此會考中所受之教育爲何物，是殆教育行政長官所不及知，而有待教育家有以語我者也。（六月

二十五日）

東北艦隊之變

本月二十四日，有狙擊東北艦隊司令沈鴻烈者，未中，而軒然大波繼作，海圻等五艦集劉公島，示抗命，提罷沈等四條件。事變在發展之中，如何着落，未可逆觀。海軍乃國家領域之引伸，域內鼎沸，海軍竟不落後，國事至此，乃稍有可資挾持憑藉者，不稍爲國家留餘地，可勝嘆耶！

我不直海圻諸艦之所爲，然據各方情報，沈鴻烈亦自有其取亡之道。沈之始貴，始於倒王崇文之戈，取而代任吉黑江防司令；是所食果報，種因於立身處世之暗示，而又示部屬以其人格之惡劣的認識，此其一。沈與海軍無深切之淵源，徒以結納張作霖而統率東北艦隊；此其權威之基礎，築於偶然之機緣，而非以磊落之本能；是以假借而佔有，非以努力之創造，冰山皎日，其何以存，此其二。以東北艦隊之不足道，衍儼然有閩粵之二系，應如何消弭門戶之偏見，共濟邦國之顛危，責在主帥；乃沈鴻烈不此之圖，不知足折餽覆之戒，且別樹私黨，於是勢如鼎峙矣；平息派別之爭，要在一己之

無所私好，己有所私，而求消弭派別，是情有所未洽，理有所未當，事有所不能，勢有所不許也；不居派別之上，自陷爲派別中之一員，於是傾軋顛覆隨之，此其三。夫逆取順守，非必不可爲，一秉至公，非必不可爲，乃於財力艱難之日，捉襟見肘之時，部屬共識其肥己而營私，其何以自免於怨毒而長居人上，此其四。四居其一，便有取亡之道，而沈鴻烈則四難併，是其亡非偶然而爲當然，當然者終無例外，沈鴻烈然類沈者終無不然也。

沈鴻烈不足論，海圻等五艦乃至屬於東北艦隊之其他軍艦，應亟爲之所。（按東北艦隊以海圻海琛肇和同安鎮海及運艦二艘爲海防第一艦隊，以江利定海永翔楚豫及砲艇六艘爲海防第二艦隊，此外有小砲艦爲江防艦隊，九一八後殆淪於敵逆。）自由行動不足爲訓，劉公島不堪久駐；附逆之說雖未證實，然僞國多方勾煽，欲得而甘心者，既非朝夕，此其去留重輕之辨，不在海防上之價值，而影響國際視聽，國家組織者甚大也。

每論海軍，輒爲氣短，溯念往事，尤深痛心。在今日國情之下，既談不到大規模海軍之重建，亦無望於目前諸艦之有絲毫功能於海防，則所以處置海圻等五艦，乃至全國南北之所謂海軍者，要在

統一事權命令，俾就其薄弱之能力，收較高之效用，如維持沿海航路之安全是也；預爲芟除不安之原因，俾無爲國家之累，如九一八後陳濟棠陳策之爭，以及此次倒沈之變是也；相機變更其性質，而致實用，俾減輕國家負擔，如若干砲艦之或改爲水警，或專事迎送，又如普安艦之租與招商局爲商用遊船是也，當局其亟圖之乎？（六月三十日）

七月一日之幻境

假定今日竟爲國民黨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處議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案之日，則今日全國期待之熱烈將何如？全國空氣之緊張將何如？今事實雖昭告國民以此假定之絕不能成立，然循此假定，以求酣暢淋漓之夢境，固不免於過屠門而大嚼之譏，顧亦未謂無聊賴之極，何也？溯三月三十日中常會議之決議，以七月一日爲召此會議此案之期，以迄六月一日中常會議之打消前議，其間國民既歷兩個月之憧憬，則今月今日，何能忽然於懷，亦猶滿望良辰美景，忽逢風雨晦冥，乃不已於遐想，自有其情不自禁者焉。

全國代表大會所集者，全國黨部之代表，與一般國民無異；然黨內有派，派內有系，各有天地，各自攢動，既不可掩，影響國家，既不可諱，則聚首一堂，各伸其各自認識之是非，以求公是公非，自爲解決糾紛之唯一方式，唯一途徑；故全代大會雖非國民所得參預，而國民不欲菲薄之。黨治之成績如

何，黨治之希望如何，黨治之應否以國難而提前結束，幾不復爲綽有議論餘地之問題；而自黨治轉換至於民治之和平的興革，雖爲黨內外共同之見解，猶必以全代大會之決議爲唯一方式，唯一途徑；故全代大會雖非國民所得參預，而國民不欲菲薄之。誠使全代大會如期而集，國民大會提前案依原案通過，於是而頒布憲法有期，國政公之國民有期，豈不快哉！

國民主政，初非有着手成春之妙者也；故失地如何收復，匪患如何肅清，水災如何根治，農村如何復興，皆當別論。然今日之局勢，甲一是非，乙亦一是非，努力相向，則以武力掩護其是非；訴之言辭，則以是非掩護其武力；蓋各將以所信之是非，爲統一之標準，以所擁之武力，爲統一之工具；終其極，武力既不足以摧毀對方，是非復不足以折服對方，則更不恤以一己之所是，長陷國家於四分五裂之局。謂竟有一日焉，甲方肯屈服，或甲乙能諒解，能妥協，其難殆尤倍蓰於對外，二十二年來之流水賬，可證此言之不誣。甲乙不甘是認對方之足以上於己，然任何人不能否認國民之究爲國家主人翁。是國民主政者，至少將以國民之所是非者，確定是非之所屬，形成國家之統一，豈不快哉。

三個月來，以種種曙光，期待之今月今日，而今月今日，惟有期待之十一月十二日；距今蓋猶四

月有餘，夜長夢多，固不勝其憂懼；然國民所期待於全代大會與國民大會者既如彼，而政治上之光明，復非如大自然之得坐以待旦，則應如何多方努力，以促所期之實現耶？若謂二會之循序而進，必有何種成就，亦屬望之過奢，然以多方之努力，追求障礙二會之責任者所在，追求障礙國民期望之責任者所在，而誅伐隨之，亦差勝於是非漫無標準之今日歟。（七月一日）

修政 救亡

報載監察委員劉善莪等數十人，鑒於國難之來，爲內政不良之結果，修明內政，實爲挽救危亡之要務，爰擬向中政會提出修明內政，以救危亡案，諫院在朝而不親政柄，旁觀者清，當有其真知灼見，據云，內容凡六大端：其一，現役軍人不兼民政；其二，改革現行財政制度，減除捐稅；其三，整理幣制；其四，救濟農村；其五，整理地方財政；其六，充實軍備，各舉子目若干，并繫以具體辦法，是必值得刮目相看之洋洋大文也。抑國家致治，或以法爲中心，復得人而運用之；或以人爲中心，復制法以規範之，二者必居其一，我國何居乎？國家之法紀蕩然，政治之領袖安在，修明內政，不虛願歟。卽就現役軍人不兼民政一端而論，倡之二十年，大都出之非軍人，或軍人而不獲親民政者之口，而行之於漸次削弱之一二軍人；強項者不理，狡黠者捐棄現役軍人之虛銜，而擁民政如禁嚮，試檢省政府組織法，亦嘗有現任軍職者不得兼省政府主席或委員之明文，而任命者有人，受令者有人，監察院殆以彈劾之未必有效，而未嘗彈劾，然則救亡案亦得收救濟之效歟。（七月二日）

幼稚之甚

自馮玉祥之崛起而察哈爾遼成問題，其後輒傳奔走有人，解紛可望，不謂至今匝月，愈弄愈僵，知其隱秘者，則謂喧傳之忽張忽弛，皆奔走者買空賣空以邀功，馮之口氣始終未嘗放鬆云，隱秘無可徵，亦非必不可信也。本報屢就馮氏之作爲，加以論列，今茲觀感，猶如所論，獨不解於當局應付之者，何以若隔靴搔癢耶。以國家威信言，溥儀在長春，李際春在灤東，則馮玉祥之在察省不差勝乎？以國家綱紀言，粵有陳濟棠，川有劉文輝，察何獨不可有馮玉祥，然則暫行放任，而埋頭整頓力之所及，有何不可？若曰放任非辦法，則以國家爲出發點，責以大義可也；以世變爲大前提，曉以利害可也；至於是非黑白，尤無不爭，無不可辨，若曰空言無補於實際，則以大義利害責之宋哲元閻錫山龐炳勛而解決之，亦不失爲理勢之道，計不出此而餌之以林墾督辦，不太以幼稚視馮，抑當局幼稚之甚矣。（七月二日）

論川局

此次四川劉文輝鄧錫侯之戰，發端於五月上旬，及今既兩月；劉攻而鄧守，戰况初不甚烈，但鄧之防地十一縣治，劉侵佔其六，蓋所失過半矣。

川亂結癥，在乎不相統屬之軍隊，畫地設防，各自爲生，爲之渠魁者，劉湘，劉文輝，田頌堯，鄧錫侯，楊森，劉存厚，李其湘等七人，儼然七國也。原軍閥之所以部勒其所屬，不外利祿；積各級將佐對於利祿無厭之慾求，演爲軍閥膨脹無已之動嚮，故就軍閥之本身論，有將佐求出路於內，斯軍閥求出路於外，否則崩潰隨之；謂爲好亂，實不得不亂；亂者，其生命之源泉，圖存之方法也。川閥七，烏得而相安耶！

述川人疾苦者，輒曰：捐稅繁重，圍制紊亂，罌粟徧地，教育弛廢，羣盜如毛，農村崩潰；於是議治川者曰：廢除苛稅，統一幣制，嚴禁鴉片，保障教費，撫輯流亡，救濟農村，是誠對症下藥之談，然軍閥相斫，

自有其聚斂之必要，當然有病民之結果；軍閥一日不除，病態一日加甚，是以治川無他道，消滅軍閥而已。

中央屢議治川，遠之有民國十七年之明令，近之則自去年十月間，二劉變亂發生之後，以迄此次鄧變亂之前後，京贛屢爲川局而集議，要無不以調停爲方式，妥協爲依歸；乃歲月虛耗，唇舌徒費，遑論久安之無從談起，僅求緩禍而有所未能。此何以故？漠視軍閥不得不亂之先天的質素，根本上不容有所謂妥協調停；即使幸得弭亂，則妥協以喘息也，調停以分贓也，及其原氣稍蘇，利源垂竭，則禍亂更復隨之。川亂二十餘年，其間非無不戰之日，及今觀之，由調妥協停所得之暫時息爭，詎亦有絲毫價值之可言哉。

斷絕調停妥協之迷夢，爲川省求活路，惟有以快刀斬亂麻之方法，改組省府，授以事權；同時保全師旅長以次之軍職，予以餉糈，責以治安，而因時以軍令調防；所有軍長以上之名義職位，一律裁廢；奉命者別予優獎，抗違者明令制裁；雖遣軍討伐，勢有難能，然順逆有辨，涇渭自分，清澄致治之道，必自此始也。

抑我人有不惟爲川省憂，而重爲全國懼者，聞共黨渠魁徐向前，受莫斯科之洗禮而歸，擁衆可十萬，挾鎗三四萬枝，據陝兩六七縣，川北七八縣，打成一片，多方蠢動。誠使窺伺川閬相爭之際，鼓煽流離無告之民，劫持天府，蒂固根深，則剷除之難，殆將十百倍於贛南；爲害之遠，亦將十百倍於川閬；何也？贛南乃四戰之地，而川省有天險可恃；川閬以川境爲洪爐，而赤燄以燎原爲快意也。則中央治川，於辨順逆，分涇渭之前，先懸勦共爲功罪之準，尤有其必要乎。（七月四日）

論察局

察哈爾之變局，自始雜駁不純，彼奔走調停者非別有其迷夢，即明知其不可爲而姑爲之，及今匝月，圖窮而幾何也見矣。宋哲元不惟不回察任，且稱病自平而津，是豈形跡亦意態也。傳聞當局之意，以馮之離張或撤銷同盟軍爲先決之二途，二行其一，爲事不可商，不則認爲『已盡和平之能事，惟有以斷然之行動，收拾察局』（見七月一日北平電）。『此乃最後之調解辦法，如不獲諒，則惟於無法中求辦法』（見二日北平電）。此其弦外之音，雖下愚亦得心領而神會者也。回顧察方何如：馮玉祥之言曰，志在保察，他非所知；方振武之言曰，抗日則與馮共戰線，馮不抗日，則獨任其艱鉅；同時於迎宋回察之空氣中，組委員會於張垣，主持所謂軍政大計焉（俱見三日北平電）。嗚呼！此非所謂『言語道斷』之局面耶！

九一八後，察哈爾問題殆爲最難應付，又爲最可痛心之一事。論抗日，則天經地義，莫得而非之；

論時會，則協定纔簽字，舉國悲憤而隱痛；論局勢，則平張勢如連雞，共利害存亡，而不能俱止於棲；論人事，則史跡猶新，尤未能披肝瀝膽於國難之際；論背景，則相求相應者，天南而地北焉。於是既不能爲彼抗日而責難，復不能爲彼抗日而張目；既不能謂日之不可抗，復不能置信於能抗；既不能是認其真爲抗日而來，復不能武斷爲來敵之不抗；既不能保障察省若無同盟軍則瓦全，復不能信任察省得恃同盟軍爲干城；既不能指斥收復失地之非，復無甯以收復失地，引起戰事，并平津而犧牲之勇；故責以偃旗息鼓，則言有所不順，責以實踐抗日，則啓釁之可虞。種種推論所得，無非矛盾也不澈底也，嗚呼，此非國策根本矛盾與不澈底之所致歟？馮玉祥方振武者，復非矛盾與不澈底之夾縫中之產物歟？

自察局溯論國策，還在明知不可戰而戰歟？抑明知不可戰而不戰歟？由前之說，由對外之敗績，謀民族之復興，是大勇而非至愚也；由後之說，含垢忍辱，卽所以謀生聚教訓，是上智而非至怯也；惟二者皆非必得，戰敗則或毀滅於外，而一蹶不振，是亡以土崩；不戰則或毀滅於內，而一瞑不視，是亡以魚爛。此歧途也，政府未嘗詔告國人以國策之如何取捨；證以上海與塘沽之二協定，則事實上所

取乃爲後策。是以今日之事，若謀自後策轉變而爲前策，必竭全國國力以赴之，非馮方崛起一隅所得而爲功；若保持後策，則馮方國人，察省國土，宜不能獨居國策之外；若各就所信，各行其是，是自亡以解體也。（七月五日）

北甯路與中日問題

大連會議既結束，李際春之徒，居然依附敵人而受中華民國之收編，稱保安旅，日軍撤至長城，灤東各縣復設青天白日之官，北甯車亦將自瀋陽通達北平；雙方簽字之會議錄是何內容，雖非局外人所得而窺見，即就上舉數端而論，亦中日問題中所應大書特書者矣。茲更抉北甯路通車一事，試加論述。

九一八而後，中日兩國之國際關係并具平時戰時之兩狀態，其離奇不可解，洵曠古所未有也。蓋以外交與通商之關係言之，與平時無殊；以正式軍隊之交綏，與戰區之對峙隔絕言之，與戰時無殊；其間爲之段落者，爲錦州之失陷。錦州失陷之前，我軍猶以不抵抗爲主義，節節退嬰，其不及讓而相接觸，未足爲戰。故我國在東省凡可行使之國權，與軍事無直接關係者，皆維持於艱難困苦之中，如鐵路，海關，郵電，鹽稅皆然，是爲混亂之局面，而非戰時狀態。錦州既陷，遂割關外之北甯線，改稱山

奉鐵路，是爲二十年年底之事；自此形成封鎖佔據之局，鳩估東省，而視我若敵國；攘奪關郵，皆此後關起大門而肆其劫掠者也。

年餘以來之情況若斯，是今日所議之北甯路通車，斷乎不能僅視爲客貨聯運之一地方商業交通問題，而應請當局萬分注意其性質與意味之嚴重。要知敵人不以戰敗而撤退，猶在我境，我國因此而接收戰區十數縣，恢復鐵道交通數百里，雖值得大書特書，但就永久之全局而論，決非極有價值之事；獨北甯線之通車，則不能不視爲敵對形勢之撤除，以形成漸次相安之局，如何否認其爲全局之一大轉變耶！聞通車專僅立原則，而如何實行，猶待磋商後始作最後決定；是今日者，猶爲進退取捨皆有餘地之日，當局其以萬分鄭重處之乎，以萬分鄭重處之乎？

中日問題之於我國，究竟任其自然歟？力謀推進歟？任其自然，則何待；力謀推進，則何術？蓋必就國內外全般情勢，切實考量，權衡複雜悠久之利害，審定確切不移之國策，庶幾或免於萬劫不復之末運歟！若枝枝節節，拖泥帶水以爲之，見敵人退一步，則沾沾自喜以趨踰之，而不問所得之價值安在；見敵人進一步，則纍纍如喪家之狗，而不問所失之影響何如；是不僅失地將送盡送絕於不知不

覺之中，抑藩籬盡撤，國權剝削喪失之於無餘，是且陸沈於不知不覺之中。誠不知若北甯之通車者，其視爲一地方之商業交通問題而姑爲之歟，其視爲推進中日問題之一端而審慎考量之結果歟？

(七月八日)

未見
主義

有客自西北歸者，備述甘肅新疆青海諸省民，以族類宗教之不同而齟齬之甚，因叩以彼輩心目中之國民政府如何？曰天高皇帝遠，然是認爲天也皇帝也；但有辦法，不虞反側。又叩以對國民黨如何？曰黨之觀念甚模糊，却欣欣樂道於三民主義，以其標揭民族之平等自由，宗教之信仰自由，此二者，回族與回教徒之中心要求，而夙昔痛心疾首於漢家官民者，端在族教之歧視也。因又叩以然則臨之以黨官，喻之以主義，不將翕然歟？曰唯唯，顧亦必以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爲條件，近頃變亂屢作，朝三暮四，彼中謹愿者，亦廢然於見官見黨未見主義也。客言若是，當非無見，則焦思苦慮於西陲者，亦知所致力矣乎。

（七月九日）

學士 統計

教育部近有提議限制全國公私大學及獨立學院下學年招考文法科學額之令，上海各大學教職員聯合會呈部反對之；我人對於兩方根據之大道理，不欲遽加論列，但覺部議確屬令人不快，而理直氣壯，有聲有色者，屬之教方。雖然，以吾人居常耳目觀感所及，於籠統的感觸大學畢業生太無辦法之中，尤覺文學士法學士之更無辦法，初不盡以其造就之不堪承教，而幾本講義，一紙證書，事事能做，亦事事不能做，若非若干方面動輒要文憑，則所能做者未必學士高出非學士一籌也。學年之終，新學士成市，雖追隨世界大勢，貶價傾銷，得當者能有幾人，然則大學以文法科稱鼎盛，何以故歟？若曰，個性使然，則除若干青年有其特殊之例外，大多未見個性之必然，甯視爲民族之惰性爲尤切也。若曰求學而以衣食之難易爲取舍之標準，是亦未矣，未足訓也，然誠文法學士以未視衣食而無爭，其亦有效耶，耳目觀感所及，未必爲實況之全部，而猶部令之未足服人，而徒予人以不快，則甯若編制統計，（一）每年各科大學畢業生之出路，（二）失業學士之科別，統計之所昭示，予青年以選擇學科之參考，必視

部令限制爲合理而更有效也。(七月九日)

最後之一霎那

日前論察哈爾之變局，揭中央與馮方之最後表示，視為言語道斷，圖窮匕見；越三數日而至今茲，漸次演爲事實。孫殿英部之掃數遠征赴青海，龐炳勛、馮欽哉、關麟徵三部乃奉命推進，入察填防；雖傳閻錫山氏猶將爲和平調解作最後之努力，然短兵相接，既入最初之階段矣。况所謂：（一）共黨盤踞察省，地方殊爲可慮，將來華北治安亦必受影響；（二）察省安危，與外交關係至鉅，日本騎兵某旅團，步兵某師團，倚馬待發，晉綏如唇齒之相依也；（三）察事應迅謀解決，免貽國家百年大患云云；尤見調解之胸有成竹。而馮玉祥隔昨在張垣，雖猶有槍口決不向內，是非終得大白之說，然徒作槍口向外之姿勢，又何足求諒以息爭哉。

大勢所示，苟非一方勒馬懸崖，改弦易轍，戰事必不可免。以常理論之：外寇登堂入奧，對內何事不可犧牲，何人不應犧牲，乃一意孤行，自相殘殺，授人以隙，終無勝算。是在稍有國家觀念者所必不

肯爲，亦稍知利害關係者所必不肯爲；明知國且不國，明知所爲之無裨於國，乃猶以一逞爲快，雖禍國殃民而不恤者，謂爲積憤難消，別有其人情之所不能忍，然何仇於國，何仇於民，乃舉國與民爲小己之積憤而一擲耶！抑不聞日本之所謂對華外交新方針乎，覷破我國內部之支離滅裂，將就各地方當局，分別謀妥協攜手之方；是在宰制一方者，雖自始未作對日妥協攜手之想，願以蠻觸相爭之結果，亦將驅對方以受日本之脅誘；而私憤所積，禍國殃民且不恤，則姑且從賊，亦非變態心理所不可能，又安知一己之必不從賊？馮之崛起，聲聲抗日，蘇俄某報既標揚其事；而推論其結果，則得相反之斷語曰：馮某且爲日本之代理人；非謂馮且投日，謂馮之所爲，不知不覺間適應日本之對華政策而爲之前驅，是又非他山之石耶！

龐炳勛等三部之推進，雖爲短兵相接之最初階段，顧猶未及鋒而試也；實逼處此，誠不知馮玉祥之將如何實踐其槍口決不向內之說。我人不望以龐等三部之推進壓迫而使馮方屈服，却不能不望馮方審察全局，善以自處。夫是非終有大白之日，要非任何小己之主觀見解所得而壟斷；我人誠痛心於國內猶無判斷是非之法定的政治的最高機關，則不能不期望馮方之委屈於一時，而待

是非之判白於來茲；國家不亡，人心不死，必有以民意發揮於最高機關之一日也。抑莫謂是非攸歸，雖以矢志抗日之力量，拼於內鬩，在所不辭，然又甯若隱忍一時，爲國保全原氣。勒馬懸崖，改弦易轍，此其最後之一霎那也！（七月十日）

院長 宣慰

中央對於新疆之變局，未見切實辦法，頗聞行將另派專員，赴新調查，此外並擬特派大員，赴新宣慰。人選擬考試院長戴傳賢氏，或傳戴院長有允意，而行期未定；或傳方在考慮之中，總之，似未大定也。戴院長早歲以文章名世，洵洵君子，而豪邁則偉丈夫，篤信佛法，禮佛極誠，雖國家多難，院務執掌，未嘗廢也。如在洛發起講經大會，在京贊助北平之時輪金剛法會，在京舉行利世濟人為國祈禱之藥師法會，凡此種種，皆在國人記憶之中，而國人所得之印象，殆為戴院長之救國報國，別有所信，別有其道焉。今中央乃擬屈院長之尊，宣慰西陲，是我人所想像者，乃為戴氏之所得成功，行將不祇新疆，佛法無邊，行且右挈青海西藏，左挾內外蒙古，促進族類之平等，拱衛邦國如磐石，士君子之抱負，豈不若是，然則欣然首途耳，猶待考慮之說為不可信也歟。（七月十六日）

故物 委員

張繼夫人崔振華女士舉發故宮舞弊案之經過，漸次公開（見本報十三日所載），茲在最高法院偵查，與監察院調查之中，如何情偽，未容斷言，祇以國人對於古物，但覺其可珍，對於古宮，但覺其漆黑，乃於舉國不甘以君子之心待故宮主管人員之時，竟然有院長易培基等被控之事，則此案之何着落，羣且視爲貪污政治與廉潔政治之徵候；故其性質之嚴重，非復故物如何，易培基如何，乃爲國民政府如何之問題；夫如此心理者，謂爲國民之不道德，抑亦由歷來漆黑與貪污之歷史訓練成之者也。主管機關能否法辦，不可知，願以蔣委員長之主張法辦，或可增進主管機關法辦之勇氣。法辦而必以蔣委員長一言爲重，自可痛心，然視中委兼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李石曾，暨中委吳稚暉之公然電請制止查究，則蔣委員長猶有是非之心，而易培基罪案確定之日，不道德之國民或且更疑及於李吳有幫同竊盜之嫌矣。故宮所陳，皆帝皇遺物，在民國不以惡帝皇而惡之，而上下謀所以保全之者，如恐不及，若李吳二老者，以國家之未臻法治，故以爲無玷於其爲中委，而坦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以阻止查

究竊盜。倘在法治國家，殆必視二老如古董，珍之別院，一如故物之於故宮也歟。（七月十六日）

吳 蘊
初 君

當天廚味精廠獨獻鉅資，捐建飛機之初，本報既爲文張之，今則行將舉行命名昇空之典禮矣。上海市民於此仰望全金屬之驅逐機翱翔碧空之際，其必津津然若齒頰間猶有味精之餘味，則知服用國貨所得之安慰，與直接間接有裨於國家者，初不惟塞漏卮已也。在此大環境之下，我人對於國貨之服用，應信仰之如國民當然之道德，若良窳美醜貴賤，應不復爲是否服用國貨之條件，然後國貨廠家之所得自効於社會國家者，將不讓天廚專美，亦惟慷慨自効如天廚者，國人於服用國貨之信仰愈堅，而興趣亦愈厚矣。命名典禮以五人爲主席團，若杜月笙、史量才、王曉籟、三君，皆聞人，唐海安君爲達官，其間有吳蘊初先生者，卽味精之創製者，此君貧苦好學，不求聞達，自幼潛沈於玻璃試驗管之中，對於我國之化學工業貢獻極多，成功者初不惟味精，而味精之成功亦決非偶然，茲以天廚廠之捐建飛機，而并予我以紹介之於社會之機會，則偶然也。（七月十六日）

救國 總會

近有以上海市各團體歡迎抗日英雄大會之便，而發起組織全國救國總會者，擬以歡迎會之主席團爲召集人，以歡迎會之發起團體爲救國總會之當然發起團體，更復通電全國，徵求各地民衆團體之踴躍參加，並以各地原有之救國團體一律改組歸併，預定籌備委員會之成立，即在七月二十日。如此大舉，蓋將發軔於瞬息之將來，是可喜也。按原案所稱：『馬蘇李三將軍爲抗日保土之最努力分子，我民衆應以整個責任，擁護其主張，使其貫徹抗日救國之初衷，而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達此目的，非集中全國民衆力量，及實行與政府合作不爲功，而其必要關鍵，首在有嚴密之組織，相當之計劃。』是爲組織全國救國總會之論據，其言甚是，此後將如何鼓舞邁進，俾救國運動成爲普遍之全民運動，聚沙成塔，化零爲整，以發揮全民最高最偉大之力量，而運用之於挽救危亡，是誠值得刮目相看者也。凡事應慎乎始，而尤貴乎有終，今以全國救國總會相號召，而我人默察反應，猶有微渺之感，則以歷來團體運動之失敗，到處令人以冷酷淡漠爲智慧，實有以致之。今之從事救國總會之組織者，其懲前

感後，爲全民運動作原始之努力，亦卽所以作最後之試驗乎。（七月十六日）

僥倖心之獎進

美國總統羅斯福氏昨誠其國人謂：希冀工作少而致鉅富者過多，是自毀亦且毀國；亟應拋棄不勞而獲之一念，而求安全之報酬於忠實之工作之中。羅斯福乃實際之政治家，而非說教佈道之士，是其演辭，必言之有物，而非無的放矢可知。記者陋於聞，僅知美人夙昔憧憬於黃金之夢；至於近頃如何希冀不勞而獲者愈衆，乃勞國家元首不得不諄諄誥誡，則殊未能舉彼邦之何種新現象以實其言，顧返而求之域內，則病態灼然；羅氏之所以誠其國人者，正我國上下所應視爲他山之石也。

人類僥倖之心，殆與生俱來者歟！或以理智之自覺，或以教育之糾正，或以道德之拘束，或以法律之裁制，於是斂焉；或以環境之獎進，或以因緣之不平，或以貪鄙而投機，或以末路而行險，於是而亢進焉；故人與人異，社會與社會異者，所習之不同也耳。國人習於僥倖，以言轉移風氣，談何容易；况乃當局更從而推波助瀾，又何惑乎風靡社會耶！舉例之尤著者而言之，卽此半載之中，由公家或公

團在道德或政治之標榜之下，發行大規模之獎券凡三：

(一) 上海市政府主持之萬國慈善賽，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券額一百萬元，頭獎三十九萬元。

(二) 上海籌募豫鄂皖三省臨時義賑會，及上海各慈善團體救濟東北難民聯合會，主持之慈善金樽賽，於五月三日舉行，券額一百萬元，頭獎三十四萬餘元。

(三) 財政部主持之航空公路建設獎券，擬七月三十一日舉行，券額五百萬元，頭獎可得五十萬元。

凡是者，各以其至善之動機，而取最下之末策，饑不擇食，詎不可原；而風聲所樹，則有各業之以獎金吸收顧客焉。例之捲烟，踵起者大略如左：

烟公司

頭獎金額

(一) 崑崙

一千元

(二) 華東

五千元

(三) 福新 (十之七) 一千五百元

(四) 華品 (十之一) 一千元

(五) 義成 五千元

(六) 華興 五百元

(七) 英美 五百元

(八) 大美 二千元

(九) 又 二千元

嗚呼，上下相率趨此一途，其爲自毀何如？毀國何如？美總統雖諄諄誥誡如彼，美國之現象何嘗若此耶！

若夫是非之辨，謂公家公團所爲者公，商家所爲者私，公是而私非，則未見獎進僥倖心之罪惡，乃以公私而異其重輕；謂倡者是而效者非，則亦未見獎進僥倖心之罪惡，以後先而異其利害；若謂以獎金而誘羣衆以嗜捲烟，其爲害蓋別有所在，則驟予人以三十萬五十萬之鉅富，獨不虞彼飽暖

後之爲非作惡耶。總之事無彼此，百無一是，朝野而亦是認僥倖心之將自毀毀國，乃爲不磨之論，則國家對於航空公路之建設，應別謀籌款之方；而商貨推行，應別謀爭競之法。僥倖心乃與生俱來之說爲不謹歟，則我人既無望於國民反對官家之所爲，亦不願見官家獨禁商家之所爲，要在官商之幡然改圖而已。（七月二十日）

虛矯幼稚之心理

近頃政府當局，關於對日態度有重要之表示：一見之於汪精衛院長復陳銘樞李濟琛二氏之巧電，其言曰：

『若因此而遽以爲我國現有兵力，足以收復失地而有餘，則徒使古北口喜峯口冷口帶一戰死之將士，濺淚於地下而已。』

再見之於汪氏關於察省問題之談話，其言曰：

『失地之不能收回，並不因僞軍存在之故，若因多倫地方收編或驅逐若干僞軍，便以爲可以收復失地，真是輕視天下事……此種虛矯幼稚之心理，在過去已誤事不少，以後更應引爲嚴戒。』

汪氏之電文與談片若此。茲姑無事吹求其語病，而以負有天下國家之重任如行政院長者，公然喝

破收復失地之難能，與夫虛矯幼稚心理之足戒，是則九一八以來所未有也。

九一八之變作，當局所宣揚於內外者，不曰誓復失地，即曰長期抵抗；不曰前線甚強固，即曰後方有準備；嘗集會於廬山，則曰整個計畫，祕而不宣也；嘗集會於北平，則曰軍事佈防，既有辦法也；故錦州緩衝之議，爲輿論所不容，瀏河不守之報，爲羣情所悲憤；熱河淪陷於瞬息，舉國震駭；華北停戰於妥協，南北騷然。若謂安定人心於事前，姑託空言；收拾殘局以善後，乃惟委屈；凡此苦衷，詎不可諒，顧所蹈虛矯幼稚之敝爲何如耶！

往事不堪回首，顧於此汪院長喝破此虛矯幼稚之心理之後，國人有不能不追求於今後者，即如之何始爲篤實健全之心理，而篤實健全之心理應如何建設也。國家民族遭受奇恥大辱，則滿雪此奇恥大辱之要求，當然未可視爲虛矯幼稚，然則如何滿雪之四省淪陷，唇亡齒寒，則收復失地之要求，當然未可視爲虛矯幼稚，然則如何收復之？我國現有之兵力，既不足以勝此，然則如何培養兵力；現有之國力，既不足以語戰，然則如何充實國力；此而不獲篤實健全之答案，則虛矯幼稚心理之喝破，徒導舉國於頹廢而已。負國家重任者，應不若是也。

虛矯幼稚之非，未足以證委屈停戰之是；充實國力之空言，尤未足爲建設篤實健全心理之基礎；蓋必先就國人所共認爲足以消毀國力之現象，掃蕩無遺，然後有積極之事功可期。若江西匪禍，尙未肅清，而川北匪禍更有滋蔓之警訊；又若西康尙未安甯，而新疆更以官逼民反而變亂迭作；又若閩粵尙未融洽，而察省又成問題，凡此現象之消弭，方不知期諸何日，乃遽以充實國力相號召，聞者幾何不疑其爲虛矯幼稚之又一方面耶。是以汪氏所喝破者，愈於舉國上下之相欺飾，而所以替代虛矯幼稚者，決非換一方面之虛矯幼稚；則今後汪氏將如何以行政首長之資，就目前之各個實際問題，剴切明示國人以政府之所能與所不能，一言一行，實事求是，庶幾大信所樹，士庶景從，國事猶有可爲歟！（七月二十二日）

川局 未了

四川以軍閥爭雄，匪禍滋蔓，人民荼毒於兵燹，政府鞭長而莫及，於是實力雖不足以籠罩一切之劉湘，獲膺剿匪總司令之命，掌握調遣全川軍旅之權，名器所歸，儼然爲羣雄之領袖，蜀中久不經見矣，湘亦天之驕子哉。履新殆在數日之後，而劉文輝呼籲之辭已達中樞，責劉湘以窮兵黷武，一似不勝其壓迫者，個中是非，驟難了然，顧政府有應注意者，誘掖劉湘，授以全權，剿匪之實效未可逆觀，而川局亦未謂解決也。蓋久亂之餘，軌範無存，門戶之見既深入人心，利害之爭必一觸即發，苟非別爲制定若干準則，責劉湘以次，一律遵循，則合法與否，輒成疑義，依違之間，順逆難分。若強以權威，則不足服人者行之必不能持久，况亦未必能行之須臾，是脆弱之名器，徒爲紛亂之厲階，更談不到肅清匪禍矣。抑總司令軍職也，軍事得有寄托，民政何所適從，是尤望政府以毅然任劉湘爲總司令之勇，澈底改造省府，人選標準，力避夙昔遷就現實勢力之窠臼，務擇賢能達練，公正廉明之士，對於四川將領夙無恩怨，夙無淵源者任之，川局庶有光明之一日歟。（七月二十三日）

大癡
上智

「移山填海尋常事，上智由來出下愚，借問大癡能有幾，北馮南李唱喁于。」此湘伯先生聞馮玉祥收復多倫而咏也。老人之言，後生小子實應無限尊崇。溯自九一八以來，此翁先後所發表之言辭，無不充溢熱烈愛國之情緒，以視一般耄老先衰，意氣頹唐，比世事於浮雲，置國難於腦後者，此翁尤應爲國人所禮敬。茲之咏馮，足徵此翁希冀收復失地之切，而甯稱馮某尤見前輩先生宅心之厚，洵不可及也。君子愛人以德，安得馮氏以君子之心爲心，而於此風雨飄搖之中，善爲整個悠久之國家利害着想，若以大癡獲諒於若干人，縱得獨善其身，願非所謂上智也。（七月二十三日）

澈查 捐款

九一八後，東省既陷，國人輒徬徨於無以自効於國家，及馬占山將軍奮袂絕塞，途遠援絕，而再接再厲，國人於是欣然獻納其資財，雖在海外僑胞，亦不遺在遠。及淞滬血戰既結束，滬人士以贊助十九軍之餘，更廣爲東北義勇軍聲援，故自一元二元，積爲若干千萬者，非其鉅數之可驚，藉見人心之未死，亦國人對於國家忠誠之流露；其間一分一毫，無非精血之所凝積，則與其事者，應如何激發天良，絲毫不苟，俾國人所以自効於國家者，皆歸實際耶。乃聞各方捐奉馬將軍者數逾二十萬，而馬將軍實收僅一百四十萬，不足什一，可駭孰甚。夫中飽之可誅，原無待論，若於資助義軍之捐款，猶欲鯨吞其十九，此真喪心病狂，殺不可赦者矣。據聞馬將軍方面將公表所收細數，以資徵信，馬將軍之公表與否不可知，公表以後之辦法不可知，顧在一般社會，必須起而澈底追求，此非若干金錢之關係，非此今後將無以號召於國人也。（七月二十三日）

事 所
應 爾

黃伯樵曩任上海市公用局長，其政績爲滬人士所欣欣樂道，及顧孟餘長鐵道部，徵黃長滬甯滬杭兩路聞者又稱顧之知人善任，三數日前，一度風傳黃將解職，則嘆息者有人，謂宦海蓋自有不測風雲焉。乃越一日而鐵部與市府公表關於黃氏之公牘，則鐵部請市府解黃氏公用局長之底缺，以示信任黃氏之深。此一事者，無關大局，或不在一般人注意之中，顧吾人必欲標而出之曰，強健之行政，清明之吏治，應爾爾也。（七月二十三日）

察哈爾與全局

察哈爾問題，調解久而無功，盛傳早臻絕境；顧陰霾四蔽，而雷雨不作，自兩方之遲迴，知彼此之審慎，則雖盤馬彎弓，亦俱見和平機運，固不絕如縷也。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陳銘樞、李濟、深嘗、電汪、精衛、院長，略謂馮玉祥捍衛邊疆，初非離叛，中央當恤其抗日之心，停止入察之師。（見十九日報）其後廣州之西南政務委員分會，亦以峭拔之辭，請中央對察勿用兵。（見二十一日報）廢止內戰大同盟亦電國府，有『設或別有主張，亦應以政治手腕解決，避免武力，總之，國家元氣不可再自斲喪，應留實力，以禦外侮』（見二十三日報）此外並聞在滬之若干中央委員，亦因此而痛切陳辭，其電文則為報紙所不及載也。凡此者，與實際政治有何影響，殊未容肯定，然上述諸方面之氣求聲應，灼然可觀矣。

察事之至可痛心，至難解決，本報既屢論之矣；誠使勒馬懸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自為國人所

樂聞；然苟安於相持不決之中，則就國家全局論之，斷非辦法。蓋遍埋炸彈，而僅相戒以毋觸導火線，是危機依然，而謂苟安者，至暫之自欺而已。

綜觀國家全局，問題至多，察省問題僅其一端。今之當局，是否努力於各問題之漸次分別解決，與夫各問題之能否漸次分別解決，舉不可知，故察局將如何着落，非今茲所能逆觀；若使各方相諒相成，以得歸束，自爲國人所樂聞，而不然者，則有二義焉，爲各方陳之。其一：武力統一既爲事實所不可能，而統一之於對內對外，復有其極迫切之需要，則凡有任何和平之方式，可以促進統一者，應爲各方所接受；不然，各據一是，長相對峙，則流血將不可終免；此其結果，非誘致萬劫不復之外患，卽陷全國於恐怖之混亂，導全民於坟墓而已。其二：解決種種糾紛，既不應期待於武力之以快刀斬亂麻，則所以解決之者，惟有各釋利器，推誠相與；若猶蹈二十餘年來之謬誤，以爲盤踞若干省區，吸收若干師旅，纔是預問國事之資本，則所謂解決糾紛者，將僅爲資本之和平的較量；較量而錙銖不相稱，則解決無從；若幸而各得其所，亦徒爲門法門智，以謀增進資本之過程，亦卽爲釀成更嚴重之糾紛之準備而已。

國人無自而知政府於完成統一，將取如何途徑，顧二十餘年來之歷史所示，武力統一既路不通行，而尊重地盤與實力之資本，以作談判之單位，亦屢試而屢敗，則坦蕩大道，其惟捨棄現實，而以至中正和平之態度，循序勤求黨國合法合理之最後決定耳。（七月二十四日）

察局之新途徑

據廬山方面消息：解決察局辦法，決取和平方針，此與三五日來盛傳白下者相應也，聞者引爲欣慰，顧辦法何似耶？又據北平電訊，某調人主張將察事交五全大會解決，謂馮玉祥方振武皆中委，中委與中央參商，自以由最高機關之五全大會解決爲宜；議爲汪精衛院長所贊同，蔚爲解決察事之新途徑，所未可知者，馮方意嚮耳。此說是否卽爲和平辦法之廬山真面目，未許遽加穿鑿；雖然，察事之成爲問題，於茲兩月，表裏名實，主客異觀，相激相盪，漸入山窮水盡之境；今乃假以時間空間，遲之於五全，則自有柳暗花明可期歟！

察變之後，本報既數數論之，嘗以馮氏之謂是非終有大白之一日，故嘗謂是非之辨，非任何小己所恃而壟斷，則不能不期望馮方之委屈於一時，而待是非之判白於來茲。（見七月十日社評。）又嘗謂坦蕩大道，其惟捨棄現實，而以至中正和平之態度，循序勤求黨國合法合理之最後決定（

見七月二十四日社評。若五中全會之於黨，固合法合理之最高權威所寄，亦應於判白是非作最後決定者也。今當局將取徑於此之語而可信歟，是應共許爲最賢明之態度也矣。

五中全會曩有提前於七月一日召集之議，我人以其爲解決糾紛之唯一方式，唯一途徑，故於此議之不獲各方諒解而卒歸泡影也，深致慨歎，遲之十一月十二日，則又憂夜長之夢多（見七月一日社評）。茲距會期猶隔十旬有餘，外有強寇之暴力脅迫，陰謀反間；內有各方之捭闔縱橫，客氣用事；是當局雖將以察局俟之五全，然漫漫長夜，誰則逆知夢景之爲何似，此其可憂者猶曩日也。

云何惡夢？禍患肇於異族者，自以抵抗提防爲最低限度，殉以鐵血，義無返顧，是無論矣；至於積極之收復失地，要以統盤籌算，確立整個計劃爲先，若出之以一隅之偏師，一人之意氣，一時之衝動，是成事不足，賈禍有餘，此其一也；野心者流，罔知大體，以察局爲可師，遂踵武而揭竿，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增進五全解紛之困難，此其二也；以割據爲得計者，利用時間，縱謀蒂固根深，橫求滋蔓愈廣，陷五全於無所措手，此其三也；抱殘守闕，此呼彼應，使十一月間不成會，一如七月朔，此其四也；當局以十旬之苟安，或更倒行逆施，或復示人不廣，至陷五全於跛行，先天的不能有所作爲，此其五也。

凡此者，皆非絕不可能，若乃僅爲記者思慮之入魔道，並世賢豪決不爾爾，則記者知罪，聞者其亦戒之歟！

當喧傳馮氏左傾，馮氏謂信仰三民主義外，不知其他，西南及上海之不慊於中央者，聯名通電，聯署宣言，亦輒示人以中央執監爲聯名聯署之資格，可知黨魂散而未散，五全大會不可爲而猶可爲也。當局勉之，此非察局之新途徑已也。（七月二十七日）

醞釀中之變局

立國大地之上，既不能閉關自守，遣世獨立，於是有縱橫國際之若干大問題焉，羣視爲小己之休戚攸關，乃各竭其聰明才智，謀所以解決之。三個月以來，彼第一流政治家，外交家，憧憧往來於巴黎，羅馬，華府，倫敦者，何一而非自負其達己達人之宏願，以求一當耶。顧乃事與願違，百無一是；於是又有若干新現象焉，接踵而起：如與經濟會議相因果者，整個之解決無從，乃化爲小組團結，故大不列顛帝國鞏固其經濟陣容，歐洲用金國家沉瀝一氣，美國與南美北歐，聲氣相求，蘇俄則乘機擒縱，此其一；戰債問題之不決，英美別有諒解而彼此提挈，此其二；蘇俄既締結多角形之不侵犯條約，復多方面圖謀復交通商，此其三；法意交歡，並引進夙與德國共患難之奧匈，此其四；英國各屬對於日本商品之相繼排擠，此其五；西班牙革命聲中，俄國在野之領袖托洛茨基有爲駐西俄使之說，此其六；法國突佔南海九島，頗有影響遠東海上霸權之觀，此其七；意大利飛機結隊遠航美國，重予太平

洋空防以刺激，此其八；國聯於不作爲之餘，進行我國技術合作之議，此其九；棉麥借款之後，美意對華軍備借款云云，盛傳日本，此其十。凡是者，其性質，其意味，其影響之遠近，其結果之虛實，迥不相同，然在世界若干大問題毫無辦法之後，現象若是，則有醞釀世界更新更大之變局之可能性，是所不容否認者；前途渺渺，後顧茫茫，其歸宿正未可知也。

我國處此驚濤駭浪之中，軍備之國防既脆弱不足道，而經濟之宰制亦如太阿之倒持，抑且門戶洞開，主權零落，幾何不知國界之安在；此而幸存於大地者，正以國際若干大問題之未至末日焉耳。申言之：光明之所臨照，若干問題迎刃而解，則我國未始不可苟延殘喘於一線曙光之下；今者，強有力之國家方以糾紛之不決，竭其智力，以充實其物力，奮其物力，以充實其武力，爾詐我虞，磨刀霍霍，彼所欲得而甘心者，雖各有所假想，而一朝變起，我國乃其任手可牽之羊也。南海九島之國籍，有待鄭重考證，我人茲姑不必率爾爭議；誠使證明在我版圖，則法國之一紙來文，又豈我國之海陸空軍所得壁之巴黎耶？以此例之，強有力者之間鼎九州，其重輕難易會何殊九島，充其量，如東北四省已耳。日人宣傳美國扶植勢力於福建，其意若曰：日本將爲福建而爭，應置福建於彼控制之下也；日

人反對國聯技術合作，其意若曰，日本在亞爲盟主，在華爲上國也；又稱我國將完成龐大之空軍，期收復失地於一九三六年，其意若曰，日本有備於三年後之太平洋風雲也。嗚呼！醞釀中之世界變局如彼，低氣壓下之遠東形勢若此，今之謀國是於牯嶺者，其一遠念及於察新諸問題之外乎！（七月二十九日）

妄人 之尤

故宮古物舞弊案，前既論之，此案方在法院偵查之中，而被控之院長易培基與祕書長李宗侗，以相繼辭職聞，一紙傳票，是否不為易李所唾棄，殊未可必也。其間最惹注意者，為吳稚暉李石曾致汪精衛院長之密電（見二十七日新聞欄）曰：證人乃被革書記也，串證乃肅親王之甥也。法界供人利用，跡近勾結日滿也。最高法院亦欠斟酌，不知大體也。照常遷運以重國寶，而遏亂源也。嗚呼！竊盜何事，吳李何人，乃圖假借行政之力量，阻撓法權之運用，是誠何心耶！以日之為大敵，滿之為大逆，則竟稱證人與法官為勾結日滿，深文周內，乃刀筆吏之所為，吳李自視為何如人耶？以見證與偵查竊盜為勾結日滿，則為竊盜張目者，不身為勾結竊盜之人耶？法院所應斟酌者，法例也，法院所應知之大體，國家之綱紀，法律之尊嚴也，今法院依法律程序而進行，乃責以欠斟酌，不知大體，豈必縱吳李之私黨與族人於法外，始為斟酌大體耶。夫故宮古物，國寶也，視之法律，則國人甯視故宮古物為草芥，而尊法律為國寶，今吳李不但視法律為草芥，並主張置竊盜古物案於不究，是并古物而草芥之，豈彼私黨族人始為

國寶耶。故宮古物化爲灰燼未爲亂也；留之北平，運之上海，未爲亂也；法辦竊盜未爲亂也；偵查吳李之私黨族人，未爲亂也；竟有人也，阻撓法權之運用，是真國家之亂源，吳李自爲亂源，其亦自知之耶。亂源所在，國人應不避斧鉞而誅伐之，夫敬老爲我族美德，顧老而悖，且爲亂源，是妄人之尤，不足矜恤也矣。（七月三十日）

華東 新國

近日消息之出人意表者，莫若所謂華東共和國之建立，據聞轄地吉林十九縣，黑龍江東部十一縣，遼寧東陞八縣，韓國西部六郡，並及蘇俄之遠東省，頗疑所傳之非真，然約法斐然（全文見二十八日新聞欄）。饒有特點，斷非率邇遂譯他邦者所可比擬，我國外交部且採入黃皮書，然則必有所據，意者，轄境不若上述之廣泛，而新國家之結構為不誣，僅具體而微耳。夫糾合被壓迫之族類，攘臂而起，外以抗拒鐵蹄之蹂躪，內以政治組織立基礎，是圓顛方趾者應有之本能，亦覆載間當然之產物。求之歷史，頗多先例可徵，則華東共和國之產生，初非意外也。如何滋長繁榮，自為域內同胞所馨香禱祝，願同胞所應自省者，還在我本國之如何復興。蓋我國悠久之歷史，豐厚之憑藉，無不遠勝於華東，華東竟然締造新邦，而故國支離滅裂，姑無言羞媿。要知在遠東今日形勢之下，我人將不能遽信我國危亡而新建之華東共和國竟能戛戛獨造，綿延至於無極，事必分道揚鑣，各謀猛進，而後可以共存也。（七月三十日）

活死 人！

據英報載有名外科醫生馬堯氏語人云，摩登式之高度緊張生活，已造成一種活死人之階級，是道破時弊之妙語也。我國原有『走肉行屍』、『尸位素餐』諸語，是即活死人之謂，若乃於歐美之蔚為階級，則與極度之資本主義為因果，而物質文明益熿染之。談資本主義與物質文明，我國視歐美瞠乎其後，而我人心目中之活死人，則或視歐美尤為普遍，挾鉅資者，買公債，存銀行，置地產，絕不作有益社會民生之運用，而率妻妾子女坐食其息，此活死人也。或賴祖宗造孽錢，或依恃子弟之供奉，或由質當，或由借貸，或由魚肉謹愿，一榻橫陳，吞雲吐霧，卜晝卜夜，不事生產，此活死人也。賦閑則到處為寄生蟲，獲有奧援則居然上衙門，應卯畫到，此活死人也。競奇鬥豔，內媚夫君，外資放蕩，不知所以為婦，不知所以為母，此活死人也。不知勤業，不知責任之俸給生活者，惟藉資格乃至其他一切之保障，飽暖自喜，頹廢自甘，此活死人也。是不問男女貧富，有業無業，皆有不勞心不勞力而不凍餒者其人，以視歐美活死人之必出之力能自維其高度緊張生活者，情況迥殊，此彼之所以蔚為階級，而我國於此獨得以民衆化普遍化解嘲歎。（七月三十日）

如何 優生

德國自希特勒當政，無事不示其強毅，若最近所頒優生法令，定明年元旦起，將有生理精神缺陷之國民，消滅其生殖能力，使將來德意志新國民均得健全，其強毅真不可及也。強國必先強種，信爲顛撲不破之論，而強種乃必出之以國家雷霆萬鈞之力，限之以轉瞬卽至之時日，信爲不可以已者，則不知我族將如何立足天地間也。國內現象，天災兵燹匪亂之塗炭生靈，不分智愚強弱賢不肖，同歸於盡，此就民族之總量而削弱之；淫靡之習尚，黑暗之政治，此將比較聰明強健而有能力者銷毀之。鶉衣百結者，兒女成羣，是無疑其必不獲豐富之食品，良好之教育，終非健全之國民。而有智識者謀一人之福利，則主獨身，謀夫婦之享樂，而主節育，於是比較優良之種子不傳，現狀若斯，斯民族地位自不能望日爾曼德意志之項背矣。（七月三十日）

察局四原則

值此四方鼎沸萬衆憂惶之際，中樞重員集議廬山，遠之，或爲國家三年五年之大計所由確立；近之，亦必應付時變之方針取決於是焉。其詳不可得而聞，而行政院長汪精衛，軍事委員長蔣介石，二氏之聯名通電，雖語不及廬山之會，然此會之中心問題如何決策，蓋可覘知矣。

通電所涉者至廣，所示者至泛，就大體論之，蓋以解釋之態度，安慰輿情；若追求於輪廓之上，則將一無所得。獨於察哈爾馮玉祥事，述之較詳，而以馮接受四原則爲中央對馮始終維護之前提；電文語氣，一似馮而不能就範，則中央對馮是否『亦必開誠相與，極願共負艱鉅』皆成疑問者，是行文之章法使然，揆汪蔣二氏之本旨必不如此，未可以辭害意也。至於事實上將如何打開僵局，亦爲通電所未加宣示，顧以『中央認爲不僅關係察省存亡，且關係全國安危，萬不能因循遷就』推之，頗見中央剛柔之分際；前傳待決於五全大會之說，乃僅曇花一現，如非時間空間之推移，可以從容

彌補缺憾，否則察局非復三個月後五全大會中之問題可知也。

所謂四原則者，犖犖大端，針針見血，殆爲國人所樂予贊許，而希冀馮氏之能開誠相與，欣然接受。昨據北平電訊，則馮於接電之後，集方振武吉鴻昌孫良誠輩協議，頗表相當諒解，旋發通電爲復；復電之全文不及見，故諒解之程度不可知；意者，僵局容有轉圜之機運可求歟。

雖然，我人於此四原則，除第四項勿引用共匪頭目外，猶欲有所求全；如『一，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致使察省脫離中央，妨害統一政令，寢假成爲第二傀儡政府，』傀儡政府之虞，當不在馮氏意計中，而軍政名義或亦爲馮氏所未欲求之中央；然中央既以此爲原則，則所不容馮氏擅立者，在中央豈不應有以予之；更考覈名實，所以排除統一之障礙者，亦未盡於此也。如『二，勿妨害中央邊防計劃，致外強中乾，淪察省爲熱河之續，』乃察省問題表面結癥所在；蓋中央認爲循馮所爲，將以亡察者，正馮輩揚言必若是而察省可保，失地可復；我人甯是認中央之見解，顧中央之所謂邊防計劃者，要亦非原則足以了之。如『三，勿濫收散軍土匪，重勞民力負擔，且爲地方秩序之患，』立言甚是，而祇道着一半；蓋濫收在所當戒，民力負擔與地方秩序在所當慮，然不濫收則散軍如何，土匪如何，

民間所遭荼毒，地方所受騷擾，又如何是繼勿濫收之戒之後者，猶應有說也。總之，四原則甚是，顧未作積極的提示，乃其不可掩諱之弱點也。

弱點所在，國人絕不欲爲不接受者諒。蓋原則四戒，初不以其無積極提示而動搖；况各問題之積極辦法，中央與察省各有其應負之責任，苟非開誠相與，共負艱鉅，要非中央片面所得而解決；獨責之中央，則尤以中央察省間有名實俱至之統一爲之絕對前提！（七月三十一日）

修明內政與慎選賢能

廬山會議內容之公開內外者，僅得約略求之於汪蔣二氏之儉電，曩嘗論之。儉電『所涉至廣，所示至泛，若追求於輪廓之上，將一無所得；獨於察哈爾馮玉祥事迹之較詳』故曩論亦限於察馮。（見七月三十一日社評）昨據某方甯訊，則謂廬山決議案八，各有具體決定，雖鑿鑿言之，顧祇舉案由，不能無取積遺珠之憾；其間較詳明者，曰『修明內政，由行政院負責，慎選賢能，授以事權，限期進行一切建設事業；』如此大問題，曾作如何具體決定，不得而知，然可論也。

政治昌明無止境，故謂有待修明，非即爲現實黑暗之反證，顧現實究何似乎？就行政院職責內之內政言之，孰者以內政之措施而增進民衆之福利安甯，有之則爲行政之功能，方向昌明進展也；孰者以內政之措施而增進民衆之禍患疾苦，有之則爲行政之罪惡，方向黑暗進展也。茲所謂修明內政，當然非謂民衆所既視爲福利安甯者，以政治之無止境焉，求其更進一步；而爲勤求民衆之禍

患疾苦所在，謀所以解救之。抑民衆又何嘗作是想，禍患疾苦或由於自然界，或由於歷史，或由於現社會形成者，民衆不怨天，不尤人，吞聲飲泣以忍受之；而最期望於行政院之所謂修明內政者，則若干禍患疾苦之因緣政令吏治而來者，應由行政院負責修明之也。他姑勿論，就人民負擔言之：各級政府取之於民者幾何，用之於民者幾何，行政院既考核之乎？人民既預聞之乎？不若是，則有待修明也；取之民者，涓滴歸公乎？用之民者，功歸實效乎？不若是，則負擔與功能不相稱，即所受疾苦爲行政之犧牲也；捐稅有定率，手續費有定章，今者人民繳納，亦得以主管者上下其手而不足法定者乎？亦必法外耗費而後主管者上下其手乎？有之，則黑暗之極也。

若所謂慎選賢能，何爲慎何爲賢與能？慎莫慎於必合登庸之手續，賢能又必有其登庸之標準；今每日任命若干官，究竟經銓敍考試者若干人；不若是，則除權貴之子弟親戚故舊外，復有何賢何能獲選耶？若謂銓敍考試所得，供不應求，而各方推轂，一以賢能爲本，是亦國人所不妨姑妄聽之者；顧又有一事焉，在昌明之政治之下爲必然，在無一定手續與標準之慎選賢能辦法之下爲尤必要者，即貪鄙昏庸之必黜是也。行政院其既有自行檢舉貪鄙昏庸之機能否乎？其既予人民以舉發之

機會，而予舉發者以保障否乎？昏庸貪鄙之既經彈劾，而置之法否乎？不能黜貪鄙昏庸，則慎選賢能終爲欺人之談而已！

總之，今日所謂修明內政，除勿以政令吏治病民外，無他；今日所謂慎選賢能，除黜懲貪鄙昏庸外，無他；廬山會議所決之具體辦法不可知，人民期望者若此。（八月三日）

尖銳化之察局

汪蔣儉電對察馮提四原則，本報嘗揭其不作積極提示之弱點，顧猶切望馮之能接受；其時平電復傳馮表相當諒解，相當之程度不可知，故僅視爲容有轉圜之機運（見七月三十一日社評）。昨者，馮之世電傳布滬濱，則絕無諒解之跡象之可尋，宜乎各方近傳塞北風雲大有亟亟不可終日之觀矣。

儉電所謂四原則：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致察省脫離中央，妨害統一政令；其一；勿妨礙中央邊防計畫；其二；勿濫收散軍土匪；其三；勿引用共匪頭目；其四；此四者，『中央認爲不僅關係察省存亡，且關係全國安危，萬不能因循遷就。』中央所不欲因循遷就者如此，而馮之世電則曰：

各報館轉全國民衆均鑒：頃接讀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儉日通電，不知兩先生愛祥如此其切，祥雖不敏，敢不敬從。顧祥生性戇率，終有不得不爲國人告者，自民元以迄今日，國人之苦

內戰也久矣；乃者倭寇西侵，國土日蹙，熱河爲東邊之續，平津訂城下之盟，此何等時，此何等事，稍具人心，豈復容意氣用事，而置我國家民族於不顧者。祥悲憤填膺，舉義邊塞，區區之意，亦欲利國家衛民族耳，微特無對內作戰之心，抑亦斷無愛國而反以禍國之理；故自上月號日出師以來，諸將士壯懷奇節，奮不顧身，旬日之內，克康保，克寶昌，克沽源，而多倫血戰五晝夜，河山已復，正義已昭，謂爲割據，則不徒祥歡迎宋哲元回主察政文電，盈篋累箱，卽察省窮瘡荒陬，亦斷非可以怡然自足之地。且我軍多倫一役，官兵之受傷及尸裂於日僞炸彈者，千六七百人，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不對內，如中央嚴禁抗日，抗日卽無異於反抗政府，則不獨軍事可以收束，卽科我以應得之罪，亦所甘心。至中央政權，因察事而分裂，祥殊不解，中央何以不使宋哲元回察，祥自興師抗日，迄今已六十七日，究竟亦化察省與否，與確保察東失地與否，事實具在，究有見諒於國人者，敬布區區，唯希亮照，馮玉祥叩世印。

嗚呼！此豈猶爲筆墨口舌所爭哉。若所謂愛國禍國，主觀見解，既未可強同，而客觀辨證，亦必事實經相當之時日與試驗，始可確立；今克復康保沽源，便欣然自得於河山已復，正義已昭，是與以平津未

爲敵乘，而曰金城湯池之固也；金陵之樞府儼然，而曰龍蟠虎踞之雄也，其謬豈不相似。若所謂宋哲元不問察任，是以中央之『不使』抑以察變之阻撓，世電當不能掩事實之真。又若所謂中央嚴禁抗日，則不獨軍事可收束，亦且甘坐應待之罪云云，蓋與各口血戰之日，心懷叵測者流，袖手旁觀，而嗷然責政府以不宣戰，覲然自辯以未奉命而不戰，是後先異曲而同工，世電所不能自掩其欺僞者也。儉電四原則有其弱點，而世電則爲無魂靈之文字矣。

何爲而揭儉電之弱，斥世電之非？非以彼筆墨口舌所爭，卽爲安危存亡所繫；祇以國事至此，必須各方革面洗心，披肝瀝膽，在強烈之國家觀念之下，確認共同之目標，確取整齊之步調，犧牲小己，攜手奮爲；能若是而是否克濟，猶爲絕大疑問，則不中事理之言辭，安得不深惡而痛絕之！要知今日之大難，不限於察局；國危，察省斷不能獨安；國亡，察省斷不能獨存。今馮氏據察，與中央道不同，不相爲謀，而聲聲於對外不對內，此其理解與信仰，殆爲察省得獨安獨存，此其謬誤爲何如！抑中央其亦以爲馮去而察必安乎，此將與馮之以爲馮留而察始存者，同其謬誤之程度；不然，而以爲去馮則察苟安，馮留則察省有先全國而淪亡之危，事有誠然，然亦必對於全國之安而不亡，確有把握，然後去

馮安察，始有價值之足稱也。

右論既脫稿，察局急轉直下之電訊紛至，俱如新聞欄所刊，其間幻變之來蹤去跡，猶不獲詳聞，卽誠僞之辨，平電亦稱猶待事實爲證明，是所論不必遽廢也，容讀所謂『冬電』，別爲文論之。（八月五日）

是非之訟

記者先讀監察院對江蘇民政廳長趙啓麟之彈章，越數日，又讀江蘇省政府對彈章之辯正；惘然不知所可，不得已，更取二者并讀之，則尤惘惘然不自知性靈之安在，乃有不知誰何，筆名『中直』，郵示以短文，蓋亦以彈章與辯正而徬徨於是非之門者也。其言曰：『久抱蚊虎俱拍主義之監察院，近又以彈劾蘇民廳長趙啓麟表見於世，乃彈章甫上，而蘇省政府之辯白踵至，洋灑萬言，激昂淋漓，掎擊原呈，幾無完膚，對於趙氏之橫遭讒謗，既深致其憤慨，復歷舉鈕茅繆胡數任之舊事，以資比較，示趙爲開蘇省少易縣長之新紀元，極烘襯揄揚之能事。文中並頻頻痛恨於世道人心之可畏，真是非之難明，大懼「苦心孤詣整飭吏治之紀綱」，墮於監察院一彈之手，其維護忠良，切齒敵俗，藹藹乎仁者之言矣。而尤可注意者，厥惟同心一氣之態度，凡所舉劾各事，悉由主席及全體委員毅然擔當之，而於趙則洗刷淨盡，其負責之切實，在習行推諉之今日，尤爲罕見，以視監察院之原呈，輕描淡寫，僅據委員某某等之動議審查，照例而呈轉之，其相去爲何如耶。吾人初讀監察院彈章時，幾以爲無可疑者矣，及見蘇省

政府之辯白，則又若無可信者，言之相懸殊，一至此乎。天下惟不可欺者良心，昧心而逞口舌，則聽者難矣。欲加之罪，固何患無辭，而欲置之辯，亦何患無辭。善誣人者，必深文周納，謁中傷之技倆，而工爲惡者，亦必多方巧飾，匿可見之痕迹，今日之事，屬於前者乎？屬於後者乎？如欲索真是非於簿書爭訟之間，竊恐愈勞而愈遠也。夫趙氏之受彈劾，是否有枉，趙氏之受揄揚，是否有愧，此在趙氏撫心當自知之。然事至今日，監察院與蘇省府，既已各執一詞，不啻立於宣戰之地位，則彈劾與辯白，萬無兩是理，使辯白爲是，則彈劾爲誣，以儼然神聖之監察權，而濫用以賊忠良，監察院諸公，可以休矣。反是，使彈劾爲是，則辯白爲誣，以儼然神聖之監察權，而一再不伸於強邪，監察院諸公，不更可以休乎？或曰，設監察院制也；行監察權勢也，制與勢不同符也，此爲中央計也，居其位則必行其事，而不必澈底行其事，則亦以保其位，此爲監察院諸公計也，是則非淺陋所能知矣。』（八月六日）

國貨 博士

日前南京電訊，教育部爲獎掖學術起見，擬訂學位法，年舉博士考試一次，取者不逾十額，此後學子之得學位於異國者，必冠以其國名，經本國選拔者始得統稱博士云。我國學術不獨立，夙爲論者詬病，卽學位亦至大學畢業之學士爲止，於是舶來博碩頭銜，尤見其金碧輝煌；教部職掌所在，擬議及此，未謂不亟之務也；限以十額，亦見甯闕毋濫之至意，若積學之士，以額滿見遺，當爲福命之不佑，未可遽咎制度。至於外國學位之限，以必冠國名，原爲市招所習見，况各有所嚮往，原無冒籍歸宗之必要，初非仇貨劣貨假充國貨之比也。十額不限學科，於是至少數倍於十額之博士主考老師，難乎其選矣。（八月六日）

充實 效率

本市籌備地方自治自去年成立籌備委員會後，已將一稔，成績不足稱，或以歸咎於經費之支絀，然以市府祕書長俞鴻鈞所語於記者，乃有自治籌委會爲荐頭店，而區公所爲食堂之妙喻，是可爲籌備自治工作之寫照矣。市當局知非善策，因有新方案之重擬，縮小自治區域，將全市劃分爲四十區，設模範市區，置巡迴指導員，增加自治經費至二十五萬元，具見勵精圖治，求進之切。抑我人猶有不得已於言者，竊以工作成績之優劣，係以辦事效率爲基礎，並不以經濟能力爲之量度，效率佳者，因經濟充裕益顯其成績，非然者，反足以增加腐化程度而已。今市當局對改進自治，若惟增區加費添員之是務，而不從充實效率入手，將何殊於爲荐頭店擴充地盤，爲食堂增加座位，與自治之本身仍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八月六日）

美棉支配之原則

財政部長宋子文氏在美國締立棉麥借款五千萬金之約，本報屢論其事，以爲籠統之反對，未見其是，顧於款項之用途，貨物之支配，乃真切之利害所繫，當局應審慎考慮之。近日所傳：棉花之已購就者，一爲五萬三千包，合值三百二十餘萬金；一爲六萬零三百包，合值三百五十餘萬金；言者能分別舉其質量貨價之細目，是殆爲確鑿無疑者。或傳已經分批起運，而上海主其事者，謾爲無所聞；顧海外定貨必附船期，則成交而後，運輸與交割之期不在遠，乃所當然，於是踵之者卽貨物如何支配之問題。

云何支配政府非商鋪，財長非買辦，海外貨貨非商行爲也，故必有以異於操縱壟斷之市儈之所爲，務使加惠於工，無損於農，而大有裨益於國計民生。滿載而歸，非以善價而估；買賣之間，非以牟利爲的；此卽所異於應市，而有待於支配。美棉如何支配，卽國家此次貸貨借款之政策之所寄也。支

配方法，當有專家制其詳。支配原則，要在：(一)直接供給用棉之廠家或工業團體，絕對不假手於漁利之商行掬客，蓋一轉手間，政府未必有利可圖，而政策必無從貫徹，不但貨貨因此而毫無意味，抑且百害隨之。(二)抵補國棉短缺，不與國棉爭銷，故以地言之，必其地國棉已罄者，授以美棉，以時言之，新棉上市之日，即美棉封鎖之時；否則即為政府與農爭利，而奪其生。(三)售價不以政府方面之成本為基礎，而應以保持廠家最低度之相當利益為標準，故應力避競買之辦法；否則(甲)誘致資本之競爭，徒使資力豐厚者，有壓迫薄資者之機會；(乙)不合廠家之正當需要，而使美棉流於惡用；(丙)以不相當之貨價強廠家以接受，則工業受其蹂躪。(四)非國人經營之廠家，無論付何代價，不得購此美棉；蓋(甲)外廠缺原料，中國國家並無供應之必要；(乙)售價低於成本，則中國國庫不應為外廠而遭損失；(丙)售價高於成本，可見市場需求之甚，則華廠應獨享國家供應扶掖之權利；(丁)為國棉保全出路；(戊)避免外廠以優越之資力，進以迎合政府吸收現金之需要於一時，退以傾銷成品於遐邇，打擊華廠，一蹶不振，以致永無復甦之日。(五)廠家購棉付價，應以妥實之擔保為最低條件，不以現金為必要條件；而調濟其間者，可以責之金融機關，國家銀行尤應負此重任，如是

則廠家需要之量，得視其工具之多寡爲標準，而不以其流動資金之長短爲進退，蓋彼絀於流動資金者，國家亦有培養其工具之義務，工具因勞資之生命也。循此五原則支配之，則宋氏此行，舉世譽爲政治家始爲不虛；而大腹便便之進口商，必不敢自躋於宋氏之列矣。（八月七日）

歌電而後

馮玉祥結束軍事，交還政權之歌電，既經公布，宋哲元及其所部已入張家口，蔚爲時局焦點之所謂察哈爾問題，至是告一段落。溯自馮氏五月二十六日之宥電稱國民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以迄八月五日之號電，爲時閱七旬，其間波瀾幻譎，空氣緊張，蓋承華北停戰之後，舉國悲憤之中，馮氏外與日僞儼然對壘，遂有復戰之勢，內與中央意見參商，幾作鬩牆之爭，於是奔走調停，和平解決之機運，雖不絕如縷，而交通屢梗，軍事調度之跡象亦未可盡掩；終乃勒馬懸崖，急轉直下，是誠至堪稱幸者也。

繫鈴解鈴，能發能收，馮氏有之，然回想此一場噩夢，能無餘悸？試更追求其間之意識，則尤在可解不可解間，曩嘗有某外人，譏評我國國是，謂算盤乃中國所創，極乘除加減之能事；時時可以算了再算，但將算珠撥；亦時時可以算了不算，但將算盤搖；而中國實一大算盤也。其言諛而虐，但亦惟有

報以苦笑，而無以斥之，若今茲之察哈爾問題，只是搖搖算盤，算了不算之類，其是非，其責任與影響，大有可算，顧無從算起，抑亦向誰算，何況向例不算耶！

雖然，事固未了也。馮以宥電稱總司令，以歌電結束軍事，顧總司令之名義未有交代；據昨日北平電訊，謂當局認為必須正式取消名義者，『內之既不虞有憑藉，外之可去日軍攻擊多倫之口實』。茲姑無問歌電是否含有取消名義之意義，不取消是否有對內作為憑藉之用意，或是否有作為憑藉之可能，日軍攻多是否必以此為唯一之口實，取銷之後是否日軍必不攻多倫，凡是者皆關重要；假定各有其圓滿之答案，然馮氏是否以當局之意嚮而作正式取銷名義之舉，是則當前未了之問題，一也。消息梗滯，傳述紛歧，故多倫之存亡，尚無證實之方，假定其為既失，茲姑無以如何收復為問；假定猶在日偽環攻之中，則將斷送之以抗日軍之撤退歟，抑將固守之以宋哲元之增援歟，此未了之問題二也。張北康保寶昌一帶之雜軍，殆將以歌電而俱退，退矣，其人莫非國人，其土莫非國土，當局將何以處之；假定其不奉命，茲姑無以如何善後為問；假定籲請自效於國家，則汪院長與蔣委員長儉電所舉四原則之三，『勿濫收散軍土匪，重勞民力負擔，且為地方秩序之患』，往之責之馮

氏者，中央與宋將軍應自謀解答於今茲；此未了之問題三也。自察局之初變，以迄馮之世電，我人對馮，未嘗稍予原諒，蓋不滿於其倔起之後時，與其措置軍民兩政之態度，更復致疑於其動機，初非謂日之不應抗也；我人甯支撐中央對察之辦法，蓋為艱難之大局計，初非謂抗日行動之應制止也；今者，馮退矣，中央應如何確立抗日之整個計畫，如何保全并增進各種抗日之力量，此未了之問題四也。問題之未了若是，則為歌電而稱幸，不猶早乎！（八月十日）

國際合作與國家組織

盛傳我國與國聯之技術合作，我人尙未詳知其內容，故於泛言務應以我國之權益爲本位（見七月廿五日社評）而外，不欲多所論列；而竊所惴惴者：誘致國際在遠東競爭之更深刻而尖銳一也；誘致國內以見仁見智之不同，而更紛擾，二也。前者在人，而要在我國好自爲之；後者在我，而竟不能自制，乃昨據路透電訊所傳，西南官報表示贊成合作之議，且謂聞浙江分潤五千萬，以供建設，不知中央何爲而獨注意浙江；如西北亟需開發，應有偉大之建設計劃，廣東既有三年之建設計劃，應得經濟與技術之合作云。此報此論，是否可以代表彼方當局整個之意嚮，未許遽作全稱肯定之斷語，茲姑假定其爲不謬；且對技術合作問題之可以發生見仁見智之不同者，初不限於中央與西南之間，而中央以外，各種勢力之有聲有色者，以西南爲龐然較大，則以西南之表示贊同，而不虞本問題之誘致紛擾，然則洋洋盈耳之技術合作，其得放手進行矣乎？西南與中央，夙多齟齬，其或以彼

此同意於技術合作，而得增進一般黨政問題融洽之機運矣乎？唯唯，是舉國之大願，願不可必得也；何也？別有其重要之前提，必先確立也。

中國，國家之名稱，非歷史或地理之名稱也。參加國聯者，以國家；國聯以技術與之合作者，亦以國家；故廣東、浙江，乃至西北之新疆與青海諸省，無非中國，然離中國而分別言此數省，則不足與言國家；蓋國家之組織，有其必然之條件也。惟其然，姑莫謂技術合作有如何價值，顧所以實現與國聯之技術合作者，應以保持國家組織爲先。在國家組織之下，謀所謂物質的建設，則緩急重輕，必有其共信之標準，亦必有其不得不爾之步驟；非可以單位爭，亦非可以力量爭。今在原則上贊同國聯之技術合作，設不能尊重國家組織而以爭得杯羹爲條件，則無論支配之得失爲何如，然爭端所在，并國家組織而動搖之，復何技術合作價值之可言耶？浙省分潤五千萬之說，我人不欲遽信，信有其事，國人亦必追問浙江分潤五千萬之國家整個計劃如何；無理由之分潤，可以磕破技術合作之全盤計劃而有餘。西北需開發，乃爲國人所共信，苟其緩急重輕之比較，不應以西北爲先，則技術合作於西北，陷於好高騖遠之謬誤，亦可以磕破全盤計劃而有餘。廣東之三年計劃，無疑其必有裨地方，有

裨國家；顧在我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中所佔之地位，亦應以整個國家爲估價之出發點，而不以廣東一隅之利害爲標準也。

總之，廣東之贊同技術合作，與技術合作之整個計劃有造於廣東，乃至廣東三年計劃之與技術合作恰相適應，皆爲我人所樂聞；顧爲之必要之前提者，必各方尊重國家組織，而自居於國家組織之下，然後接受國聯之技術合作有深長之意味可言也。（八月十二日）

徵地 價稅

本市徵收地價稅，業經土地財政兩局會銜佈告，定八月一日開徵，此事在我國尙屬創舉。按地價之多寡而分別按率徵稅，法至公平，世有單稅論者，亨利喬治，且主張廢止一切雜稅，而以地價稅爲經常收入。此種論調，固爲少數學者之癡想，然地價稅之重要，則不容我人否認也。中山先生嘗謂解決土地問題辦法爲

照地價收稅，與照地價收買，並云土地加價應歸公有，市府此次徵收地價稅，要爲實現中山先生土地政策之先聲，其影響關於地政前途綦大，宜政府之以審慎出之。徵求地價稅本滬杭兩市同時奉令舉辦，杭市因遭金融界之劇烈反對，省當局亦未敢遽然執行，致市長趙志游有因此辭職說，我人至引爲恨事；滬市紳商，能深明大義，甯願犧牲一己，玉成新政，殊有足多者。此次滬市徵收地價稅率，每年爲千分之六，至爲輕微，較諸土地法所規定市改良地地價稅爲千分之十至二十者，尙僅及其半也，衡諸中山先生土地加價之說更遷就多矣。我人亦甯實事求是，不鳴高調，但企望此項新政能之得有佳果，惟價之調查與估計，市府雖已派員調查並有估價委員會之擬議，但該會是否賦有公

斷之職權？否則地主設有不平之鳴，則關於估價上糾紛應以何法處理？公斷制度之良否，與地價稅之運用，關係綦鉅，政府有詳加釐訂之必要，此法施行後，田賦糧串之應轄免，至爲允當，惟土地轉移稅由百分之八，減至百分之二，是否恰當，尙疑問耳。（八月十三日）

民族之光

浙江上虞單君及鄞縣陳君，近合力構造馬達一器，不需燃料消耗，而以相當水量使馬達發動，迭經試驗，已告成功，是誠可爲國人稱賀者也。陳君既習機械，又能竭其所學，悉心研究，累年積月，不稍懈怠，其力學求知之精神，殊有足多者。陳君又能百尺竿頭，更一進步，思以水力代燃料，苦心鑽討，竟畢全功，日後一旦推廣，其造福社會甚鉅，且爲中國科學界吐氣，此事在西方社會固不足驚奇，但在我國，則誠可大書特書。我國文人積習，向以達官顯吏爲鵠的，極少立志爲發明家者，惟知享受，不事創造，爲我民族之一大污點，今幸國人亦能有聞風興起，痛利權之外溢，自製國貨，以與舶來品爭衡者，最著者如天廚味精，華生電扇，以及薛震祥發明之藥沫滅火機，湯仲明之柴油汽車，以及今茲單陳二君之發明水力馬達，能各展天才，一洗我國科學上事事仰人鼻息之恥辱，其成功不僅屬於個人，且屬於我國家與全民族，記者甚願其更能刻苦研究，精益求精，爲國家民族榮譽爭得更大之光輝。（八月十三日）

清查救國捐款平議

自暴日竊發瀋陽，先後劫持四省，蹂躪淞滬，迄猶盤據長城，俯瞰中原；其間有義軍之喋血於關外，將士之捐軀於疆場，而海內外同胞之不在戰區者，髮指眦裂，義憤填膺，報國有心，殺敵無術，則慷慨解囊，踴躍捐輸；以爲如是者，助購餉糈則戰士得稍稍充饑乎，助購衣被則戰士得稍稍禦寒乎，助購彈藥則戰士可以殪敵，而失土可以光復乎，故雖一分一文之微，無非彼血汗所得之代價，又無非愛國精誠之所凝結也。終於寇篋方張，協定簽字，國內外同胞於吞聲飲泣之餘，所以稍稍自慰者，將曰力不足制敵，而我嘗竭我心力矣，假以時日，此讎必報，則惟亟自培養實力，以自効於來茲。是以無問救國捐之總數，究有幾何，要爲人心不死之真憑實據；而此項救國捐之必須作最善之措置，謂爲價值在乎解救國難，無甯謂爲在乎維繫未死之人心，以求民族之蘇生而已。乃自馬占山將軍聲明捐款實收僅一百七十萬，而作總數應有二千萬之疑辭；某方面更傳李杜將軍有捐款一萬，實收六

千之談話；風聲所播，羣情譁然，咸致疑於經收機關之舞弊中飽；朱慶瀾將軍夙爲衆望所歸，至是尤爲衆矢之的。嗚呼！四省淪陷，屏藩盡失，此何如事耶？國民毀家紓難，援助戰士與難民，此何如事耶？夫以最嚴重皎潔壯烈悲痛之事，而發生最卑鄙黑暗之疑問，此何如事耶？上海若干團體緣是而有各界清查救國捐款委員會之組織，緣是而各方形形色色之通電宣言談片公告接踵而作，而充塞乎字裏行間者，一團邪氣也，嗚呼！此又何如事耶！

救國捐款既如言者所傳，疑竇叢集，則自有澈底清查之必要；清查之結果，尤有完全披露之必要。抑我人有欲爲各方告者：清查之目的，在乎追求救國捐款之來蹤去跡；而追求來蹤去跡之辦法，亦惟有清查；是以問題雖大，辦法至簡，循序而行，必能水落石出。至於清查結果而發見弊端，則應如何公告之以聽社會制裁，舉發之以聽法律制裁；幸而無弊，則應如何於滿城風雨之後，力謀解釋羣疑之方，此皆清查後之問題，目前無須預計者也。在此清查之前，凡與清查無直接關係之一切言行，卽一切言行之不足爲清查佐證者，皆屬節外生枝；既徒爲清查進行之障礙，而影響所及，藉謂所牽涉之團體與個人，其信譽陷於破產狀態爲不足恤，然以疑似之辭，遽將滿腔熱血之海內外同胞投

之冰窖之中；將未死之人心，使之窒息於俄頃；此其所予民族生命之打擊，實有不忍言者；此殆今日痛快淋漓於宣述疑竇者所不及顧慮歟！卽就本問題本身之利害言之，據聞疑問發生之後，各方捐款已絕跡，是捐款機關卽使黑暗不堪問聞，亦無復繼續或擴大其舞弊之機會，則何爲而亟亟置之死地以爲快歟？誠使於清查尙未結束之今日，爲捐款機關稍留餘地，卽爲未死之人心稍留生機；則清查結果，無弊固屬可喜；證實舞弊而處彼主持者以極刑，則所昭示者，亦爲其人之肉雖不足食，而非猶在典刑猶在，國事猶可爲。以此較之今日『私刑性質』之攻擊，不差勝歟！（八月十七日）

石 油 傾 銷

昨日西安電訊，陝省之延長石油，因外油傾銷，甚至礦區附近，亦被外油侵入，延長油每桶成本六元，而外油僅售四元，乃不得不賤價競售云。此世界經濟逆流中之一端，我國固擬步武各國後塵，以徵收傾銷稅爲堤防而未行，延長遂遭其厄矣。抑以我國之一般經濟情況言之，利害矛盾，不可執一而論，如謂實行傾銷稅之目的在乎保護本國之生產事業，然國人所享外油跌價之益，較之延長石油所蒙傾銷稅保護之益，權衡輕重，殆難並論。是以傾銷稅爲保護延長者，其結果國庫容有增加若干收入之希望，而外油亦有酌加售價貼補其血本之機會，表面爲一舉而三善備焉，顧無非榨取於一般消費者，是以整個國民經濟爲對象而言之，實屬得不償失，此顯而易見者也。可知如石油者，問題不在徵收傾銷稅，乃在當局之有以別謀扶掖延長耳。（八月二十日）

靠天
活命

報載黃河橫流，豫魯蘇皖之交，慌於水災，祀天祀水神之會大盛，識者哂其愚，然試檢官家報告，有突漲若干尺之水焉，有遽退若干寸之水焉；漲而至於潰，則爲天災之不可抗；退而復於安，則函電奔馳曰可保無虞；察其不可抗，或自始未爲之備；考所謂無虞，尤非人力能勝天。然則水之漲落，人之生死，惟有盡諉之不可知之數矣，祀天祀水神者，安知非卽所以奚落官家耶。（八月二十日）

開放 華工

據舊金山電訊，美國加里福尼亞商會決議，請國會取消移民律中攔斥東方民族之條文。加州夙昔反對東方民族移居美國最力，今則一反其故常，並聞此項運動，延及美國大西洋濱，蓋謂如是即可增進貿易云。又據南京僑胞方面消息，英屬南洋，決自十月份起將取消華工入境禁令，蓋橡皮與米漸見起色，故需大批華工居留云。國人方受墨西哥與日本之壓迫，狼狽歸來，此所予一般人深刻之刺激者，乃在國力衰微，不足保障其人民，故天地雖大，殆將立錫無地，今何幸而聞英美之相繼開放其嚴扃之門戶，網開一面，宜可欣慰也。夫我國同胞之浪跡四海，乃爲自然之繁衍，而非國家之政策，而其自身亦始無組織可言，寄人籬下，分嘗餘瀝，呼之卽來，揮之卽去，其情景之可憐，世鮮其儔，若謂希望國家今後予以何種保護，殆亦無殊癡人說夢而已。雖然，政府亦有應爲者，卽國家力量既不能保護之於異域，亦應先謀檢點訓導之於浮海之前，蓋政府之於其人民，既不容『出門不認貨』，則儘量放任，終亦自貽伊戚而已。（八月二十日）

外交當局之更迭

自我國稱黨治，又曰『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於是論政者有諱言人事之傾嚮；蓋與北政府時代好作表裏之論，揭發浮沉之隱者，風氣爲之一變。其實不必諱，亦不可諱；如此次外交當局之更迭，謂爲政策轉換之朕兆，毋甯釋爲人事變化之爲簡單也。

羅文幹氏之任外交部長，在去年二月間，迄今閱一年有半，近以奉命出巡新疆，由行政院長汪精衛氏兼攝部務；次長劉崇傑氏亦相繼奉命去職，由唐有壬氏代之，昨日止，汪唐繼相視事矣。劉羅間殊泛泛，而汪唐則淵源甚遠，是以劉非與羅共退，唐實與汪偕來；明乎此，則知羅氏之出巡新疆，乃爲別一問題。

去年二月，距九一八東北之變，不足半年，恰在一二八淞滬血戰之際；歷一年半而至今日，乃爲國際最踴澹緊張，國步最艱難困苦之時期，多方應付，外長之事也。我人若懸格稍高，而以外交家視

羅氏，可謂絕無建樹；若以國家整個之無辦法言之，則亦未許遽以國家在國際處境之順逆，論羅氏功罪矣。

抑黨治下之部長，未可與憲政國家政黨內閣中之部長相提並論。政黨內閣之政策，以黨綱爲源泉，而以閣議決運用；膺部長之選者，於黨於閣，各有其地位與權威，透視其間隱微，雖謂某黨內閣之政策，乃爲其主管部長之政策可也，故其部長稱政務官而無媿。在今日之我國，於黨有主持大計之中常會議，爲常置之組織；介乎黨與政府之間者，有主持大計之中央政治會議，爲常置之組織；其次又有國府會議焉，有行政院會議焉，其權威各與其地位稱。故行政院下各部長之職守，乃在奉行各級會議所授予之決議，其本身所得主宰者，不足以言政策，謂爲政務官，毋甯謂爲事務官之更當。以此論今日羅劉汪唐之進退，乃人事變化而非政策轉換，豈菲薄之哉！所不同者，羅爲院之部長，而汪乃中央之核心，自中常會以至府院，汪氏一以貫之，是以汪氏執行黨國政策，應視羅氏爲剔透耳。雖然，黨國之外交政策果何似乎？自九一八而後，先後掌外交者，有王正廷，顧維鈞，羅文幹，王顧不久其位，而終羅之任，我國外交方面之瑩瑩大端，對國聯則追隨俯仰；對俄則完成復交，而坐視出

賣中東路；對美則有棉麥借款；對日則兩次締結停戰協定；姑無問其不盡是或絕非外交部與羅氏之作爲，卽以此作爲而論，仍無以烘托寧國外交政策之輪廓，究爲何如。此而謂羅氏奉行國策，不別透所致歟，則汪唐之繼任，雖非國策之轉換，却應爲國策之邁進。邁進歟，是何國策，是國人所欲拭目以觀者也。（八月二十四日）

以馮 治河

馮玉祥在察之日，輒傳中央擬如何與以一官，如所謂林墾督辦也，所謂訓練總監也。非其時，非其事，尤非其志，故我人嘗論此擬議爲幼稚之甚，傳之經月，而馮遨遊泰山；及孫哲生院長之謁魯，又傳將以治河督辦徵馮意。蓋當濁流陸行之候，生靈塗炭之時，饑溺呼號，當局徬徨，濟急已感萬難，防患尤待治本，事必專責以大員，人選乃擬及於馮氏。夫河工須專才，馮氏戎馬半生，更未聞有治河之經驗，今之傳說，尤無從證實，顧視林墾督辦訓練總監則勝矣。馮氏夙與世以共聞者，悲天憫人之懷抱也；勞心焦慮，胼手胝足以自勵也；自奉極儉，御下極嚴，故其精力耳目所及，莫敢苟安姑息，莫敢驕奢淫佚；凡此數長，似無與於河工。然歷代治河者，欣然以得河工爲優缺，於是貽患百世，爲禍萬民，始也可誅其心，終也可戮其人，則有前述數長如馮氏者，應許爲最適宜之人選矣。立功後世，造福蒼生，何必從軍從政，當局誠以河工責馮氏，馮氏誠以治河爲己任，勤求事功，功在禹下耶？（八月二十七日）

強盜
觀念

太湖劇盜張某，前日在蘇垣就戮，臨刑之前，口吟白話詩（？）曰：『男兒志氣透九重，分別吳門衆弟兄，余等二十幾年後，報國安民再相逢。』如此云云，是何衝動耶？大抵此輩知識，得之舊小說者爲獨多，當彼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之際，既有所自蔽，如所謂報國安民，不脫『替天行道』之窠臼，而二十年後之一念，尤此輩樂此不疲，愍不畏死之大解脫，張某歪詩，亦僅爲盜賊傳統觀念之流露而已。况下層社會於橫征暴斂，官貪吏污之外，不感觸別有所謂政治，益以舊小說之外不復有所謂教育，毆雀毆魚之不戒，適爲『逼上梁山』作口實，羣盜如毛，初不盡在民生凋敝之經濟的原因也。（八月二十七日）

宋子文氏歸國

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氏，今日返國。宋氏以四月十八日首途，計往復行程一百三十日，重涉太平洋、大西洋，遍歷歐美諸大邦，自美國而英、法、意、德、瑞、比，所至覲元首，謁閣揆，參列國際重要會議，賢勞甚至，載譽歸來。此行成就之著聞者：

(一)與美總統談話之結果，發表聯名公告，除表示希望世界經濟會議與軍縮會議之成功外，並謂『余輩當然想及遠東之嚴重發展，此種發展，曾在過去兩年中擾亂世界之和平，使兩大國軍隊從事破壞性質之敵對行爲。余輩深信此種敵對行爲，當可立即停止，俾目下世界各國重建政治經濟和平之努力，得底於成。』

(二)與美國財政善後公司成立棉麥借款，計值美金五千萬元，以四千萬購棉，一千萬購麥麵，採購期六個月，年息五厘，限期三載。

(三) 與國聯行政院成立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其要點爲贊助中國政府及中國全國經濟委員會，謀中國技術上之建設，而絕無政治性質，每三個月，須報告其工作一次。

(四) 與美國、澳洲、加拿大等，簽訂九國白銀協定，限定產銀國家在四年內出售白銀之數量，而我國亦受不得熔幣售銀之限制。

此四者之中，除第一項不着邊際外，其他三項，皆國家之大事件也。朝野稱宋氏之功，故於其賦歸，欣然迎之。

綜觀宋氏之所成就，原則上皆可稱許。蓋與美總統談話所得，無裨世變，然美國之埋頭於世界政治經濟之推進，而於嚴重之遠東糾紛，不欲有何直接之舉動，則得更明確之旁證；國人不自禦侮，對國際猶作有餘不盡之思者，其知所返矣乎。至於棉麥借款，在此國庫匱乏之日，百廢不舉之時，以低利借款海外，以原料賒運國內，於是現金漏卮得以延緩，主要建設得所挹注。至於國聯之技術合作，在乎借材異域，促進事功，此於國聯處理中日問題失敗之後，對日無法制裁之時，乃對我國加以實質之援助，其性質與抗日無干，然較之道德的勝利之空言，或可期相當之實惠。至於白銀協定，得

以穩定銀價之方法，謀國際貿易之發達，此有造於國民經濟者，亦得自多方面加以解釋。是以今之歡迎宋氏者，以宋氏此行爲勞苦功高，自有不容否認者在焉。

我人亦欲追隨羣衆，歡迎宋氏；顧尤欲掬誠爲宋氏告者：宋氏此行之所成就，乃爲各個問題之發端，如遠東糾紛與穩定銀價二問題，我國所期望者遠逾於此，故卽此而謂如何成功，實有不足稱述之感。如棉麥借款與技術合作二問題，發端若此，而禍福無門，爾後爲利爲害於國家者，正未可知也。棉麥運華之日，措置得當，則工受其惠，農或免於害；措置失宜，則非工農利害衝突，卽工農交敵；借使更復延及政治範圍，則二十餘年來之外債，引起內訌，屢有史實爲教訓矣；今之反對之聲浪如彼，藉曰不足顧恤，然各方嗷嗷待哺，電請分嘗一爨者，頗傳超越借入之總數若干倍，勢不能使之滿意而去，則缺望之反映於今後政象者，乃容漠視耶。技術合作之內容，吾人無自聞其詳；然如何使國家經營之種種技術的建設，與國內政治絕緣；如何防止以技術的建設爲中心，別成體系，而於國內政治別播惡因，其於國際政治之關係，雖有國聯加以嚴格之限制，然亦必我國力足以自持，而後可免逐漸推移，至於惡化耳。

宋氏之於各國，固我國國家之代表，其歸也，不以復命了事。位列中樞，身負重任，則所發端於海外之若干事，將如何使之有利無害，趨福避禍，宋氏實有嚴重之責任，是則我人於欣欣然歡迎宋氏之際，所不已於惴惴者也。（八月二十九日）

政局之縱的推進

當宋子文氏羈旅歐美，行將賦歸之日，盛傳中樞將如何更張，南北將如何異動，衆說紛紛，言者鑿鑿，一似莫大政潮，且與宋氏歸槎以俱至者。夫政海興波，原非異數；况國勢凌夷，大局龜坼，對外則徬徨於歧途，對內則觸處是荆棘；不安之極，變故自生，初無俟乎何種舉動。而宋氏者，有其自信之抱負，熱烈之情緒，沉着強毅，勇往邁進；今以行政院副院長與財政部長之資，負黨國使命之重，躬歷夫世界鬱勃之空氣，目擊於國際亟亟不可終日之局勢，晉接氣象萬千之世界賢豪，左提美國棉麥，右挈國聯技術而歸，則由宋氏之獻替於邦國而風雲雷雨可也。更以國事之複雜，強暴之挾持，是非之無絕對，利弊之輒相隨，親疏恩怨，本末緩急，尤有見仁見智之殊，未可盡朝野而強同，則於宋氏返國之際，以國策之取捨而波濤涵湧可也。此二者，各有其可能，而爲理解政治之人所未以爲駭異者也。

今者，宋氏歸國兩日矣，今明將至首都而廬山。凡百大計，將決策於巨頭之集議；集議未有結果

之前，如關於外交方針問題，棉麥支配問題，棉麥借款用途問題，華北協定問題，乃至外交，外款，治河，興農，技術合作等等之主管問題，將如何分別辦理，舉未可逆觀。然以兩日來各方歡迎之盛況，表示之和諧融洽觀之，雖未足遽爲解決各問題必得衆議僉同之推論，既非往日衆說紛紜之際所能想像之氣象矣。

政潮非異數，甯若風平浪靜之更勝。國事至此，大難方殷，協力圖存，猶虞不能自全，况擾攘耶。政潮何所爲，原國事人事，未可期以一成不變，變而僅爲橫的波動，無裨於國，不如不變；今日所亟，乃在縱的推進，變之價值蓋與縱的推進之分寸爲正比也；當國名公，其惟推進是念乎！值此百孔千瘡，顛危萬狀之時，謂有術焉，一柱擎天，夫誰信之；彼精誠團結，集中人才之呼聲，以國難而高徹雲霄者，夫亦曰必如是而推進之功能愈著耳。吾人不欲追論呼聲之何以徒止於呼聲，顧不能不申論所謂精神團結，集中人才，實以容納不同爲條件；必先有相容相忍之度量，而後有羣策羣力之機會；淘汰異己，固與精誠團結，集中人才，背道而馳；若強人以從己，遑論不可能，藉曰能之，亦僅爲小己之膨漲，去精誠團結集中人才遠矣。

今之中樞，脆弱既甚，所亟果在乎多方面之兼收並蓄，尤在小範圍中之相容相忍；小範圍之相容相忍，能否作縱的推進，猶是疑問，若更作無裨推進之政潮，則內潰之極也；謂紛紜之衆說，盡是不根之談，而廬山集議，將作內政外交之種種切實可行利國福民之新方案，則宋氏此行爲不虛矣。（九月一日）

新綏 創業

三四日前，有新綏公共汽車公司者，以汽車五輛，作萬里之長征，蓋謀往返於疆之迪化與綏遠之歸綏之間，發軔以八月三十一日，預計本月十二日可抵迪化，事屬有計畫的初步嘗試，乃爲中國交通史上開一新紀元者也。新綏之間，一片廣漠，夙昔以橐駝代步，行程須兩個月以上，今僅旬餘，無殊縮地五之四矣。此種創業，其價值與意義，不僅在交通，蓋自來邊陲，交通梗滯，主其地者，發號施令，各自爲政，而以地瘠民窮，自衛猶虞不足，遑論爲國家作屏蔽；中樞有鞭長莫及之嘆，強鄰有覬覦侵蝕之圖，故有亂不能平，有侮不能禦，形勢之飄搖危亟，舉國共知之，而一籌莫展，以云開發建設，殖邊固防，舉國者言之，而人事物力皆所不勝，是不惟以統盤計畫之艱鉅而徒喚奈何，其實自始未嘗有所謂統盤計畫，亦莫卜有統盤計畫，何年何月而始得着手經營也。政府既暇不及此，則惟有期望各方之盡其在我，急起直追，分別推進，漸次興辦，縱而積之時日，橫而積之羣力，終亦必有事功可觀。誰何賢豪，今竟組織新綏公司爲之創導耶！海內外同胞，其必共識邊區爲我國之藩籬，亦我族之天地，此後與新綏公

呼應而起者，必有其人，顧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此類創業之應盡量予以扶掖與保護，蓋為最低度之責任也。（九月三日）

民族 自戕

據報載天津毒品充斥，發售總機關在日租界，在過去八個月中，海洛英銷數達三千萬元，日浪人實主其事。單就天津一埠而論，其數已屬驚人，就全華北言，爲數當更不止此。夫以若是巨金，購買自戕藥品，而食之者多屬中下階級，民族之愚弱偷安，殊使我人欲哭而無淚。海洛英性極強烈，其毒遠過鴉片，食之者日趨死亡之路，末由振拔，如青年淪溺，則其光茫之前途，倏歸泡影，社會上徒多一批廢人，而國家元氣大傷，長此蔓延，奚止亡國，卽滅種亦有餘。彼日軍以武力侵佔我東北，誠使我民族而健全，則還我河山，並非無期；今日人毒計，欲將海洛英暢銷華北，敲骨吸髓，此其用心，將使我華北民衆，日趨孱弱，以自趨於滅亡，斯豈特東北半壁山河，淪於異族，卽華北數省，亦誰得保全之耶。（九月三日）

五全大會與西南

昨有牧野君，投文本報，論『五全大會與西南』，期望全會甚殷，而責備西南甚嚴，其言多可取也。茲爲紹介於次，并繫之以記者之管見。牧野君之言曰：

『自中央當局取消召集全國代表臨時大會之議，而決以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五全大會以來，所謂西南執行部者，即召常務會議，對此加以討論，匪特主張留粵中委決不出席參加，且基於所謂大部由某方包辦之口實，進而羅致留滬中委，準備於廣州另開其五全大會焉。云何西南，時事新報前嘗爲之作剔透之註解曰：「合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曰西南，此地理之名稱也。合三省之陳濟棠，李宗仁，蔣光鼐，以及蕭佛成，鄧澤如，胡展堂輩，曰西南，此政治之集團也。隱然共樹一幟，自成系統，以與首都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相抗衡，於是西南若別有洞天矣。顧西南初非一體也，或會與中央相打，或會與中央相罵；有時而劍拔弩張，若勢不兩立；有時而眉來目

去，若莫逆於心；有時而貌合神離，有時而神合貌離。蓋縱觀六年橫規三省，更透視其間事事物物，形形色色，雖欲頌爲一體而不可得。『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於是形成西南，「如此主體，乃於搬演所謂『援熱』、『抗日』、『通電國聯反對停戰協定』及指摘中央棉麥貸款諸幕以後，又復殿以準備在粵召開五中全會之趣劇，爲跳開府西南之『加官』，冀作威脅中央之正面，此在西南，大可手揮目送，惟喘息未蘇之國勢，將由此而更趨於不堪收拾矣。

『夫國民黨組織之駁雜不純，派別之分歧凌亂，原爲無可諱言之事實。揆諸各國政黨，內部鬥爭，勢雖難免，然彼輩靡不基於政治原則之不同，初非任意分裂，所可同日而語也；且每遇紛爭，必要求召集全黨大會爲最後解決之途徑，凡屬黨員，均有自我批評之權利，并視此爲鞏固政黨組織之利器，今之西南，舍此不圖，僅憑少數份子之感情意氣，遽爾爆發其無原則之鬥爭，此豈護黨救國之道歟？設言在京集會，必爲某方包辦，參與中委不能自由發揮其意見，然則於粵召集即可逾淮爲枳，而免此弊竇乎？此甯非暗示國人曰：許人爲包辦把持者，其本身亦企圖取而代之耳。

『黨爭雖劇，然其并非無是非黑白之可言，况五全大會爲全黨最高機關，審核過去政策之優劣，檢查現在工作與夫確定未來方針，胥賴於斯會之召集，抑西南果有其正確之主張，良善之國策，尤應提交大會，公諸全黨，以徵取黨內大多數之同情，其政治上之收穫，較之另行集會，奚啻霄壤，如以世人之耳目爲可欺，託詞於所謂「把持包辦」，則縱有其藉口之盾牌，第恐仍不足以掩蓋其對於黨國消極之羞顏耳。』

『審於唇亡齒寒之教訓，中央與西南之間，誠有相互化除小己，聚首一堂之必要，且此種聚首，能否解決國事，而使吾國脫離破碎支離之命運，尙屬疑問；如并此一線合作機運而斬絕之，於已成之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外，而尤欲另起爐灶，於廣州召集五中全會及組織政府，對抗中央，憧憬於九一八以後之處女滋味，則不僅引起政治之混亂，且必將陷我中華民族萬劫不復之地獄也。』

此牧野君之說也。記者所猶欲言者：近今粵中消息，輒傳黨之長衫同志，屢謀有所作爲，將以擴大西南黨政組織爲標的，而以在粵召集五全大會爲入手，乃請示於陳濟棠。陳氏之言曰：『軍人不

問政。』在軍事會議時對五全問題之表示，又曰：『剿匪是亟，不宜別生枝節。』語香港派去之說客；不爲護法，意在言表，議遂不行。是牧野君之言雖是，而所取爲論據小前提之事實，以時間空間而動搖矣。雖然，夜長夢多，幻變萬狀，陳氏云云，是否有若干成分，發諸心坎？是否爲陳氏自身此後所篤信篤行？既不可知；而如棉麥借款之分配問題，尤劇有作祟之可能，則長夜漫漫，前途茫茫，悲歡離合，猶有難言者矣。趙孟能貴，趙孟能賤之，五全大會不以黨員黨議爲堅實之基礎，而僅以陳氏今後之態度，幸免於枝節橫生，支離滅裂，則生命亦慘澹之極。黨人愛黨，應有其道，惟彼武夫之鼻息是仰，詎足言黨耶！（九月四日）

宦海 一勾

有以油印之匿名函稿，自南京寄記者，其人其事，渺不可考，然可察知其爲以老友資格求見某達官，回謁不見，乃慷慨陳辭而露布之，其事不足稱，其言未可盡以其人而廢也，爲斷取若干語於次，讀者之不在宦海者，其藉此體味宦海中之『橄欖與辣椒』，倘亦有所得乎？……邇歲來，相識舊僚，每有語及謁兄事，輒

與「難如登天」之歎，謔者並謂多多求見，可以增長涵養功夫，弟以過來經驗，亦嘗有此感焉。兄如謂一日萬幾，無暇及此，則派員專司代見可也；臨預約時間而有所羈，則遣侍者一聲通知可也，而令關役任意以挪揄之神態誑人，果何爲者，而令大多數黃包車階級之來客空勞枯便，果何爲者……以視周公吐握，哈定腫手之故事，相去爲何如。事業之基礎，決非一手一足之烈可悻得而致，以是求才，才去益遠，所謂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爲雞狗者，果何如乎？要而言之，兄在今日，以小人看人則可，不以君子待人則萬萬不可……蓋瑰意琦行之士，既不可辱而用之，寢假貪榮慕利之徒，相率競進，以逞其欲，如之何而可求事功之有成也。兄在今日，古之宰輔重臣也，環左右者，唯唯之士乎，諂諂

之士乎，亦曾聞此逆耳之言乎……九月四日（九月十七日）

言論自由

中央宣傳委員會日前於首都國際聯歡社宴請京中新聞記者，賓主方歡聚於一堂，詎有所謂內部科長余某者，忽大放厥詞，對全國新聞記者肆意侮辱，詆毀新聞事業，謂為專以營業要挾為目的，不配有言論自由；雖當場經新聞界嚴詞痛斥，事後復為主管長官記過懲處，並由余氏登報向新聞界道歉，惟吾人所駭異者，內部主管全國之內政，竟優容此文化水平低下之科長，其所予國人之印象為如何耶？余氏不足責，第法律所賦予國人之言論自由，於此即可推知其為若干不肖官吏所欲蹂躪。夫稍稍染煊近代民主色彩之國家，凡屬國民，靡不有其言論自由之權利，而徵諸世界各國之法典，其言論自由之條款，亦無所謂配與不配之但書與銓釋。曩昔孫中山先生嘗痛斥北洋軍閥之摧殘輿論及束縛言論自由，今黨治下之官吏如余氏者，其思想論調，不僅乖違遺教，且與全國人民之要求，作尖銳之對立，誠使此種思想而存在而發展，不使民意民氣由鬱勃而橫流不止也。（九月十七日）

放下屠刀

孫傳芳曩昔盤踞東南，稱五省聯軍總司令，聲勢煊赫，固一時之雄也。徒以抵抗革命，致一敗塗地，而使數萬貔貅，瓦解於傾刻，此雖由於客觀之定數，第由盛衰興替之嬗遞，即可覘知人事之滄桑。近據津訊，云孫氏已看破紅塵，長齋禮佛，且以班禪之介，受戒於喇嘛，並擬日內赴平，拜月洗和尙爲師。吾人姑無論孫氏過去之如何，惟衡諸今日之事實，以久綰兵符之人物，而甘願度清磬木魚之生活，誠爲放下屠刀之表現；然孫氏所謂身家無倚恃，良心無主宰，只此逃禪，以求歸宿，此未免有導國人於消極之嫌耳。夫吾人如求良心有主宰，身家有倚恃，應以佛家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積極精神，與現實之環境奮鬥，驅除魔鬼，解救衆生，而所謂逃禪云云，豈惟幻想，且屬意識之錯覺也。（九月十七日）

檢視兩年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軍竊發於瀋陽，逞其暴力，霸佔遼甯，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侵略河北與察哈爾之東北緣；迄猶憑藉長城各口，以俯瞰中原，其間並嘗蹂躪淞滬，脅迫平津。溯自啓釁至今日，恰爲二年；二年中之各方經過，本報別於今日之紀念特刊，撮言其梗概。嗚呼！同胞！慘痛之事實如彼，試更各自求諸心坎，固何似耶！

同胞！其思之乎！四百餘萬方里，三千餘萬同胞，盡淪異族，將棄之如遺，抑亦猶謀光復四省之於我國，乃項背也；於我族，乃孳茂之穹廬也；言蘊藏，則寶庫也；言物產，則天府也；是可棄耶！夙爲我有，抑非僅我有，且卽爲我之軀體之一部分，棄四省，猶支解，是可棄耶！懾於暴力而棄之，則今日攫四省者，暴力，憑長城以俯瞰中原者，暴力，此外盈覆載而環我四境者，無一而非暴力；是可懾，孰不可懾；是可棄，孰不可棄耶！嗚呼！同胞！人人心坎，固莫甘棄彼失土也。

然察今日之現象，雖莫甘棄失土，而莫不唏吁於光復之無由，馴致視光復失土云云爲高調，而莫不緘口於高調。雖然，同胞其共識之：光復失土者，正義也，權利也，責任也，亦生死存亡之所必爭也；洵有志於光復失土，又何怯於大聲疾呼，夫高調之謂何！抑吾人豈不知民力之培養，國本之建樹，要在埋頭猛幹，誠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何患大讎之不報；若止於大聲疾呼，初無裨於實際；則甯若隱忍一時，緘於口者縷於心，蓄其志以充其力。嗚呼！同胞！其各自求諸一己之心坎，察之一己之行事，菲薄大聲疾呼爲高調，豈既埋頭猛幹於隱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情緒如何，努力如何，成績又如何？止於大聲疾呼固無益，顧不以隱忍而麻木，而沈睡耶？

一 隱忍而上海停戰協定簽字，再隱忍而華北停戰協定簽字，夫不得不隱忍而隱忍可也，不得不停戰而停戰可也，然察之實際，三軍士氣，未嘗與數樽香檳同歸於盡耶？自欺即自殺！同胞毋自欺，試一檢視之：二年之間，隱忍矣，停戰矣，但對於光復失土，政府曾有幾何積極之準備？國民曾有幾何積極之準備？失之於隱忍停戰者，豈亦有絲毫取償於生聚教訓？抑莫言對於光復失土之積極準備，即於抱殘守缺之道，曾有幾何準備乎？莫言生聚教訓之事功，即於自摧國本，自殘民力之事物，

亦努力減少矣乎？嗚呼！同胞！毋自欺，檢視所得果何似？

國人應自省今日之前，絕無可以自恕之處，更應共識止於隱忍而一籌莫展，雖噓唏憑弔於九一八之慘痛紀念，亦絕無意義與價值可言。革面洗心，刻苦淬勵，其始於今茲！（九月十八日）

五全會與借款用途

頃據香港電訊，留粵各中央委員，將聯名應響陳濟棠李宗仁蔡廷鍇之江電，茲在鄒魯屬稿之中。陳主廣東，李主廣西，蔡主福建，陳李則猶中委，固『西南』與『實力派』而成爲名辭，則此三君者，卽所謂西南實力派之領袖，而依附西南之中委之爲應聲，亦題中應有之義也。江電要旨凡四：一，停止召集五全會；二，公開釐定借款用途；三，公布塘沽協定全案；四，維持察省抗日部隊。電致中央黨部，與汪院長及蔣委員長，而三君立言乃乘『匹夫有責之義』，故汪蔣亦以私人之資，覆以麻電，二電全文，具載本月八日報端。今鄒魯等將如何應響，非所逆觀，要當不外江電四旨；更自政治檢視江電，則一二兩項爲主旨之主，三四其實，麻電所復，謂塘沽協定公布無餘蘊，就範部隊改編既竣事，是雖謂三四已了，亦無不可；而一二則事實上尙未最後決定，江電之有待應響者，其在斯歟。

中央之處置一二，以五全會之召集問題，待決於中常會；以借款之用途問題，授權於方事改組

擴大中之全國經濟委員會，是皆正當途徑也，顧問不若是之簡單。江電之於五全會，則曰『深恐大會一開，糾紛立見，減失革命力量，妨礙剿匪禦侮工作，不陷黨國於萬劫不復之地而不止。』夫五全大會者，黨之最高權威所寄也；舉國期望於五全大會者甚多，除召集國民大會，結束訓政諸事而外，要以如何消弭糾紛，集中力量，以促進剿匪之效能，充實禦侮之工作，爲其焦點；舉國期望若此，而江電惟恐所得結果之反是，是爲純理所不能索解，而事實竟示此奇觀！

江電之於借款用途，深虞海外農產品之壓迫我國農民，農民之將轉乎溝壑，故以公開用之生產事業爲言。其言甚是，麻電亦復稱不謀而合；顧麻電所謂待由中央政治會議決公布，與昨日中政會所決之交由全國經濟委員作最後決定，則與江電所謂『准由各省軍民長官及民衆團體』組織委員會，保管監督之，頗有參商。蓋以兩方所處地位之殊，而此稱中央，彼稱各省，豈特相映成趣，實同取瑟而歌，從知所謂公開與生產者，猶問題之次焉者耳。

故讀江電者，於其對於五全大會之態度，不能索解；而於其對於借款用途之態度，應於公開與生產之上，作進一步之解釋；於其對於黨內之集會，猶虞糾紛立至，則不能不歎息；而獨於其對於借

款之用途，雖不盡在黨之各省軍民長官與民衆代表，亦以爲尙有治爲一鑪之可能，則不能不欣喜。凡是者，姑莫謂江電意識之恍惚矛盾，而問題不若麻電云云之簡單可知也。政治者，事實也；事實或遠違始願，或得心應手，如欲以五全大會解紛，事實之不可必得者也；如欲以五全大會啓爭端，事實之得操縱自如者也；於是言之，五全大會之前途，猶待中常會決定耶！至於借款用途問題之於政治，勢將以改組擴大中之全國經濟委員會之人選問題爲之關鍵，或因此而鴻溝益深，或儼然爲統一之橋樑，各有可能性也。（九月二十一日）

何擇於使節

昨傳日本將以有田八郎氏爲駐華公使，有田之於日本外交界，夙以好大喜功，吐露其鋒芒氣焰，及民國十七年濟案發生之時，日本對華侵略之渠魁田中氏，以首相兼長外務，知有田之懷抱，遽調任爲外務省幹部之亞細亞局長，運籌帷幄，相得益彰，於是而頭角崢嶸；其後芳澤與齋藤（亦以首相兼攝）及內田三氏之相繼爲外相，有田皆爲之次官焉。今傳使華之說，殆猶未至徵取駐在國同意之程度，故亦無自而證實此說之信否，夫以外次之資，聊充公使之任，詎曰不宜；顧此君所持之對華態度，既無以自掩其稜角，則以平時之國際常例言之，試徵同意，亦惟徒滋不愉快之痕跡，事豈不可以已；則我人安得不置疑於所傳之非真耶！

抑今日之中日，未可常例論。略我四省，未歸故主也；訴之國聯，依然懸案也；塘沽停戰協定雖簽字，然彼飛機翱翔我領空，爪牙騷擾我域內，是尙未脫離軍事狀態也。兩國間之現象若此，諸事無從

說起，故蔣公使徜徉湖山，有吉公使逍遙海上，是豈二氏之不欲有爲，又豈兩國政府之不責以有爲，形格勢禁，不能有爲也。惟不能有爲於形格勢禁，斯交換使節之保留且屬無聊，無聊保留下之使節，有吉可也，有田可也，雖起田中於九泉之下，而躬爲使節可也。

問題既不在此，故昨傳云云，聞者未以爲憎，今傳日使署否認其說，聞者亦未以爲慰；顧在此傳說與否認之際，我人有不能不爲日本政府正告者：中日問題終非解決不可，我國誠亟願解決，但在今日現象之下，我國絕不求其解決；抑豈特今日而已，循此現象而不變，雖更復三年五年，乃至一二十年，我國亦將始終無求於解決。現象之改善，責在日本；不此之圖，雖千百易其使節，乃謂竟有其人，鼓舌如簧，甘言如飴，極和藹猗猗之表情，盡外交技術之能事，乃得解中日問題者，此必無之事也。

自外交方法謀中日局面之開展，要在先事芟除妨礙外交之軍事的國際變態；軍事變態之下，祇有戰不戰之問題，決無不和之問題。我人明知今日之日本，若自軍事上作再進一步之行動，猶有其相當的可能；但日本所得，亦無過於暫時佔領區域之擴大，而決非永久割讓之確定；軍事行動之終極猶若是，外交技術何裨哉！短兵相接，弱者血肉橫飛，而此血此肉，終不歸諸強者，我人深信中

日之爭，無以異此。我人將斷言於軍事變態終有芟除之一日，但在今日爲奢望；然在日本，亦應知未除軍事變態之今日，求功於外交，乃爲奢望之尤。（九月二十三日）

自 殺 爲 界

九一八夜，蘇州鐵路飯店，有一中年旅客，遺書自殺，遺書大意，謂○九一八紀念，已有二週，口號不知換多少，會議不知開多少，淪亡土地，未復一寸，而日軍近又威脅張垣，照此情形，除亡國外，有何希望？○大人先生辦事，總是慢人一着，法佔九島，等到人家聲明，始言調查提抗議。○日軍在滬建築偉大留守軍營，未聞政府有若何表示。○九一八國恥除新聞界文字宣傳，黨部依樣葫蘆，千篇一律紀念會外，京滬蘇有何表現，東北淪亡之痛，民衆早已忘懷。○在此萬惡社會，到處充滿日貨，貪官污吏，魚肉小民，死後必化爲厲鬼，以索其命。○國內農村經濟破產，還要到外國去弄許多棉麥，與農民競爭市場，監察院等於虛設。○鄂，湘，川，皖，土匪充斥，官兵剿匪四五年，而成績如此。末謂不願當亡國奴，故自殺，且自承爲弱者云。吁！是亦可痛矣！吾人無取於批評此君所陳七端之是否準確，亦不必研求彼所得亡國奴之結論是否必然，更不遑申論怕做亡國奴是否可以自殺爲解脫，然其憤慨與憂鬱之情緒，舉國之同其極端者不知凡幾也。所殊者，或則猶有勇氣，在憤慨與憂鬱之下，作最後之掙扎；或則倒行逆施，自暴

自棄，而以瞬息之享樂爲得計；或則百無一可，但不若此君猶有自殺之勇耳。我人同情於其情緒，未欲同情於其自殺，然舉國煩悶至於此極，而爲國事而自殺者尙屬偶聞，則絕大多數人在勝於自殺之奮鬥中歟，抑在不如自殺之墮落與沉睡中歟，國家存亡，民族興廢，大可以自殺爲界線也。（九月二十四日）

勝昔
爲貴

秋高氣爽，運動季節至矣，尤以全國運動會期在雙十，於是期前各省市相繼舉行其省市區之大會，如上海市第三屆全市運動會其一也。上海市運動會以本月二十一日開幕，田徑二賽歲事於最初之兩日，所舉成績竟打破全國紀錄八項之多，以一市而致此，固一市之榮，顧尤足爲全國運動之前途慶。原運動比賽之舉，所爭在乎勝人，所貴在乎勝昔，故以平凡勝人，雖勝無足稱，能勝昔則雖不能勝人亦足以豪；況勝昔輒與勝人相聯，上海市勝昔者八，亦必於全國運動會出人頭地，蓋可預卜也。（九月二十四日）

華北緊張

數日來，華北情況，復見極度緊張。方振武吉鴻昌所部，相繼入懷柔；懷柔在長城之內，舊京兆屬，介密雲與北平之間，相去不百里；密雲之日軍，尙未撤退，而懷柔自華北停戰協定簽字後，不復駐有國軍；故其至也，如入無人之境，而日人亦有所藉口以抗議。頃據日人電訊，謂方等號稱聯合軍，將以五路窺北平，方吉二部各六千人，是爲兩路；此外湯玉麟約有八千之衆，劉桂堂約一萬二千，鄭桂林約三千；其居心似在創建所謂新政權。同時灤東一隅，亦有老耗子等若干輩，蠱起作亂；焚掠之行爲，固依然爲股匪之本來面目，然亦建旗樹纛，號稱同盟軍，衆以萬數；而源源入關者，踵相接焉；其所標榜，公然曰創建新政權。

華北情況若斯，背景灼然可觀，蓋必有陰謀，夫豈癩疥之疾哉！云何新政權？日本劫我東省，不理天下，遂以溥儀組織僞國，此所謂新政權之一例也。榆關既陷，強寇俯瞰於長城，則盛傳若干失意武

夫將組織所謂華北共和國於平津，此所謂新政權之一說也。是以今日噉噉於灤東與懷柔者，謂非一脈相承，有自來歟！更據我方諜報：彼有新銳之鎗砲，有充裕之給養；而指揮若定，尤非富有軍事素養者任之，不克臻此。然則發縱指使者，詎非呼之欲出；而簽字塘沽之華北停戰協定，不但予對方以間隙，拘束國軍之行動，一旦詭謀就緒，行見其化爲灰燼耳。

方振武輩與灤東羣匪之間，茲猶無以確定其關係，觀彼同時發難，頗見聲氣相通。雖日本方面對方吉則抗議，對灤東則放任，出之以矛盾，似未可執一而論；然擒縱之術，鼓煽之辭，初不一其方式；方振武老耗子儘可各有其所憧憬，但得仰給餉械，且自以爲能利用敵人，則應知敵人何所求；華北之騷擾也，現在軍政組織之摧毀也，驅國人相殺也；今日以所藉口而抗議，他日以所抗議者爲藉口而宰割；華北糜爛之日，卽彼下手之時，花樣翻新，必有儼然不盡同於僞國之新政權現世；袍笏登台者，又不必爲方振武或老耗子也。抑今日之方振武或猶不自承其喪心病狂，甘爲敵用，然以倒行逆施而予敵人以藉口，陷華北於危境者，此其造就之情況，曾何殊於漢奸；况湯玉麟、劉桂堂、鄭桂林何人，乃與沆瀣一氣耶！

是以華北情況所昭示我人者，決非一隅治安之問題，決非方吉輩能否避免武力解決之問題，乃含有異常嚴重之可能性，蓋可與四省之失陷等量齊觀之問題也。中央以此交由北方軍分會處理，自是辦法之一，姑勿遽加評論，願有不得不警告者：軍分會處理得當與否，及能力勝任與否，中央應對國民負其責任也！（九月二十六日）

展期一年

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昨以中常會議之決議，展期至明年十一月間召集。全代大會者，在黨爲最高權力機關，在黨治時期，雖謂爲整個國家之政治機能所寄，亦無不可。五全大會照章應於本年十一月召集，嗣於本年三月間，由中常會決議，提前於本年七月一日召集；復於五月間決議，取銷提前之議，仍於十一月間召集；至昨日而又復決議展期一年，是誠極波折飄忽之觀矣。按之黨章，全代大會每二年召集一次，遇有不得已情形，得延期，但不得超過一年，今五全大會預定展期至最高限度，幾何不作『不得已情形』之最高限度解耶！

前議提前，將以提前召集國民大會爲主要議案；嗣後取銷前議，則以籌備不及爲理由；今茲展期之原因，猶無所聞。求其跡象於政聞之中，則主張展期者，有陳濟棠李宗仁蔡廷鍇三人之江電，（見本月八日新聞欄）而在粵中委鄒魯等，謀通電響應，本報嘗取而論列之，（見本月二十一日新

聞與社評）洵今日展期之原因在此，則吾人於江電所謂：

『救亡之道，端在剿共禦侮，而剿共禦侮之案，早經四全大會議決，迄未切實辦到。今又於剿共工作緊張之際，召集五全會，深恐大會一開，糾紛立見，滅失革命力量，妨礙剿匪禦侮工作，不陷黨國於萬劫不復之地而不止，應請立予停止召集，以挽危機，若將來體察情形，果有召集之必要，將來再行召集。』

有不勝其低徊者。夫全國代表大會初非以無共匪無外侮而召集，何以爲剿匪禦侮工作之未竟而不宜召集；全代大會乃『最高權力機關』，何以不能解紛；而立見糾紛集全國代表於一堂，何以不能增進革命力量而滅失革命力量；何以不能救黨國於將亡，而陷黨國於萬劫；其言至謬，乃三人言之，中常會從之，此其爲『不得已情形』，蓋嚴重極矣！

抑無論五全大會召集之爲提前，或如期，或展緩，及其集會，縱使有何決議，猶爲縹渺之遠景，况乃作何期望於集會之前，然則提前何喜，展緩何憾？願以江電之結論，無異謂：將來體察情形，果無召集之必要，將來不再召集；然則問題復不止於展緩。雖昨日中常會之決議，未必盡以江電之論據爲

理由，且展緩有一年爲之限制；然明年今日，必不復有陳李蔡之江電，或類似三人其人，江電其電，而嚴重一似今日之『不得已情形』者乎？

如何不得已情形，猶非一般肉眼所可觀，而所予人之影象，則搖撼也；不能使搖撼歸於定，則崩潰隨之。數年來，國民黨之組織，以搖撼不已而日趨渙散，然此渙散之組織，所以維繫政府與政治者，猶有其微妙之功用。誠使渙散至無可收拾，則崩潰者將不僅黨，而並及整個國家；蓋當國數載，其功罪如何，盡在人人眼底心頭，此爲別一問題；顧國民黨之猶爲國內惟一組織，則不容抹煞。故居今日而冥想盲求之於國民黨之外，另起爐灶，以謀建國，猶無甯對於國民黨匡扶之，糾正之，而鞭策以振作有爲。雖然，國民黨果將如何儘一年之期間，排除不得已情形，以保全其組織乎，是則一般國民所欲拭目旁觀於黨外者也。（九月二十九日）

此亦
統制

宋子文部長承辦之美棉，其第一批於隔日運抵上海，於其入口之前夕，政府聘任銀行家棉業家四人為委員，籌組棉業統制委員會，以主持銷售及支配問題，蓋儼然為國家實行統制經濟之先導焉。雖然，就事論事，顛倒矛盾之極矣，所貴乎統制者，必先擘劃周詳，然後循序而進。以棉業而論，必先調查生產額與消耗量，於是或增生產，或減消耗，復虞不足，則察時期地域市價而補充以舶來品，斷無貿然先買若干，而後謀銷售，商支配者，此不統制之尤也。所可諒者，蓋為購棉之日，國家尙未確定採取統制政策，中途統制，亦勝於放任，然政府購棉，自始不同於放任，故今所謂棉業統制，其意味蓋鮮。（十月一日）

國民與政治

本年三月間，中央通過國民參政會組織法及該會會員選舉法規，并交立法院審核，國民參政會之組織有即將誕生之觀，未幾以形勢之變遷，此種運動，以國民大會提前之議而消滅。迨至八月間，沉寂一時之開放政權呼聲，又復囂然，而中委谷正綱且於中央紀念週佐以公開之報告，一則曰：黨與民衆已爲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地位，爲顧全事實，有確定新政策之必要；再則曰：不必一定拘泥於絕對訓政時期之劃化，提前召開國民大會，爲應事實之需要。彼時吾人於遯聽之餘，曾就其所示，略予申論，而揣懼於『或眷念於現實之割據，或憂疑於黨義之動搖，或過慮於民智之不勝，於表於裏，或有其憑藉之口實，或有不可告人之動機；則此所謂新政策者，能否推進於順利之中，亦猶疑問。』（八月二十一本報社評）詎歷時未及兩月，不幸之事實，業已證明吾人預言之正確。

試觀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常會決議：『國民大會，仍以三中全會決議，於二十四年三月舉行，由

國府飭主管機關，卽行籌備起草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建築國民大會會場。』據此則當局前此所宣傳召集國民大會者，殆已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卽矣！抑當局之所以變更原議者，當自有其難言之隱，然衡諸今日破碎支離之國勢，吾人猶有不能已於言者，蓋以外交言：自塘沽簽訂華北停戰協定以來，似已暫時取消與日本軍事對抗之局勢，第我雖節節退却，彼則步步進攻，益以彼近日所請焦土外交與有理外交之更迭，揚言『不取妥協手腕』，而『使中國實逼處此，自願改取親日政策』，斯雖誇張之辭，要亦覘日本之謀我，將更進一步採取其殘酷之手段！返顧吾國，所謂外交政策，有時而高唱長期抵抗，有時而禦侮等於腹誑，國人雖延頸以待當局於折衝樽俎之際，獲得等於衝鋒陷陣之效果，然兩年於茲，並無些微成就，以稍慰舉國之喁望。以內政言：災民盈野，餓殍塞途，豺狼當道，狐狸橫行，農村破產，工商凋敝，共焰未戢，匪患尤殷，軍人互閔，同志離貳，所謂安內，其成績亦不過如斯耳！以邊圉言：康藏糾紛未已，新疆之變復作，日寇窺蒙，藏蠻犯滇，列強方乘間蠶食，伺隙鯨吞，所謂鞏固邊防者，今已門戶洞開，任人收拾也。綜全國之景象，無一而非傷心觸目，值茲民族生死存亡之秋，當局宜如何自劾，以示國人，并開民權主義之門，使國人獲得共謀國是之機運，今竟舍

此不圖操漏舟以臨驚濤駭浪，是可歎已！

黨治數載，其一切之措施，已昭彰於國人之耳目，謂爲主義實現，革命完成，雖三尺之童，亦必斥其妄誕；然大多數國民仍依戀於國民黨而不忍遽予毀棄者，良以將循其指標奮鬥，求現狀之逐漸改良。詎當局容忍遍域內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矛盾，鳩工構築黨與人民間之鴻溝，是則吾人所未能取證於古今中外之史籍，謂脫離民衆之政黨而能長治久安者也。

環顧現實，展望來茲，於此過程之中，長夜夢多，吾人實未敢奢望於國民大會，然處此過渡期間，吾人猶不能無望於民意機關如國民參政會之類者，試行於國民大會之前（十月二日）

日本抗議耶

昨今盛傳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氏，接外務省訓令，將對我國政府提出抗議。據聞其內容，大致爲：我國出席於國聯之代表顧維鈞氏，在九月二十九日國聯開會之際演說，視日本之對華行動爲蹂躪國聯規約，其對熱河之作戰，及在華北之行動，乃蔑視國聯決議，故『懷疑於國民政府之對日誠意』，並『因此而日本政府欲轉換其對華關係，使歸友好之企圖，殆有難能』。日本是否提出抗議，抗議之內容是否果如所傳，至記者握管時爲止，尙未證實。

國聯之脆弱，幾爲舉世所欲唾棄，然其形骸儼然，其根本之盟約以及歷次之決議，雖同具文，然亦尙未宣告毀滅；故我國對國聯雖不復有何癡願，顧以會員國之資格所在，自仍不妨利用國聯集會之機會，儘盟約與決議案容許之範圍，作最高度之行動，與最嚴正之追求。是以日前電傳顧代表之演辭，僅以陰霾籠罩遠東，安危別於歧途爲結論，我人但覺其爲毫無力量之呻吟與慨歎，國民應

表示絕大之不足；詎知日政府復欲據此爲抗議之對象！此豈弱國無外交之說，實爲亡國無外交之徵！嗚呼！是可忍耶！

日人因此而懷疑於國民政府對日之誠意，我人不能不追問何謂誠意？誠使顧代表在國聯之呻吟慨歎，已入無誠意之範圍，則必拋棄國聯，乞降東京，始爲誠意乎？我人又不能不責問國民政府，何以日人因此而懷疑；豈在顧代表發言之前，亦嘗對日吐露日本所求之誠意乎？

依據所傳而詰責國府，固猶過早；顧有願國府諦聽之者，日本所謂轉換其對華關係，使歸友好之企圖，舉世聞之熟矣；前有私人之宣傳活動，後有廣田之外交辭令，豈絕無其可以媿媿動聽者在，况復迎合若干卑怯苟安之心理；然實際何似乎，四省在彼掌握，瀋東留難剿匪，然則轉換至於友好之真憑實據安在耶？此而不失爲友好，則九一八以來，日本固始終猛進於友好之中，亦始終要我以友好，更何待近今而更有所謂轉換耶？惑彼甘言，遽報以日本所求之誠意，苟非喪心病狂，斷不出此。國府宜不至此，顧或有一念焉，以爲中日問題終非解決不可，則掬誠相與，盡其在我，儘可不問日本所求之誠意爲何如，而在我亦無所謂『不誠意』。唯唯，掬誠相與可也，然必先之以一階段，即日本

同時提示其悔禍戢邪之真憑實據；若呻吟慨歎於國聯，便可引起抗議者，則堵我口，扼我吭，制我死地之又一真憑實據也。彼所謂轉換者，自翦我不足道之武力，進而絕我呼籲式之外交之轉換也。彼所謂友好者，日韓融爲一體，其典型之友好也。抗議乎，國府幸毋自忘其爲國家，痛駁之而已！痛斥之而已！（十月三日）

上海 市府

上海市政府以大上海爲對象，興建中心區，並築市府新屋於區之中心。區之建設，厄於外患，一無成就，市府則以經營不輟，定於後日之雙十佳節，行落成典禮。或稱我族輒能進步於萬難之中，今之市府告成，其一例歟！以上海之爲東方巨埠，市政之有關於市民福利，中心區與新市府之計劃，自爲我所自始贊同；然其間創痛深鉅，而今美免美輸，時距一二八僅一年有半，地距日兵營祇二三十里，是則自始所不及料也！門戶洞開，國防摧毀，國基如在積砂；况乃濱海市府，則後日市民觀光於此喬麗堂皇之新市府者，其亦更一念及於破碎之邦國，有待羣策羣力爲之興築乎！（十月八日）

蘇省 政府

省府委員之進退更迭，原極平凡，而國人對此常有逾分之興趣，是二十餘年來割據局面所造成之傳統觀感也。本月三日，中央決議改組江蘇省政府，以陳果夫繼顧祝同，顧以鎗殺新聞記者劉煜生不理衆口，而民廳尤爲省民所集矢，是以今之遷調，聞者視爲當然；繼者陳氏，夙以清白賢勞著稱於黨，雖謂黨之代表的人物可也。黨政雖若二而一體，性質體態容有未同，陳氏主持黨務有年，而從政則始於今茲；故此次一般人對於蘇省府改組之興趣，謂爲在顧之去，毋甯謂在陳之來；而各方所欲拭目以觀其後者，純潔才智之黨員，一朝秉政，尙將何以迥別於凡流！國人夙昔仰望黨之於國，今且移其目光，注視於黨之代表的人物於一省！原建國程序，縣爲始基，終於國政，而省實爲之樞紐，則黨義與政治之融和，上不能見之於國，下不能求之於縣者，其惟責之於省，陳氏賢，其勉哉！（十月八日）

二十二年雙十節

民國紀元既閱二十二載，逢此紀念革命肇造共和之嘉節，國人之於國是，其必遠追當初，作一度之迴想乎？辛亥爲而起義，謂爲種族，則清室當國二百餘年，內而宰輔朝廷，外而戢平變亂，自將相以至士兵，實以漢籍爲多；雖族類之痕跡，未盡泯滅，然族類之糾紛，絕跡社會，彼此同化，共處洪鑪，乃謂義旗所指，如摧枯朽者，嫉彼異族，非也。謂爲國體，則法國革命，美國獨立，皆遠隔重洋，餘波東漸，安足搖撼古國；而當時士大夫之所耳濡目染，得於英日者爲多，侵凌壓迫，受於英日爲烈，英日皆君主爲制者也；至於自由之義，民權之說，僅少數志士所稱述，初未爲舉國所憧憬，乃若雷霆萬鈞之力，竟舉數千年沿習之君主於一蹴者，謂惡國體，又非也。要知種族革命其旗，國體革命其幟，登高一呼，如響斯應者，國勢凌夷，政治窳敗，強鄰環伺，有瓜分之警訊頻傳；民不聊生，故魚爛之徵象，既著，是爲舉國不安於現象，而樂見國是更張之主因，亦革命功成於俄頃之憑藉也。忽忽二十二年，既承清敵，

復懈振作，遂致外患深入國境，匪氛滋蔓腹心，綱紀弛廢，民氣銷沉，不安之象，幾乎變本加厲；而往年起義所遺留於今日者，乃僅共和之輪廓，雖國民對此輪廓，猶知珍視，然逢紀念革命之嘉節，國民能無惶媿耶！夫自不安求其安，自輪廓求其內涵之充實；以國家之龐大複雜，其道不一端。蓋必自其細胞乃至多稜形之各方面，同時共通努力排除障礙，求其平衡而健全之發展，始克有濟；要非一人一事可獨勝，亦無一人一事可偏廢，執一而論，又無不各有其深長之意義。例以本報爲此嘉節，編行特刊，偶舉社會建設運動七事，各有可稱之價值，而有價值者必不祇七事；尤如今日舉行首都之全國運動大會，自運動之本身言之，可稱者極多，顧所蓄之旨趣，所受之期望，則在運動之上。誠使運動之規律與道德，推之社會，推之政治，使社會與政治競進於和愛與公道之中，一如運動，則獨居人上之君主既以革命而落沒，辛亥而後，將無在而非國民共享之機緣；經若干歲月之邁進，民氣必不銷沉而軒昂，綱紀必不弛廢而整飭，匪氛根本消弭，強鄰豈復覬覦；藉曰不然，強健之國民抗敵，亦必逾於今茲。換言之，今日社會與政治之不安，造因至多，而缺乏和愛與公道之要素，要爲主因之一，以運動爲增進此要素之酵母，則運動會既有其不可廢者在矣！無一可獨勝，無一可偏廢，各就本位，芟除不

安，嚮光明而推進，則後之迴想辛亥者，必曰遺留後世，初非共和之輪廓而已！（十月十日）

三十三方健兒之盟

遼甯，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等東北五省區，參加全國運動大會之選手，於大會開幕之際，發表致全體選手書。是墨是血！一字一淚！全國選手暨全國同胞，其吞聲飲泣，忍所不忍以卒讀之耶！

東北選手諸君！暴日野心，不限東北，徒以東北首當其衝，國力復不足自衛，遂陷東北於淪亡。國人固知東北之淪亡，乃全國之恥辱，全國之損失，亦全國所痛心而應共負其責任；然此心此意，曾無補於大難。國人固知君等身嘗目擊之國破家亡，如何慘痛，如何悲哀，故於君等之遠道南來，幾人人欲得相抱而大哭，然仍無自而得一語以爲君等慰藉。嗚呼！今日朝野與諸君相見於運動大會之會場者，無他，悽惶而已，慚愧而已！諸君乎，諸君謂此來非爲比賽，乃將現身說法於東北慘狀；又謂此來非顯身手，乃將昭示國人以苦鬥決心；可知君等初無期待於慰藉，况空言慰藉。固至性至情者所不忍出諸口耶！諸君乎，諸君此來，國人於悽惶慚愧之中，欣觀君等龍驤虎躍之英姿，挾山超海之氣魄；

尤欣聞君等有絕大之信念曰：中國不亡，東北不亡；欣知君等有絕大之宏願曰：共同奮鬪，光復東北。哀莫大於心死，以君等遭遇之威脅利誘，而猶信念若此，宏願若此，百折不撓，忠貞強毅，從知國事猶有可爲。是朝野雖無一實事可以慰藉君等，而君等所以慰藉國人者，至可珍也。

全體選手暨全國同胞，試溯念九一八以來，曾如何自處，曾如何自効於國家；更試設身處地爲東北選手諸君思之，如何熱望於全國；則應如何以彼熱望，責之自身！夫悔恨既往，淬勵來茲，宜無待乎東北諸君之披瀝陳辭；顧不應以彼陳辭而更深悔恨，更自淬勵耶！國人豈不知東北乃全國之東北，非東北同胞之東北；謀所以光復之者，乃全國之責任，非東北同胞之責任；然所以赴此責任者，國人未嘗畏難而氣餒乎？視彼東北同胞，於創深痛鉅之餘，水深火熱之中，知覆巢壘卵之無苟安，乃有信心與宏願如選手諸君之所宣示；則關內半壁河山，固猶大好憑藉，何爲畏難，何爲氣餒！畏難氣餒，關內必繼東北而陸沉，則更求披瀝陳辭之機會。如今日東北諸君所爲者而不可得。全體選手暨全體同胞乎，吾人樂聞東北選手之有信心與宏願如彼，顧不可不知東北在鐵蹄之下，將無以自謀光復，光復之者，要在本國全部之力量與辦法，此則責任觀念以上之實際問題，故今日以萬分熱情接

受東北諸君之陳辭，尤必以萬分勇氣擔當光復東北之重任。國家大難，何爲盛會，我人應視此爲光復東北之插血爲盟；三十三方健兒，其念之哉，勉之哉！（十月十二日）

兒女英雄

參加本屆全國運動大會者，計單位三十三，選手二千二百四十三；其間鬚眉丈夫一千五百三十七人，約爲總數三之二；巾幗丈夫七百零六人，約爲總數三之一，競勝廣場，平分秋色。觀衆於欣賞競技之餘，輒注視其爲兒女；而兒女常情，英雄色相，亦自有足資談助者，於是蔚爲大會內外一般興趣所集之一端。

我國何爲而積弱？殆難以一二事因，解釋整個問題；而才子佳人之憧憬，普遍深入於社會之各層，弱不禁風，手不能縛雞，皙白其容貌，翩翩其風度，則才子之典型也；工愁善病，顧影自憐，則佳人之典型也；相尚若此，由來既久，羣趨頹廢於不自覺，族類安得而不積弱；今乃以運動大會之機緣，得綴『英雄』與『兒女』爲一辭，夫豈文墨之消遣或技巧，吾人樂爲之張目曰：此族類新生命之源泉也。

如是云云者，非謂異性選手之應相悅，相悅之條件亦應不若是之簡單；顧以兒女英雄形成各層社會中相悅之典型，使面塗雪花之紈褲子弟，唇抹胭脂之世俗女郎，爲世唾棄，自斲形穢；知男子必有昂藏丈夫氣，女子亦必有健全體格，始得取悅於異性；於是面移風易俗，掃蕩頹唐，謂非快事歟。如是云云者，又非謂體育之煅煉，運動之倡導，卽所以爲異性相悅地也；更非謂競技之側面，卽異性之追逐也；願以異性間之感應，旣爲人類天賦之本能，誠非備具條件，本能無自揮發，則應如何光大此大會之精神，昭示一般社會曰：強健非僅選手的條件，乃人的基本條件也。

抑吾人猶欲爲大會選手諸君陳者：君等皆健全之少壯國民也，對國家，對民族，負荷如何重大，必爲君等所熟知，更無待吾人饒舌。然奢靡頹廢之大環境，方以種種誘惑，致君等於相率投降；愈能頭角崢嶸，愈爲魔道目標。當今之世，舊禮教旣落沒，新倫理未產生，社會與國家俱未明確示君等以道範；故立身處世，取舍從違，自有不勝其徬徨躊躇者；雖然，士各有志，君等盍自審大志安在；志能堅立，則無裨或有害於所志者，必以大智大勇擺脫之。兒女不盡英雄，英雄不妨兒女，亦不必兒女；吾人樂以兒女與英雄綴爲一辭，且爲兒女英雄張目，然二辭不盡能綴而爲一，若沉醉於兒女者，是兒女

而必非英雄也。魔道之中，競奏人生與戀愛交響之樂，一似戀愛不妨佔領人生之全部者；於是或以馳騁情場，英雄自許，幾欲與田徑錦標相況，是所毀滅者，靈與肉俱，此乃人生之全部也。夫以君等之出類拔萃，而爲選手，則煨煉修養之堅苦卓絕可知，惟有志之士，堅苦卓絕，乃爲魔道所不能中；顧復有云者，環伺君等者多魔道，誠使兒女與英雄始終綴爲一辭，固足欣羨，不得兩全，或英雄不兒女，或兒女不英雄，此卽魔不魔之辨也。（十月十四日）

灤東
恐怖

灤東匪氛日熾，撫甯失陷，昌黎被圍，據本報記者身歷險境之詳細報告，壯丁死於屠殺，婦女死於蹂躪，身外物之遭洗劫，更無待言，慘酷黑暗，蓋成恐怖世界矣。（昌黎通訊見昨報。）此豈匪衆利用停戰協定而猖狂，實乃對方利用協定，以灤東爲消納不逞之尾閘，指彼爲有叛逆意識之漢奸，無甯謂爲絕無意識之虎俚也。於是我人有不得不回想及於停戰協定者，考協定之本意，在於避免衝突，且表示我國之放棄敵對態度，故暫以一地帶爲緩衝，而撤兵後方。推此本意，則爲剿匪而進兵灤東，苟非否認剿匪之必要，卽應是認進兵之無違乎協定精神，顧乃對方千方百計以阻撓留難，謂虞衝突與敵對耶，以此反證，可以灼然於灤東恐怖之因素。（十月十五日）

上海得錦標之背景

全國運動大會之男女田徑賽錦標三，全能錦標一，先其他競技而結束，皆爲上海選手所得，是足以豪矣；顧豈偶然哉！吾人欣然爲上海祝勝，更請推論其因緣，則有至可痛心者在焉。

制勝由於勤奮，上海獲此榮譽，乃各個選手之勤奮爲主因，是無待言。今之運動，以學校爲中心，選手大多來自覺舍，上海有全國文化中心之觀，學校林立，其因二。現代運動倣自海外，上海以地理之關係，得風氣先，淵源既遠，造詣自深，其因三。上海中級以上學校之經濟，雖左支右絀，然視內地之饑餐不繼者，猶勝一籌，故平時於體育訓練所需，殆較他處爲充裕，進步自應較優，其因四。國內體育師資，原極缺乏，而考其分布狀態，上海亦視內地爲密，造就自應較多，其因五。輿論之宣揚，以及一般社會對於運動之趣味，上海亦似有一日之長，此爲成績之促進於體育之本身之外者，其因六。惟此六端，今日截止之四錦標俱歸上海，初非意外也。

抑猶別有其原因焉。上海人才能有幾何，上海力量能有幾何，來自各方，統稱上海，於是上海人力量成其多且大；此其造因於世界都市畸形發達之一般的條件者，不足述，述之，亦未足以况吾國今日之上海。蓋上海之現狀，斷乎非自然之成就；全國之人才與資力，以內亂驅之，以匪禍驅之，以外患驅之，以天災驅之，更以黑暗之政治驅之，於是相率而至於上海；所積獨厚，斯如今日。假使國家募集公債庫券，民間自由應募而有錦標可得者，得錦標者必為上海富戶；假使國家募集公債庫券，出以強制，而經辦之官員有錦標可得者，得錦標者必為上海官員；以此為例，進而察上海選手之籍貫，以及所以得此成績之原由，更可恍然。是以今日之任何事，若上海所得錦標愈多，愈足反映全國之淒慘衰落；此乃國家整個之問題，而運動亦不能外此。參加全國運動大會之上海選手暨全國選手，其各以小己之環境證實斯言之不謬乎？

至可痛心之背景若此，則錦標之得失，絕非參加大會之集團與個人之榮辱問題可知。尤如上海選手之以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乃不得不離鄉背井而負笈遠遊者，奮其身手，奪得錦標，雖曰可喜，而滿其腔者，熱血；滿其眶者，必熱淚也。嗚呼！選手諸君！君等乃健全之國民，撥亂反正，定國安邦，非異

人任。吾得錦標，吾勝人人得錦標，人勝吾；而運動大會所求不在此，蓋在今日之我，勝昨日之我，以期方來之勝於今茲。自強不息，日進靡已，煅煉身心，以爲自効於國家社會之基礎，進而追求全國社會平衡發達之大道，以期與上海並駕齊驅而更勝之，此非上海連得錦標所刺激國人而暗示之努力方嚮歟。（十月十六日）

運動之代價與取償

昨論全國運動大會中，上海選手奪得錦標之原因若干事，深致慨嘆，於此所反映者，乃為全國之淒涼衰落。顧更自大體觀察，則足徵各地同在猛進中者，亦有真憑實據焉。如民國十九年四月，在杭州舉行之全運會，參加之單位二十餘，今為三十有三，此為運動普遍之證；若謂往者不參加，非無運動，故參加未足以證範圍加廣，然自不參加而參加，何獨非對於運動之注意加厚之證耶。

綜觀成績，除球類與國術外，凡得以尺度或時間為衡量者，計男子田賽七項，徑賽八項，全能四項，游泳八項，女子田賽六項，徑賽五項，游泳五項，共四十三項。自大會開幕以迄今茲，已告結束者三十項，其間造成新紀錄者，有男子田賽五，徑賽六，全能四，女子田賽四，徑賽五，由新項目而成新紀錄一，計為二十五項；頗有一項之中，超越舊紀錄不祇一人者，總其人數為六十一人（見註一，註二）以其所屬之集團分之，則上海三十人，廣東十三人，北平五人，遼甯南京各二人，江蘇河北山西福建四川

河南各一人，卽十一單位各有新成績，新舊比較，進步率復異常之高。夫選手之成績，創之於彼個人，然其平時之環境，輒爲多數人之磨練，故自選手之成就，頗可推測一般運動之實力，則以今日之新成績斷言普遍猛進，初非過言。

（註一）例如女子壘球人選四人，而新紀錄五人。

（註二）一人造兩項新紀錄者以兩人計。

自杭州全國運動大會迄今，三年又半，在此時期之中，天災人禍，外患內憂，無一而非極度嚴重，乃運動成績若是之邁進，此其故何哉？九一八後，恥辱既甚，血氣之倫，孰不怨憤；於是或以志切捍衛宗邦，而鍛鍊其身心；或以不獲馳騁疆場，而宣洩於競技；此種激刺與衝動，遍於少壯，此其一因。嚮者體育之鼓勵以學校或團體爲中心，是發之社會者也；近年，政府認識體育之重要，主持之者，中央以教育部，省市以廳局，平時有照國民體育實施方案爲之規範，行政方面復由體育視察員加以督促，公共體育場既遍各縣，練習方便，比賽頻數，經費漸增，規模日進，參預者愈衆，興趣愈厚；而縣省市之大會，既有主管官廳籌劃，於是與會者不爲私人之物力所限，而樂於入選，此以政治之力量提倡體育，

此其又一因。惟是二者，成就乃如今日，顧其代價之大，詎得言語形容，而國家民族之得取償於代價者，猶待全體選手努力於運動之外，持續於大會之後也。（十月十七日）

科學方法之運動

參加全國運動大會者三十三單位，或以市爲範圍，或以省分畛域，而制勝者多屬之市；如男子田賽徑賽，皆由上海北平得第一二席；省之得分較多者，有廣東，有河北，考其選手，廣東選手多來自廣州，河北選手多來自天津，廣州 天津又市也；球類漸入決勝線，而內地各省先期淘汰殆盡。夫以一般現象言之，都市無論發達至如何程度，然其總量，一市何得與一省度長挈大，而運動成績反是何歟？則自政治經濟種種原因之外，於體育之本身，有一大原因在；竭我全國之人才，幾難於國際競技爭一席之地，我之不如人者，蓋猶今日腹地各省之不如都市，其理正復相同。

現代運動，非鬪勇，非鬪力，勇與力猶原料，必更經科學鍛練，而後可以成材，而後可以競勝；我國不如他國，腹地不如都市，非勇與力之差，科學訓練懸殊耳。云何科學訓練，以用力少而成效著，耗時短而進步速爲目的；違反科學，則爲時與力之浪費，勞而無功。有奮臂可以洞穿尺許之擊壁者，腕力

不爲不大，而試擲鐵丸，不及九米，不解力學，力未及於鐵丸所致也。知致力之道矣，若不解角度四十五度之拋物線最能及遠之科學的原則，則角度之過猶不及，必所得之遠不稱其所耗之力。習跳遠者，望文生義而惟遠是務，不知務遠者，必先利用速之『衝力』，高之『蹬力』，而後成其遠。習跳欄者，望文生義而以跳爲事，不知跳欄之速，必求進行波紋之平，與其跳，無甯跨；務跳者，耗其時間空閒於高下，安得復捷。習短距離賽者，以最後之一躍爲得計，不知最後半公尺之舉臂挺胸直衝法，乃爲最有效之新法門。習長距離賽者，一鼓作氣以邁進，蓄餘力以衝鋒，不知劃分全程，支配時間，而後疾徐得當之必由素養。習足球者，匹夫之勇，固不如合作爲愈，而合作以雁行，猶不如內外形成多方三角網之更便進退運用。偶舉數端，皆方法之以科學爲本者也。忽視科學基礎而務勇務力，此喜峯口大刀隊之所以未能殺敵致果也，大會將結束，選手諸君其必更知所努力矣乎！（十月十八日）

運動與運動場

盛極一時之全國運動大會，至今日爲競技最後之一日；四方健兒，萬千觀衆，皆將挾其有餘不盡之興趣以歸；而此莊嚴偉大之中央體育場，亦將回復於兩年來沉寂狀態之中。中央體育場在首都之陵園區，爲陵園管理委員會所主持經營，耗國帑逾一百萬元，工竣於民國二十年；自始便作全國運動會之準備，故十九年四月，全國運動大會在杭州開會之際，卽有次屆大會舉行首都之決定；不幸長江泛濫於前，九一八與一二八之役續發於後，天災外患相乘，全運會乃至今今年雙十而始實現。寒暑僅兩易，憂患已飽嘗，回溯前塵，誰能遣此，則大會雖閉幕，與會者得無徘徊流戀於此廣場而不忍去耶！

本屆運動大會爲教育部所主辦，蓋政府既視此爲政務之一端。各國之於國民體育，罔不重視，然大多由國家從旁倡導贊助；若以國家之力量，自正面主持者，求之現代，惟有蘇俄、意大利及德意

志。蘇俄治下，於一九二八年得運動員八十萬，與日俱進，至一九三二年，突增至六百萬人。意大利之於世界運動界，夙無地位，乃自法西斯黨當政，以此爲重要之民訓之後，去年洛杉磯之世界運動大會，大露頭角，竟得亞軍。我國政府急起直追，引發揚體育爲己任，乃於杭會而後，本屆打破舊紀錄者十之九，如此空前之收穫，蓋有由來也。

雖然，一切成績視遠東紀錄與世界紀錄如何，更遑論登峯造極；則勤修苦練，固有待於今日之全體選手，以及全國少壯，努力於大會之後；而政府之於體育政務，尤有繼續不斷，力事策進之必要。若政務隨大會之閉幕而停頓，是一暴十寒也；坐觀成敗於次屆之全運大會，及明年之遠東運動會，將惟頹喪而已。策進體育之道，不一端，吾人居常所感者，務以各級政府之力量，增進各地人民從事運動之機會，而開拓運動場所，其第一步也；是固無望於各村鎮，乃得與中央體育場媲美，亦非以爲內外府庫匱乏，至於極點之今日，必爲體育場而廣興土木；顧亦必就既有者，增進其功能。上之如中央體育場，完工二載，乃僅此一度爲教育部所借用，長期之荒廢，及偶爾借用之修葺，既不經濟之至，即使終年輝煌，而徒以點綴陵園，裝飾首都，會何與於國民體育耶？小之於縣若鎮，有公共體育場者

亦夥矣。徒爲官產，徒爲機關，又何嘗以吸收人民爲務耶？今後應如何自中央政府做起，或由教育部作有計劃之借用中央體育場，或由陵園委員會授權於教育部，責以經營管理，發揚體育；以此爲全國模範，督率省縣以次之主管機關，作普遍之策進。姑無以打破世界紀錄爲目標，謂全國運動員而得增至若干百萬千萬者，是不但得以運動與各國爭衡，深信夫民族亦必有新氣象可觀也！（十月十九日）

糧食會議

八省糧食會議將以今日開幕於南昌，議案分三綱：曰全國糧食制度之建議，曰各省管理糧食辦法之參證，曰產銷各省聯合辦事之決定。復分九目：曰徵收洋米進口稅，曰禁止國內徵收米穀稅，曰糧食調查或登記，曰組織管理糧食之機關，曰糧食運輸，曰糧食收購，曰糧食推銷，曰積穀或倉庫，曰米穀流通，以此綱目而論，不無疏漏與重複之處，而會議將有何種成就，復非窺之綱目所得推想，然為會議對象之輪廓，則約略可觀矣。我國糧食最嚴重之問題，乃為若干省區之無糧食，申言之，問題猶在產不產與足不足之上，樹皮草根，性質上並非糧食，而竟為糧食之代用品，嚴重之尤者，求樹皮草根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不可得，餓殍遍野，當非糧食之會議所置議者歟。若夫有糧食之存在，而復有問題如上述綱目之所及者，由會議求解決之道，是亦立國安民至要之圖，然更求所以成為問題之總因，猶在軍政財政，是則糧食會議所必置議，而事實上如何始得有效之辦法，為國人所欲翹企以觀其後者也。

（十月二十二日）

豈可談不到

宋子文氏昨語報人：俄日積極備戰，但衝突始於何時，爲局外人所不能知，我國對此事變之應付，須視事實如何需要而定，此時尙談不到云；詳見本日新聞欄所紀。以宋氏在政府中所處之地位，聞者必不漠視其言，顧宋氏所視爲此時尙談不到者，正國人此時所憂懼惶惑，亟欲取爲『談』與『做』之中心者也。

宋氏以俄日之衝突，僅爲時間問題，此乃一般之觀察，而出之政家之口，則極率直。誠非憧憬於人類理智之理想的境界，必不以一般觀察爲杞憂。在此前提之下，介乎二強間之我國，將遭受災難，瀕於危殆，亦僅爲時間問題而已。而謀所以自處者，非曰如之何始可倖免於災難，乃爲如之何應欽災難，大勢所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及今綢繆，實當務之亟，安得置之談不到之列耶！

應付災難，要在災難程度之減低，災難時間之縮短，以及過渡災難之方法，與夫遭受災難之取

償，凡是者，必政府深謀遠慮，擘畫周詳，舉全國之力量以赴之，斷無倖致之道。蓋以問題之嚴重複雜，國家之衰頹零落，我人何敢置信於少數人之聰明才智，乃得臨機應變而遊刃有餘，因時制宜而舉重若輕，不若是而大難臨頭，謀之有衆，則上海會議，國難會議，廬山會議，既有豐富之教訓，曾於事何濟哉！

日俄何爲而戰，戰以爭霸於遠東。戰爭之中，戰場在我域內，故我國之損耗，可與交戰國埒；戰爭之後，與其想像交戰之敗者，喪失如何重大，毋甯斷言我國喪失且較敗者爲尤大；俎肉釜魚之喻，將莫切於日俄交戰中束手待斃之我國。若不自束手，不甘待斃，則參加戰爭，殺開血路以求生，此一法也，堅壁清野，以真實之力量，謀自衛的中立，此又一法也；茲姑無問國策將何擇於此二者之間，然參戰必有參戰之準備，自衛必有自衛之準備，此而不備，則參戰固談不到，自衛亦談不到，甚至戰後和平，亦惟宰割由人，而在我國自身，仍屬一切談不到。談不到而不談，不談而得置身事外，則亦已矣；既不能置身事外，而又不事準備，則有一境界焉，可以想像得之：卽爲人挾持而赴戰，猶爲牛羊而先驅於火砲之下也；不能自衛而中立，猶爲牛羊於彼後方之糧臺也。

參戰或中立，談何容易，况國家積弱凌亂至此，然仍不容不談，不容不做，當局如宋子文氏者，更應知國民對於政府托付之殷，政府負責之重，乃嚴重之問題，既在眼前，猶謂談不到應付耶？意者，所謂談不到，初非不做或不準備，祇以對民不可使之知，斯不談耳，是或勝於談而不做；然吾人又何能置信於可以使由，不可使之知之政治法則，猶能適用於現代國家之大難時期也。（十月二十四日）

宋孔 更替

宋子文氏之辭行行政院副院長與財政部長職，中央政治會議以上星期日之臨時會議決議核准之，越三日而孔祥熙氏繼任就職。宋氏受任於國庫奇窘，民力凋敝之日；禦侮剿匪，軍費殷繁之秋，多方應付，備極艱辛，乃於周旋列強之後，暴鄰脅誘之時，遽而引退，是誠政界之一大事件，宜爲中外所屬目。個中因果，甚爲複雜，顧吾人未欲視爲國策有何根本變化之徵。蓋宋氏雖爲副院長，而院長乃爲汪精衛氏；至於財政，目前所亟在乎目前之量出爲入，說不上一年之計，更說不上百年之計，是以部長進退，亦說不上政策爲何如，但能對付得了，孔猶宋也。或視爲有關外交，其實對日之人與事，皆與宋之是否副院長部長無與；至於國聯合作，我國初未視爲外交，而應視爲內政以處理之，況全國經濟委員會爲之樞紐，而宋爲常委耶。成敗與進退爲兩事，進退與榮辱爲兩事，宋於去職之日，自況於強健之牛，以彼態度之殊於悻悻小丈夫，甚可推論其政治生命之大有前途也。（十一月五日）

不 值
追 求

方振武自勢窮力蹙，棄甲曳戈，忽以失蹤聞，傳說紛紛，莫衷一是。或謂易裝來上海，或謂微服赴廣東，或謂死於亂軍之下，或謂已在幽囚之中，於是有北平若干團體向北平當局質問者。夫如方某其人，自其自成一軍，稱抗日而入察省，懷異志而指戈北平，志行不可究詰，禍國殃民，歷時數月，則敗而不死，極應銷聲匿跡，死於國法，死於亂軍，亦非異數，更復追求何爲哉？（十一月五日）

莫洛托夫之演說

隔昨爲俄歷之十月革命紀念日，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氏，代表政府，作鋒利警惕之演說，其宣傳機關塔斯社，昨更公布演辭全文；目前蘇俄之整個政策與情緒，於茲可觀焉。莫氏以蘇俄之治績，與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之現象相提並論，躊躇志滿，溢於言表。謂以全部力量反對戰爭，爭取和平；謂大量之新舊工場，及數年來新起之工業，已能堅定的增加其生產率；謂當世絕無其他國家，能進行建設工作如蘇俄者；凡是皆有事實可爲明證，絕非誇張之談。顧我人聞之，更不能不痛心疾首於贛南川中之不逞，茶毒生靈，毀滅生產，以阻滯全國全民之進展，其心可誅，其肉洵不足食也。

莫氏語及日本之脅迫，絕不寬假，而示其所必抗；而於美俄復交，視羅斯福與李維諾夫談判之意義，初不局於美俄兩國，抑且有國際的重要性，其言至耐咀嚼。夫美俄舉措之將爲世界重輕，自爲舉世所共視爲可能，然成就之程度，既如莫氏所稱之『不願猜度其結果究將如何』，則如何堅實

其意義於美俄之間，并引伸之於國際而發揮其重要性，於今猶爲絕大疑問；則莫氏遽引爲欣幸之一端，我人與其視爲有意味之暗示，無甯視爲空虛之示威。誠使爲有意味之暗示，則彼所憧憬之遠景可知；誠使爲空虛之示威，則彼所戰戰兢兢者可知；况繫以『要求日本簽訂不平等公約，反出售中東路……茲仍不變更此種政策』之說，弦外之音，猶復剛柔相濟。試察東海之對岸，徒示對於莫氏演辭之憤慨，而仍歸諸外交策略之詮釋；兩相映輝，則謂彼二國者，鈎心鬪角，盤馬彎弓，危機所伏，一觸即發，自爲形相之一方面；而揣其真象，固皆色厲而內荏者也。

蘇俄組織之形態，初無殊於資本主義國家之自廣泛之底層，以迄極峯，乃爲稜形之金字塔；彼所詆毀資本主義國家者，謂以少數之上層，奴視而役使下層多數之農工；彼所誇稱者爲彼築基礎於農工；求之實際，他國則福利之支配集中於塔尖，而蘇俄則大權之發縱集中於塔尖。故國家大事之向背取捨，在他國猶待取徵於民衆，在蘇俄僅須窺測其幹部；職是之故，我人期待於蘇俄十月革命紀念節者，不在幹部演辭之音調鏗鏘，聽衆反應之強弱冷熱，乃在覘知幹部將如何領導農工之機微；良以蘇俄輒以此紀念節爲表示意態之機會也。今者，莫洛托夫氏之演說辭若此，可知遠東局

勢之變換，猶待何種新質素之參加，僅就蘇俄言之，今所表演者，乃姿勢而非動態也。（十一月九日）

發醉中之時局

經旬以來，頗感時局之氣壓甚低，見之形象者；以人言，有蔣介石氏之一度至首都，汪精衛氏之兩度至江西，宋子文氏息影上海，孫哲生李石曾張靜江諸氏在滬往來頻數；以事言，行政院副院長與財政部長之更迭，華北軍政領袖與日本半官人員之屢晤，通車設關諸問題之推進，本月八日有外交問題議而不決之中政會議，九日有外交問題歷談甚久之中常會議，昨日有行政院長出席立法院，摒絕記者旁聽，而報告對日外交之創舉；因此種種形象，引起種種風說，則不勝舉。外乎此者，如江西勦匪有總攻擊之跡象，西南集團有漳州別成中心之跡象，粵中久於師旅之長官數人，亦於此時進退焉。

凡右所述形形色色之片段，吾人未欲強爲穿鑿，一線以聯貫之，抑實况殆亦不盡可以聯貫。誠以整個時局，解析檢視，則召致艱澀不安者，猶以對日勦匪二事爲結癥；於是財政、軍事，以及政治的

成見與情感之細微，於以活躍而發酵；國事至此，現象若斯，言之誠堪痛心。雖然，捨善惡黑白之觀點，純以國家民族之利害爲前提，而研求問題之是非，原難以一致爲理想之極則；則事實所在，意見有正反兩面，乃至多面，原非異數。所貴乎一德一心者，抓住問題之中心，求其漸趨於融和安定；所戒者，在乎未能融和而竟至增進不安定之程度而已。是以外乎中心問題，或爭之而無裨中心問題之解脫者，皆枝葉也，宜存而不論也。

以中心問題召致離心動嚮，亦自有其故。蓋對日外交，當局奢言早有定策，而定策之本身，既自始未嘗予人以明顯之輪廓，更未示人以充實之內涵；時日推移，尤在使人懷疑於轉變之每况愈下，既以責權盡付之於華北軍政長官，復輔之以第三四流人物之飛躍奔走，非必不勝，誰能安心。况以問題之前途而論，遠有遠景，雖非現實，亦殊幻想，宜乎嚮往者有人；以問題之現狀而論，近有近利，雖非少數人可得而私，亦不能無舍本逐末，貽禍方來之慮。至於勦匪，閩粵頓兵不進，匪區儼然緩衝；圍勦祇及片面，三軍不免觀望；於是歲月悠悠，事功僅見，而師旅雲集，支應浩繁；故當局焦思苦慮，而各方疑竇叢生。夫以對日言，誰不愛國，誰甘媚日；以勦匪言，誰不愛民，誰欲縱匪；今乃不惟不能行動

趨於一致，反而激爲內部之波紋，豈亦不可以已歟。

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說，聞者幾欲報之以嗤鼻；然反其道而行之，豈有絲毫是處！不滿於既往，憂疑於現狀，誠屬人有同感；然因此而作無計劃的攢動，僅以一反現狀，生面別開爲快者，詎非錯覺！何也？問題不在你來對日勦匪，抑我來對日勦匪；乃在不如此對日勦匪，應如何對日勦匪？問題亦不在想如何，期望如何，乃在能如何？試質之發酵中之每一個細胞，果將何以予國人以圓滿之答案耶？抑負國家之重任者，盍一反躬自省！公等殆已盡其所至善，而不能無憾於各方之不諒；誠使各方相諒之於無極，固亦自信必舉對日勦匪，乃至財政軍事，以及一般政治行政諸問題於至善乎？若曰未必然，則應知今日所亟，不在求諒，不在鎮壓不諒，乃在分別採擇於不諒之中，以求自身之充實與健全。（十一月十一日）

英 國 憲 兵

本月八日，英國上議院辯論英國之對華政策，前印度事務部大臣丕爾勳爵，力陳中國市場之應特別注意，責備英政府目前所取政策之過於聽令時勢之自然推移，此種觀望態度，將不能為華人所尊重云。丕爾勳爵復於英國未有侵略的或領土的野心之前提之下，主張以憲兵襄助中國恢復長江流域之秩序，俾中國政府得有所建樹，其意殆亦在乎英國之商業。吾人對此，不必加以惡意的解釋，况英國政府與上院議員，對於此議亦未贊一辭，故尤不必如何重視。但如是云云，既見其為純粹英國式之頭腦，亦足見英人之注意遠東與市場之切，然其昧於時勢，則不可掩也。英國何得以憲兵助我，我國豈容英兵相助，要知遠東市場之維持，以和平與公道為先，大問題乃在暴力侵略兼併，若長江流域之不靖，乃一國之局部問題而已，英國而有可用之憲兵，固應用在彼而不在此也。（十一月十二日）

各 自 檢 點

隔昨汪院長出席立法院會議，報告中央大政之餘，其中有涉及新聞界者，略謂「希望立法委員信賴政府，勿爲外間報紙所惑，本人扶助輿論，決不摧殘，但如有挑撥離間，決不寬假」云（見昨日南京電訊）弦外之音，殊堪玩味，吾人服務新聞界，雅不欲於本身有所答辯，然以事關全國輿論之莊嚴，不得不就汪氏之所示，聊以自檢。夫中央對於全國輿論事業，指導檢查，頗樹權威，報人之異於馴羊者幾希，而汪氏猶慮立委爲報紙所惑，誠使我人不自菲薄，不憚挑撥離間之誠，不將曰，院長視立委爲何如人耶。至於所謂希望立委信任政府者，似涉中日外交，惟事實勝於雄辯，當局果欲祛羣疑而闢非議，審於革命外交之義，必須以若干事實公諸國人，使狡黠之徒，無間可離，如舍此不圖，一面不辭偷偷摸摸之嫌疑，一面疾言厲色於決不寬假，以此而爲扶助輿論，輿論惟誠惶誠恐而已。（十一月十二日）

羅文幹自新疆歸來

羅文幹氏以部長奉命巡視西陲，歷經哈密、迪化、吐魯番；會新疆軍政回纏族教之領袖，取道蘇俄而歸。抵京之後，所以語朝野者，謂：楊增新愚民，金樹仁肆虐，變亂之由來，苛暴實召致之；於是兵燹連年，廬舍爲墟，人民流離，商業凋敝，危機潛伏，險象環生；言之慨然。曩論治新疆策，嘗謂居今日而論治，當從政治方面求修明，不必在種族外交方面生戒心；徒亂人意，無益邊計（見七月十一日專論）；證以羅氏身經目擊後之報告，益信前言之未謬也。

羅氏所陳救濟方案，凡四端：曰厲行法治，曰開發交通，曰整理財政，曰推進教育；此四者，施之域內皆然，顧以新疆禍亂之深，蔽塞之極，苟不急起直追，終且非復我有；則新疆需此四者之獨亟，要爲絕無疑問之論斷；嗚呼，中央其亦暇及此乎！

國是破碎凌亂，當局困苦艱難，自屬有目共覩；底於邦治，談何容易；故抗日之不能澈底，剿匪之

事功僅見，財源之羅掘俱空，貸貸之飲鳩止渴，建設之無所成就，自治之徒類望梅，乃至民政、教育、司法等等，自中央以迄邊省，就每一問題單獨觀之，各有其不長進之因素與環境；凡此因素與環境，當國取爲求諒人民之憑藉，舉國視爲優容政府之原由；然使各問題併爲一談，幾乎不整個得一無辦法之結論乎。析言之：甲問題以種種原由而無辦法，乙問題有辦法乎；乙問題以種種原由而無辦法，丙問題有辦法乎，自丙而丁，而戊己，何事乃有積極肯定之答案？若謂萬端待理，顧分緩急重輕；而千瘡百孔，實惟癥結二三；茲方集中知能於祛除癥結，癥結既愈，凡百迎刃而解；則往者如逝，聞者既有河清難俟之感，而禍急燃眉，須臾豈無噬臍莫及之虞。新疆事態若斯，誠謀保全西北半壁河山，亦許從容圖之耶；况反側變亂，種因於政治之窳敗，所以修明之者，於抗日剿匪何與耶！

中央之於邊陲，夙設大員，祿位儼然，然自有清末葉，以迄今茲，大多祇有官樣排場，虛應故事；誰爲邊陲籌一久安長治之策，誰爲邊陲辦一內和外協之事；不甯惟是，誰以其性靈耳目，注意邊陲？於是一朝禍作，但覺變起倉卒；及其無法收拾，則委之鞭長莫及；而不知積重難返，其由來也漸，初非偶然之突變也。今羅氏遠征歸來，建議救濟方案，茲固無自揣知當局將如何懲前毖後，切實採行；願吾

人以爲應變之道，貴乎明辨而敏斷，而根本之圖，必須先行之於中央者，卽邊陲之一切問題，應有負責注意之機關，並有負責注意之人，俾今後之禍亂，事前知消弭之法，事後知制止之方；退百步言之，至少亦必理解禍亂，而知其來蹤去跡，知其前因後果；則長治久安雖未許奢言，而釀亂激變之政治的原因，斷非絕無糾正改進之機會也。（十一月十四日）

醞釀中之閩變

福建將有異動之說，傳之既數旬，紆迴醞釀而迄今茲，雖未爆發，而露骨表現之機運漸成熟。嗚呼！國家遭遇外患內憂之逆境，人民久於水深火熱之慘痛，乃更以變亂厄其垂絕之生機，是誠何心哉！

偶獲聞之，福建方面，地以漳州爲大本，人以陳銘樞爲領袖，實力以十九路軍爲基礎，政治以社會民主黨爲重心；所欲引爲同調者，廣東廣西也；所欲取以標榜者，抗日，剿匪，土地公有也；稱其組織曰人民政府，綜其目標曰倒蔣以親政，信所傳而可信，固爲禍有餘，圖成不足，行險以徼倖之局面也。

云何爲禍有餘？福建非富庶，用兵多支耗，勝必榨取全省之民力以赴之，敗必蹂躪遍全省，或勝或敗，旅進旅退，尤無殊置全省全民於刀鋸之下；若北入浙而西入贛，則塗炭福建之不足，延擴其兵燹區域而已，其禍一。福建越海爲台灣，日本惟恐我國之不亂，而於閩省稱兵，目笑存之，亦必更肆其

兇燄於華北；不然而假借保護日僑台民等任何名義，乘機侵凌，則福建且爲東省之續，其禍二。正面分散中央剿匪之兵力，側面予共黨以竄擾之機會，延長禍患，其禍三。同仇敵愾之心理，發諸外侮嚴重之時日，如何蓄爲力量，匡救時艱，既有難言之矣；若以內戰之刺激，導民氣於消沉黯澹，則易如吹灰，其禍四。

曷言乎圖成不足？十九路軍成名於淞滬血戰，及遭敗績而至福建，士氣非復舊觀，而倉卒補充，質量亦見遜色，據聞浸假而驕奢淫佚者，頗有其人；而潔身自好者，雖保持其蓬勃之朝氣，顧是否以其大好身手，樂從內戰，一如淞滬抗日之際之忠勇，尤爲疑問，此不易圖成者一。福建背山面海，卽贛粵無問題，然越崇山峻嶺以窺浙境，既未能如曩日孫傳芳之如入無人之境；而閩籍海軍將士，孰不愛其故鄉，是以儘有前進之勇，不無後顧之憂，此不易圖成者二。陳濟棠城府最深，桂軍垂涎百粵最切，而十九路軍中多粵籍，復時有激動鄉思之楚歌，人和若此，豈能同調，此不足圖成者三。若彼標榜以號召者，亦大有檢討餘地；重以十九軍抗日之歷史的助績，我人今日何忍復於彼所標榜之抗日置一辭；至於剿匪，言之已久，不但未入贛省一步，抑未使閩省肅清，謂能奏功於親政之後，不惟不衷

事理，藉曰能之，又何解於今日以前之坐視不剿耶；至於土地公有，利害得失，未許執一而論，制爲國策，復非一蹴可幾，緩日容別爲文論之。顧今日以此爲興戎之標榜，則嚮背二力相乘除，謂足以助軍事行動於成功者，竊未信也。

爲禍有餘如彼，圖成不足若此，夫以陳銘樞之爲軍人而具有政治頭腦者，憑藉福建，大可有爲，奈何不埋頭治理，以政績與國人以共見；充實其無可限量之政治生命，乃亟亟出此孤注一擲之末策，我人敬愛陳氏，能不痛惜。勒馬懸崖，猶未謂晚，閩中賢豪其熟計之哉！（十一月十六日）

閩變之檢視

醞釀中之閩變，本報既加述評，嘗就所傳，推論圖成不足，爲禍有餘；與其孤注一擲，意在行險以徼倖，甯若勒馬懸崖，先致福建於郅治。（見本月十六日社評。）詎知所謂人民政府，竟於昨日以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之形式而產生，倒行逆施，終墜深淵，所不可知者，乃爲個中若干領袖之自趨滅絕歟？抑將陷閩省同胞於水深火熱歟？抑且陷全國全民於萬劫不復歟？有百害而無一利，事之至可痛心，甯逾此耶。

環福建者，東爲日本統治之台灣，南爲陳濟棠控制之廣東，西爲共黨盤據之江西，北爲中央權威所及之浙江。日本之態度不可知，蓋左傾之政權，與抗日之號召，雖爲日本所不喜，然彼事實上既無虞於左傾與抗日之東渡海峽，則袖手旁觀，以待我國內亂之延長擴大可也；陽示憎惡，陰相結納，助長內亂，促進崩潰可也；藉口保護僑民，制止赤化，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腕，進佔閩垣，恣爲挾

亦可也；是以閩日間之悲歡離合，雖未可懸測，顧所謂人民政府者，於有意或無意中，代日本造就機會，以待日本之取舍操縱，則簡單明瞭之局勢也。廣東之態度不可知，各方傳說，言人人殊，謂陳銘樞輩以回粵逐陳爲鵠的，是彼素願，證以供奉李濟琛稱主席，尤見收拾廣東之勃勃野心；謂粵陳因此有所戒懼，而降志相從，無論陳氏之必不捐棄其數年來形成之政治立場於一旦，抑粵人亦何能甘願重增聯閩之負擔；粵閩之不相融洽者若此，然謂遽訴之武力，則又未必然，何也？閩攻粵則以中央軍之躡其後，粵攻閩則以廣西軍之撫其背，各有後顧之憂，斯惟爾詐我虞，虛相委蛇，至不能相忍之日爲止耳。至於江西共黨之於閩變，目成之說，言者鑿鑿，且二者既以中央政府爲共同讎敵，則目前之保持不相侵犯，乃在意料之中；雖然，共黨自有所執持，夙以不妥協爲態度；閩局雖左，與共黨猶去一間；且爲減低各方反感起見，仍以勦匪爲號召；而以政府與主席之名號自娛，亦儼然至尊無對之小朝廷；此數者，與共黨尤鑿柄，則事急相隨於今日，必如水火於方來，蓋可斷言也。至於浙江，既與福建爲鄰，閩方之發難以抗達中央爲當然之過程，而在不久之前，中央爲兜勦共黨計，頗開調兵入浙，當爲八師之衆，恰逢閩變，行見兼任其勞，此卽閩變中之第一火線所在也。

綜上所述，可見閩方四周之情勢，與之作尖銳之針對者，惟浙江，此其所以不辭以一隅之衆，揭竿海陬歟！浙江駐軍能否制閩，姑視爲別一問題；更試檢視其本身，其生也，產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然全國人民之組織安在？人民代表之推選何自，是所謂人民政府者，徒見陳銘樞爲之產婆，却不見其母體；以此先天的空虛與滑稽，復撫育之以雜湊之人選，則雖閉關自守，而不與任何方面交綏，亦豈有其永年之道！（十一月二十一日）

閩變之分析觀

閩變之後，本報既屢加評述，昨有仲英君者，以閩變之分析觀一文見示，頗有本報前此所未論者，爲刊於次，并附以管見。

閩變祕幕的揭開，雖始於本月二十日的所謂人民代表大會，但其醞醞時期，據吾人所聞，至少亦在三個月以上。假如當時南京方面能早得詳細的報道，未始不有以政治方法消弭的可能，但延至本月十日以後，則已爲時太晚。今後解決的途徑，或終須訴諸武力，而紛擾的時間能否不致延長，依吾人的觀察，其樂觀的程度，實不能與南京當局所見者完全一致。

(一) 福建爲一與日本較有深切關係之區域，其僑民散居於福州與廈門等處者，約數爲兩千人，此外尚有台灣人約九萬。在本月二十以前，陳銘樞有代表在東京接洽，雖以第三黨參加之故，不能獲得日方充分的諒解，但抗日與剿共同爲閩方的一種幌子，則爲日本參謀本部所深信不疑。日本

現在正竭全力以解決華北問題，且企圖於一年以內，謀所謂『華北新政權』的建立，則其對於閩事不願加以干涉，而毋甯望其生命之延長，一方予南京以更複雜之難題，一方使華北的離心力加大，其爲日本參謀本部考慮後之必然結論，殆無疑義。

日本對於美俄之提攜，本已有相當之戒懼，如再出兵福建，則福建問題之擴大，其勢必牽及兩廣，因此而引起英國之注意，甚至進一步使俄美英三國共同利害之點加多，此亦決非日本之所願。閩變後日本在不抗日的條件之下，首先標榜不干涉的態度，此種國際間的微妙關係，殆亦有以促成之。

（二）份子複雜，此目前福建方面之一大弱點，但正式參加所謂人民政府者，除社民黨及第三黨外，所謂國家主義青年黨者，實在若隱若現之間。據吾人所知，該黨在福建全省民團十九路之下級幹部，以及翁照垣新編之部隊中，確有較社民黨與第三黨更擾越之潛勢力，然謂其公然與第三黨合作，則要爲該黨之立場所不可能，亦非社民黨與第三黨之所願。但所謂不合作者，非即刻發生衝突之謂，據連日各報所載，所謂人民政府者，固儼然有一各黨公開活動之約言，僅此一語，即使該黨

在目前饒有容忍之餘地，此亦今日因『分子複雜』之一觀念，遽對閩事抱樂觀者所不可不知也。

③於閩變不先不後間，更有所謂湘西之俞翊忠、賀竟成等倡變之事件發生，其建號為中華全民救國軍，所懸者為五色國旗，此雖屬癩疥之疾，或不足影響大局，然在今日多事之秋，要亦一種不幸。據二十日大公報長沙專電，賀等實力亦有槍五千支以上，吾人一念及朱毛之入贛，徐向前之入川，其實力之微弱，殆較賀等尤且過之，在今日人心思亂，兵匪如麻之際，謂賀等決無擴大之可能，實亦一種過於樂觀之想像。且何鍵所有得力部隊，幾已全部調往贛邊，平日割據湘西之陳渠珍部，又素與湘何不能合作，故賀等爆發以後，何氏亟電黔王與桂白出兵防剿，此亦前此陳渥叛變時所無之現象。以吾人所知，黔省之王家烈，與桂省之白崇禧，在此閩變之際，殆亦未欲助何鍵安湘，則湘何之妙想天開，乃欲倚黔桂以代為平亂，毋類癡人說夢？

總之，據吾人所見，閩事有從速消弭之必要，而事實上實無急切解決之可能；萬一不幸遷延至三個月以上，則直接牽動西南，間接影響華北，日本軍閥之氣餒愈高，川贛之赤匪坐大，皆屬意料中事。吳稚暉先生在南京與人談話，謂閩變當如張勳復辟之曇花一現，吾人固希望吳先生之觀察正

確，老眼不花，則黨國前途無疆之休也。

記者按：以上爲仲英君所論，竊猶欲爲之補充者若干事。自閩變以來，本報屢論閩局前途之黯澹，蓋以其本身之貧弱與紛亂；然成敗之數，繫乎本身者半，繫乎對手者亦半；故在中央政府方面言之，必以操有平定閩變之切實方法，始得取爲樂觀之論據。若僅利其貧弱與紛亂，而不能忠實檢點自身，徒作鎮定之態度，以遮掩應付之無術，更以豪誇之虛言，粉飾緊張之實際，則隱憂至深，前途未可知也。抑閩方之大言炎炎，方以顛覆中央爲鵠的，然彼豈不自量三五萬隊伍之力量，未足以謀一逞；則中央以鞏固浙防爲得計者，彼何嘗不以偏安八閩而自喜；中央惟以閩方自身之瓦解是期者，彼何嘗不惟以中央所屬各省各軍之分化是務；易辭言之，中央以閩變之不能擴大爲對方之失敗，而閩方則以時日之能延長爲初步之成功。彼於顛覆中央，初惟視爲遠景，中央奈何僅以保持不顛覆爲止境耶！此其一。

閩變人物，極五光十色之觀，故將來之必崩潰，與夫崩潰之必與時間之延長與空間之擴大成正比例，乃爲因果而非詛咒。然時日推移，所謂將來者爲期安在乎？局勢變遷，所謂崩潰者

動嚮何似乎，俱非目前所得斷言。若遽請爲內通赤而外聯俄，我人於今日猶疑事實之不若是，奈何中央文告，當局談片，輒露此意識耶！謂責以通赤聯俄而有裨於戡亂，則亦已矣，顧自另一方面言之，不僅無裨，抑且爲贛閩同時張目，此其二。

閩方所資以號召者，有冠冕堂皇之若干口號，聞而不察，殆將怦然。然政治之爲事實，與口號實有甚遠之距離，熟知我國政史者，當不爲口號所欺。若使更進一步推求之，彼之口號，何者跳出國民黨所宗仰之三民主義之範圍，故當局若與之作口號之較量，當無不如之媿；若就其口號而誅伐之，當有矛盾之嫌；然則政治上亦有制閩之道焉，卽當局在此閩變刺激之餘，應如何忠實推行主義，使之實現於短期之內，則所制者將不惟閩方而已。（十一月二十五日）

五星
之一

閩方既離國離黨而樹立小朝廷，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徽當然在被攝之列代之者，據聞綴有五星，象徵農工商學兵；此以示政權基礎之所寄，亦以示追求福利之所歸。如此花樣翻新，却是高山滾鼓，但看彼所謂『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之成立宣言，皇皇大文，以樹立生產人民之政權為號召，誠不知五星中之兵，如何生產，乃與農工並立？彼又有所謂最低限度之政綱，其最後一項曰實現徵兵制，則兵之本質，尤應不出農工商學之範圍，何以居然亦佔一星？豈以攫取政權，割據地盤，兵乃惟一資本，斯以『兵』為『生產人民』之一類，况借重於兵之肝腦血液者正多，故予以一星，勗以効命歟。（十一月二十六日）

閩變與國政

閩變暴發，本報既屢加評述。溯自所謂人民代表大會集會，迄今一句，其本身層次推現者，無期之政治支票也，龐雜凌亂之組織也，五光十色之人選也；實際措施，除釋放政治犯而外，猶無所聞。環福建者，日本聲明不加干涉，但以福建不引進他國勢力爲條件，同時有福建對日懇商借款之傳說；廣東表示對閩不合作，並以國民黨爲出發點，加閩當局以責難，軍事布防，頗示形勢之嚴重，然數傳攻閩，則未可置信；閩共間之默契，可以閩之容共證之，超乎此上之結合，亦無顯著之事實。

回顧中央方面如何，徵之各種文告與談片，可知斷念於政治解決而將用兵；徵之浙邊情報，可知消極的有備而無患；徵之汪精衛院長之否認，中央既作任命蔣介石軍委長爲討逆總司令之決議，可知討伐之尙有待；其間最新穎之消息，足動國人視聽者，數議派員往香港迎胡展堂氏，一也；四 中全會之召集，二也；中委李烈鈞氏之建議開放政權，三也。

綜上所舉，可謂閩變一句之反應，乃非軍事的動作而爲政治的刺激，蓋最初明示此變之爲急性病態者，至是漸見變爲慢性之可能。夫斷念於政治解決而反應於政象者獨著，此其因緣，當追溯三五年來歷次政治軍事劇變所遺之伏線；及至今茲，乃有周而復始之機運，此其歸宿不可知，然兩年來國政之未嘗以中央表面所示之小康而稍穩定，由是反證靡遺矣。

云何中央表面示其小康，則以上有天災，下有農困，外有強寇，內有匪禍；於是兩年餘以來，舉國奔走呼號者曰，國難在此也，政府詔告國民者曰，致力在此也，國民示政府以和協者曰，自効者在此也；一似國難當頭，不遑甯處，縱使不謂政治絕非問題，亦且謂政治暫無問題；於是黨務乃至行政，國府乃至各院部，大體皆在維持原狀之中。此由國難掩護而得小康，距離國政之穩定猶遠；閩變固國政脆脆之產物，乃若廣東不直閩而不攻閩，中央深惡閩而不遽伐閩，以及反應於政治之各種推動，又無一而非國政脆脆之所致耳。

我人而將無疑於攘外必先安內之說，則所謂安內之『內』者，勦匪平亂救災卹農，猶僅內之表層，而國政之必先安定，乃其核心。兩年以來，當局既僅致力於表層，猶無事功可觀，現狀乃如今茲，

於是安定國政之爲核心，赤裸裸地無可掩諱矣。抑如閩變者，初未許以國政旄旆而爲主亂者寬恕，蓋謂不滿於中央，則未嘗糾彈政府於作亂之先；謂憑藉於全民，則未嘗廣徵民意於作亂之先；以其行事，推其心跡，徒快意於負隅，亦無恤乎橫流，是不知有國，不知有國難，謂將由是而求安定國政，不南轅而北轍歟？閩亂既作，於是而計議迎胡，倡議開放政權，是皆安定國政之題中應有之義；然旄旆之原因既不盡於此，則二者雖實現，乃謂國政便得安定，殆亦有未然。况胡氏入京與政權開放，是否可以並行不悖而實現，亦大有問題耶！（十二月一日）

閩變 估價

胡漢民陳濟棠諸氏，責陳銘樞等脫黨，陳等復之曰：倘公等能宣布另組政府，則雖政見不盡相同，軍事政治之合作無不可商量。此數言者，較之閩方變亂以來所宣布之種種文告，標揭之種種口號，稍見真切矣乎。閩方攻訐者，中央政府也。所謂最低限度之政綱，一國之事，非一隅之事也。所稱人民政府，假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名義而產生者也。以此推之，似有其偉大悠遠之幻象，在此幻象之下，應惟期望政見僉同，四方來歸；然則曷廣東以宣布另組政府者何歟？謂雖政見不同而軍政猶得合作者何歟？於以知閩方今日之所追求，要在摧毀整個國家殘餘之組織而已，怨憤於若干人而圖推倒之而已，故文告與口號如彼，而勸廣東者乃若此也。閩變於是而更得較為準確之估價。（十二月三日）

斯言不順

陳友仁爲福建外交委員會主席，近有路透社員訪之，刊布其談話，具載昨報，溫婉吞吐，迴想武漢時代之豪情勝概，迥乎不相侔矣。而談話內容更屬可笑，如謂不知福州有共黨蹤跡，似不知所謂人民政府者，以開放黨禁爲根本政策，而公然容共；如謂新政府成立以前所豫制之宣言與口號，不應視爲正確可恃，似彼所謂政府之性質，既在變幻之中；如所謂新政策將於此後數星期內公布之，似新政策猶待考量，初非以抱定何種政策而組織政府；如謂他處不久將有響應，不然彼不欲多談，似所謂新政府者，非自信有其前途；諸如此類，可謂外交談話的技術，十分惡劣，抑以理不直，氣不壯，名不正，斯言不順，非陳友仁一人之故哉。（十二月三日）

浮動之試驗

默察大局，頗見閩變誘致多方面之浮動，傳說紛繁，不盡無根，其間竟無一線之曙光可尋，而糜爛之因素漸著。誠非各方擁有實力者，瞿然於國亡族滅之既如繫千鈞於一髮，戢私欲，釋夙怨，革面洗心，披肝瀝膽，捐棄成見，建樹共信，未見國族之猶有生路也。

云何共信，我人今日詎復奢言於主義信仰之歸於一尊；事實告吾，時與勢限之也。任何主義，各有其論據，各有所憧憬；以論據之出入，憧憬之悠遠，蓋必有充裕之時間空間，始可互爲較量。若今日國族之危急，明示較量無餘地，乃猶各肆其所信，盲目攢動，恣意圖逞；充其量，莽莽神州，徒爲古今中外五光十色之試驗場，終於崩潰滅裂而已。等而下之，無所謂主義，說不上信仰者，雞蟲得失之爭，亦足陷國族於萬劫不復之境地；哀哀我民，是何咎戾而供犧牲耶。

居今日而言共信，則有消極之一事焉，卽大難當前，要在解脫大難之切實辦法，而不容臆入對

人之情感。無辦法者之應走，誠無問題，願以支撐殘局，過渡難關言之，猶應先問誰有辦法？辦法如何？今日中央政府之軍事外交，誠爲國人所不滿，悲憤之中，豈不以揮之使去爲快；於是國內外有觀破此者，視爲可乘之機，乃以各種不同之動機與形式及手腕，或從旁鼓煽，或從中醞釀，以促成變局。願吾人以爲理智不應爲悲憤所驅策蒙蔽，蓋徒變而依然無辦法，則不但大難不能解脫，亦且增進危象，自速其亡；不但悲憤不能消滅，僅更換悲憤之對象，而可憤愈甚，可悲愈甚！

何以見徒變之無辦法？以軍事言：對日本既數度交綏，而成敗之數，實決於未戰；所成爲問題者，乃爲若使中央政府率全國以赴戰，戰局是否稍得延長耳；問題既不在戰區，是否得縮小，禍害是否得減輕，終局是否得勝利，則所加於當局之責難，當非貽誤戎機，通敵賣國，而欲取現當局而代之，固將如何超脫口號之窠臼，取得制勝之事實，亦非吾人所能想像。至於對江西，中央軍隊之曠日持久，未奏膚功，自不可諱，然江西實處腹地，早在大包圍之中，中央軍統制西北兩方之戰績，固無足稱，然閩粵在其東南，數年來所謂剿匪，所索協餉，其戰績又安在？更以外交言，國際聯盟之不能有所作爲，我國當局不任其咎，若謂聯美聯俄以抗日，豈昌言之不易，實際殊於望梅畫餅者幾希，誰則能乘

政南京而強羅斯福史丹林爲我用哉！

凡右所述，言之氣短，但謀國既不容尙意氣，則平心檢討，自有不容已者歟。今者，多方浮動，聲勢洶洶，質其究竟，亦不過曰無辦法者應走而已，誰則挾辦法以俱來？國人初無愛於無辦法之當局，顧不能不以解脫大難之辦法質之磨刀霍霍之來者。若謂去者去，來者來，明知無辦法，姑待變化後再說，是以國族作試驗品於危急之頃也，詎有他哉！（十二月五日）

閩變與國民

一 介紹

這一篇不同於平時形式的社評，爲答覆一位讀者，兼告多數讀者而作。

我們論政的態度，自信若干年來並無變化，自信始終不離民衆的立場，但因若干讀者心境的不同，不免有殊異的反應。這次福建變局熱烘烘地發作於全國陰森冷酷煩悶憂疑的空氣之中，我們在他發作之前十日以迄現在，事前事後，直接間接的評述在十次以上；我們態度如故，而處於陰森冷酷煩悶憂疑的空氣中之讀者，必有若干人對於我們的態度感覺不痛快。果然，來了幾封信，其中王劍鳴先生的一封可以認爲代表之作。

從王先生的信裏可以知道他是皎潔坦白的憂時愛國之士，是我們時事新報所敬愛的讀者。

我們深信他的見解不但可以代表若干來信，且可代表一部分國民；所以今日在答覆他之前，並公開了他的信。很抱歉，事前沒有徵求他同意；很感激，他予我們說明的機會。

一一 王函

主筆先生：

鄙人沒有黨派，祇是一個平民；因為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平民，所以敢以純潔的動機，發表我對於貴報關於此次閩變態度的懷疑，不簡直可以說是失望。貴報一向領導輿壇，以公正不屈的精神，為廣大民衆發言，向腐惡勢力攻擊，這是共見的事實，也是青年對於貴報信仰的原因；可是這次閩變突發，貴報的態度是怎樣呢？一面對人民政府痛事抨擊，一面則希望國民政府自動改革；前者顯示出貴報沒有推動新時代的決心，後者顯示出貴報對舊勢力的留戀，這是何等令人失望的事！

閩局的真相，因消息來源的塞壓，與新聞檢查的嚴厲，令人難知底細；而中央又出全力從事於

反宣傳，益覺迷離倘恍，真偽莫辨；然而要以一手掩盡天下目，到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吾人仍能於零星片斷之新聞中，探索到一些頭緒。

我們不能否認說閩變發動的人物當中沒有軍閥沒有官僚；然而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說這次閩變的背後不伏着廣大民衆革命的要求，這種要求已醞釀好久了，閩變正好做牠爆發的開端。貴報說他們所發表的政綱，徒爲空言，事實上絕做不到，但是做得到與做不到的分別要完全看有無民衆作後盾而定；要是全體民衆皆要求實現，不要說軍閥官僚不能阻止，就是帝國主義者又何嘗能阻壓廣大的民衆運動？蘇俄的社會革命，便是一個絕好的例子。

貴報又說閩變『未廣徵民意於作亂之先』，請問『民意』應當如何『廣徵』？法蘇俄社會革命如何『廣徵』過『民意』？辛亥民族革命如何『廣徵』過『民意』？民十六革命軍北伐如何『廣徵』過『民意』？貴報總該承認現在民衆已極端的厭惡現狀，並該承認現在民衆已熱烈的要求革命，那末，應此需要而起的人民政府，如何能加以無條件的敵視？

貴報的使命是開導民智，正應該指導民衆如何利用此良機以謀解放；乃徒以閩變發動之人

物中有少數軍閥官僚，竟不惜予以疾視，這不是因嚙廢食嗎？而且古今中外的民衆革命，在發動的時候，內部的意見總不免參差，份子也難能純粹，如法國蘇俄皆是如此，今貴報獨對人民政府過事苛求，並連牠的根本動機與背景也一概加以抹煞，則態度便難稱公允，言論便難稱正確，一向得人信仰的貴報也不免此種偏見，怎不令人失望？

再從希望就現狀加以改進而言，若國民黨有改進現狀的決心，事情又何至弄到如此糟糕！一次一次的機會皆白白錯過；嗚呼望治的民衆也一次一次的忍耐等待；忍耐自發的痛苦，等待黨人的自覺，然而結果總是失望，因為屢次的失望，乃促起現在普遍的革命運動，而貴報乃一再聲言：凡另起爐灶者皆是禍國殃民，貴報希望於國民黨者不可謂不深，其如國民黨自身不肯自愛何？這是事實，現在民衆對國民黨已不止『敬而遠之』，且更進而『惡而遠之』了，我不相信一根內裏已腐朽了的木頭，單單外面油漆一下，便能支起大廈，不知貴報堅持就現狀改進，有什麼把握？而這種不可救藥的現狀又有何可戀之處？

貴報以爲在此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不宜輕舉妄動，以招致更大的禍患，那末，我們祇有等待

亡國以後，再效法甘地的不合作反抗了。事實告訴我們，土耳其與蘇俄的革命皆在內憂外患中發難而成功的，以開導民智爲己任的貴報，竟給人以這種畏首畏尾的暗示，是何等奇怪的事！

末了，鄙人得再鄭重聲明，我沒有黨派關係，我只是一個平民，因爲愛護貴報，所以效苛責賢者之義；並切願有所 教正。

王劍鳴謹上

三 答覆

我們深信報紙是富有民族性的產物，而非超民族的神明。我們應該洞察民族性而站於前鋒，不該追隨，不該激越。

我們絕不滿意於現狀，更無所謂留戀舊勢力；我們不絕的爲國家社會求進步以實現新時代，但不承認流血革命是唯一的必需的手段。

奇蹟是意外的收穫，不是進步的常態，我們固然景仰奇蹟，亦何敢惑於奇蹟之必可能，而以必

違常態爲教訓。

走是常態，跑與跳是變態；以現代國際的複雜，求國家社會的進步，應如長距離競走，而我溫和中庸的民族性，尤不宜於使國家社會跑或跳。以跑或跳爲不宜者，當然不以其不宜而主張跑回頭跳回頭，但豈可以其跑過跳過而主張再跑再跳；況跑跳之中，已有顛躓的嚴重教訓了！辛亥革命的推翻滿清，民十六革命的磕破舊軍閥，是跑，是跳，是奇蹟！

跑可也，跳可也，必先培養跑與跳的本能，訓練跑與跳的技術。我們並不斷言我民族永遠不能自動革命，但今日祇有喘息，祇有創痛，祇有逃難的經驗，誰能參加革命？我們不否認國民心坎以不滿於現狀而有革命的要求，但要求只是意識，自意識而備具其本能，發揮爲行動，其間實有距離，好比纔能舉步的小孩，呻吟臥榻的病夫，誰無跑與跳的意識？二十二年以來，狡黠者（不一定是壞人，）迎合了國民的意識，剽竊了國民的名義，代辦革命，前仆後繼，試問成王敗寇之外，國民得了些什麼？我們亦肯承認忠貞賢良的『代辦者』好比親長與保姆，但是福建人就沒有承認年餘以來找到了好的親長保姆；爲什麼我們勸全國國民盲目的投到他懷裏！

所謂『說他們發表的政綱，徒爲空言，事實上絕做不到，但是做得到與做不到的分別要完全看有無民衆作後盾而定，要是全體民衆皆要求實現，不要說軍閥官僚不能阻止，就是帝國主義者又何嘗能阻壓廣大的民衆運動？』如此云云，不但痛快，且有至理；只是必先有『民衆的意識本能，力量，夠得上做後盾』爲小前題。國民黨何嘗無政綱，民十六以後，全體民衆何嘗不甘願爲國民黨作後盾，而使國民黨政綱的實現，事實如何！故在目前民衆懦弱的現象之下，政綱是否空言，與民衆無關，而在執行政綱的本體。年餘以來，福建人在他們治下的怨聲載道不必說，但他們以集會言論絕對自由爲政綱之一，當不是南京政府的反宣傳吧？實際上嚴格取締集會言論，與禁止外省報紙入口，事實具在，當不是南京政府的反宣傳吧！

法國革命，蘇俄革命，成例太好了；英國日本的不革命，墨索里尼，希特勒，羅斯福的溫和革命，何嘗不好；但問題在我中國！我們不待亡國，現在便需要甘地，但甘地安在！

『民衆極端的厭惡現狀，』若使比之厭惡內戰如何？『熱烈的要求革命，』若使遇到所謂革命軍者，參加乎，逃命乎？以我們所見，與其以此爲極端熱烈，還不如迴想不遠之前，南京政府擬在七

月間召集五全代會，準備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推行憲政，反對的決非民衆，而終於不能實行。擬在十一月間召集，反對的亦決非民衆，終於不能實行。當時福建反對者在此，而現在福建實行者如彼，豈國民大會不如所謂『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憲政不如革命？這是傷心的比較啊！

對於國民黨的攻擊批評，我們不負辯白的責任，對國民黨作國民大會與憲政的要求，我們絕不放棄！我們希望民衆唾棄代辦的革命，痛絕現狀，而共同站在和平進步，實施憲政的旗幟之下，我們奮勇的做前鋒！（十二月七日）

中央委員南行

張繼，馬超俊，王陸一，陳肇英等四中委，將以今晨離滬赴粵。其使命乃在對於西南各中委說明中央對日外交之經過與方針，交換關於時局之意見，敦請偕同北來，出席四中全會。中央派員南下之議，發動於閩變之始；嗣以西南集團突發感電，表示對於中央人事之極端不懌，意氣甚盛，殆無轉圜餘地，議遂中輟；四君今日之成行，蓋幾經波折，雖出中央推轂，猶私人名義也。

誠非國家患難之深，則以武力割據一隅，離叛中樞，二十二年間數見不鮮；今之閩變，僅爲類似之一例；司空慣見，不值大驚小怪，獨以黨人而公然離黨倒戈相向，是在國民黨黨治以來，破題兒第一遭；中央之遠交西南，以謀黨之復歸完整健全，爲國果宜然，爲黨尤必要也。溯西南之別樹一幟，其最近段落，猶始於二十年四月，其間經九一八與一二八慘厲之激刺，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號召，僅得局部感應，且以關山迢遠，匪區阻隔，故閱兩年半有餘，而中央與西南相安於不接不離之中。閩

變應爲黨難，於是護黨之聲，不謀而合，似可言歸於好矣，然感電所陳，仍見隔閡之甚；是以四君將如何善爲之辭，不辱使命，蓋有難言者焉。

我人詎不滿望四君一語解紛，顧不可必得；而本報記者昨自廣東飛航歸來，復謂粵中彥碩，埋頭推進其三年計劃，多方興革，謀所以獨善其省；視中央政治既示其缺望，復示其冷漠。則知粵中對此四君之不遠千里而去，殆未必迎以何種濃厚之趣味，進謀熱誠之提攜；而四中全會殆亦未能因此增加偉大之力量。今後之中央，將仍惟抱殘守缺，凡關於一般政治問題以及對日對閩與勦匪，除自身努力而外，別無他道也。

我人亦祝望四君之成就，遠超我人預言之上；然察此局勢，有不能不爲中央當局言之者：卽四分五裂之象，實有逐漸深刻之傾嚮，迺求融爲一體，有非口舌所得而爲功；故無論政治軍事外交社會之任何問題，其障礙之芟除，破壞之制止，以及黨務之整頓，吏治之刷新，財政之清理，地方之建設，應無待乎統一完成之後；而有亟就現實之力量與範圍，以劍及履及之精神，竭力推進之必要。四中全會期不在遠，願何必待四中全會；四君歸期預定於四中全會之前，願何必待四君之歸；河清不可

俟，亦決無意外之好消息乃從天外飛來，則踟躕仰首以待胡爲哉！

深惡痛絕於匪禍與閩變，謂予黨國以生命之威脅，事有誠然，然外於共與閩者，既不能分中央之責任，而共與閩亦何能爲中央分黨國顛危之謗；全國責難集矢共閩，亦未寬恕中央，非無故也。（

十二月九日）

國聯
末日

國際聯盟自經中日問題之試驗，軍縮會議之失敗，日本德意志相繼退會，已有日薄西山之觀；最近復以意大利法西斯黨之建議改組，而更見搖曳欲墜。我人夙言夫國聯諸國而無信守盟約之誠，不能作相當之犧牲以使盟約之必效，則必終於崩潰，中日問題發生之後，各國假作癡聾，因循委蛇，是證實國聯存在之無意味，初無待今日而始知末日之將至也。意國決議纔作，猶未至提出改組方案之程度，顧其要旨所在，已可概見，即完全以強國支配全局，故將迴日德之駕，要美俄以盟，以爲必如是焉。強大悉就範圍，小弱不爲掣肘，可以宰制天下矣。乃美國輿情既望望然去之，法國亦未表愜當，故舊國聯或且更以意國之要挾脫盟而解體，新國聯亦未必竟成，抑意國之辦法即使實現一時，其前途之黯澹，亦不難卜知。試以軍縮爲例，其失敗豈以分子之龐雜，蓋裂痕即在列強，設使新國聯而同此遭遇，將奈之何哉。至於敵屣小弱，則今之小弱多介數大之間，亦有舉足重輕之勢，新國聯之所不納，愈將爲強大所運用若觸鬚，且限制之於強大者，強大得假手於小弱，此而爲世界和平基礎之所憑藉耶，竊何敢

信。(十二月十日)

軍政兩當局

汪精衛氏隔昨來上海，對報人作時局談，詳如昨報所紀；其間有數語曰：『西南方面前曾電京要求軍政當局辭職，以求解決一切糾紛』是即指感電而言。攷閩變後之一週，西南集團嘗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之名義，致電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謂中央當局之『掌軍權者』與『掌政權者』，『賢路不妨一避』時為十一月二十七日，故稱感電。本報社評，一再言涉其事，（見本月五日九日社評）顧電文則不獲刊布；十百相傳，幻為西南提出五條件之說，初不可信；蓋其內容止於汪氏昨所公開之一端已也。

中央對於感電，未聞置復，殆待張繼氏等四中委南下之傾談解釋。蔣介石氏近在撫州軍次，謂『近來反動分子及投機金融者，製造本人辭職空氣，實屬荒謬無稽，在此國難期間，本人決無此舉，亦無此想』。蔣氏固中央軍事委員長『掌軍權者』也。汪精衛氏之談話，承認年來外交與內政未

做好，但視爲非人的問題而爲辦法問題，故表示在任何人有辦法且肯擔當之條件之下，隨時甘願卸任；汪氏固行政院長，『掌政權者』也。汪氏之言，針對感電；蔣氏闢謠，又會逢其適；是以國人於感電無須別求答案，兩當局態度既灼然可見矣。

兩當局之態度，迥殊於鄙鴛之戀棧，顧我人猶欲言者：國內軍事體系，所受封建餘毒猶深，少至數師，多則數十師，自成聯鎖，門戶儼然，不容諱飾也；其直隸中央，由軍委會統率指揮者，爲數最多，爲力最厚，以此剿匪，猶復曠日持久；此外之集團，雖強弱不一，舉莫得與匪衆頡頏；是以爲國家保持唯一之剿匪力量，與促成較近之剿匪功能計，國人自樂聞蔣委員長之屹然不爲感電與辭職空氣所動，然則蔣委員長將如何運用力量，亟舉功能，爲國人告慰乎？偶嘗聞之，閩中渠魁，窺伺中央勦匪有於四個月內，獲竟全功之可能，乃以不自安而暴變，此爲亟亟發動之一因。洵如此說，一面可以推知閩變且爲勦匪之障，一面亦可推知勦匪奏功後，閩亂之不足平；今軍事上行將如何分別後先，致力於匪閩，爲我人所不獲知，然以更偉大之努力，使勦匪如期成功，毋使閩局滋蔓於四閱月之後，尤國人所懇求也。

汪院長不自滿於內政外交之政績，而以來者有無應付之辦法，有無擔當之勇氣爲問題，此與我人夙昔所論，若合符節；顧以出之汪院長之口，則猶應進一解者：虛懷若谷，以待有爲，自是賢明之態度；今事實上既未能擺脫，則亦應反躬自省，在位固有辦法乎？謂無辦法乎，則一日在位，應一日求辦法，未見有辦法者之挺身而出，未足爲自身無辦法而在位分責任也。謂非無辦法乎，則所謂『未做好』必有其故，應以大勇排除其故，務使在位之日，漸臻於好，此又當然之責任，亦對於感電最積極之答復也。（十二月十二日）

扣 留 搜 索

天津大公報以不受當局警告，在南京方面受扣留之懲處；而上海之生活週刊亦以受搜索而宣告停刊，此二者，在國內言論界各有其相當之地位，固吾人平時所敬愛之同業也，遭遇若斯，曷勝扼腕。夫在此軍政黨治之下，四方浮動之時，當局之所謂反動，既有其褊狹之主觀見解，則所以衡量事物，挾萬鈞之力以臨之者，宜乎無求不得。謂大公與生活之遭遇原非意外可也。獨吾人猶有不能已於言者，以人類之智慧，乃求思想信仰言論之趨於一尊，爲事實所絕不可能，鋼閉異己，徒爲對方增燃料而已，甯若網開一面，而以理論整理自己之立場，以政績充實宣傳之資料。『真金不怕火，』公道在人心，詎怕異己之熒惑觀聽。况扣留搜索之爲權威，顧換一觀點以解釋之，何獨非示人以弱，黨內不少言論機關，不少能文之士，曷不對於所謂反動者口誅筆伐，迎頭痛擊，以代發動於權威之扣留搜索諸醜相耶。（十二月十七日）

舉 行 掃 除

內地習俗，每至歲暮，輒家家戶戶大掃除，散見前人筆記，可見由來甚遠，其意味亦甚可取，初不惟謀新歲之氣象一新而已。及風氣漸次所謂開通，以新人自命者，廢棄一切舊俗惟恐不及，於是大掃除之風幾與送灶謝年同其末運，其醜逸樂，祈福利者，甯不廢送灶謝年而先廢大掃除，此實不開通極矣。近者，上海市衛生局會同公安局勸導商店居戶，自本月二十五日起至三十一日止，舉行大掃除，對於工廠則會同社局辦理，對學校則會同教育局辦理，並勸學生以協助家屬掃除。如此辦法，以視香港日本之每年一律強制執行者，其成效當然相差一間，然出以勸導之態度，亦有足多，所望於市民毋以其僅爲勸導而因循。要知所謂善良之市民者，以欣然遵從勸導，參加公德公益之行動爲一條件；所謂賢明之父兄者，應予子弟以實行其所受學校教訓之機會爲一條件也。（十二月二十四日）

補遺

本評論集第三集軍人誓不內戰宣言一文之後，別有五題，爲手民漏排，茲因各篇多與前後有連帶之關係，特補鐫於此。

郵工罷工問題

上海郵政管理局及各支局所屬職工三千五百人，昨日宣告罷工，事非突發，且有蔓延全國之勢，是誠一大事件也。

郵務爲國營之交通事業，與國家之文化工商，人民之安寧福利，俱有密切關係，是以罷工之影響，將使國家蒙其損害，社會受其苦痛；而此次復不爲彼小己之待遇問題，而爲郵基方案之不爲政府所採納。普通之罷工，多以勞資糾紛，故得由主管官廳以第三者之資格，調停排解；此次罷工，乃爲郵工與政府間之爭持，故惟國民始彷彿爲主管之第三者，性質若斯，斯國民應奮起以裁決之責任也。

我人於研求本問題之是非得失之前，對於爲當事人之政府與郵工，有不得不致其誠懇之願望與嚴重之警告者：卽不幸之罷工既已實行，則雙方幸勿以鬥法鬥力量爲事，幸勿以高壓與挾持

相向。要知郵務非私事非兒戲，乃國家重要之事業，今茲所爭，非私利非意氣，乃國家政策之所繫，故雙方應平心靜氣，各竭智慧，亟求解決之簡捷路徑，亟求解決之合理方案。

郵工所稱之郵基方案，計凡四點：一曰裁併郵匯局，二曰停止津貼航空公司，三曰以郵養郵，實施特別會計，四曰保持郵政制度，此四者實爲政府與郵工爭端所在；爭而不決，遂至罷工。茲姑毋問此四端之利害，罷工之是非，顧我人首欲歸其責任於政府者，郵工此項要求，提議已久，直接有關國家之政策問題，間接有關郵工之制度保障問題，罷工之醞釀，亦早已喧騰社會，其有實現之可能，毫無疑義，政府豈有不知不聞之理？苟能消弭疎解於事前，何致有今日之罷工；不能消弭，不能疎解，亦應將政府對此四端之見解與態度，無論爲接受些微，則以祇能接受些微之理由，告之郵工，公之國人，猶得以國人公意之表示，社會制人；如謂絕無接受餘地，則以不能接受之理由，告之郵工，公之國人，猶得以國人公意之表示，社會制裁之力量，平亭曲直，排難解紛，如是而謂猶有罷工之舉，竊所不信也。

郵工所提要求，如所謂保持郵政制度，爭點當爲制度之內容，當爲內容之應否更張興革，而決非制度之有無問題。如所謂特別會計，其意義當爲郵政當局以外可否加以干涉之問題，而決非虞

郵務會計之與國庫財政混合爲一。如所謂以郵養郵，其解釋當爲郵政應謀自給，決非謂郵務餘利歸郵局而不歸國家，信若是，我人未見此項要求之可議。如所謂航空津貼，事關國家對此新興事業所採之政策，國家對於類似航空之事業，應不計損益，竭力扶持提倡。若郵務辦理得法，年有羨餘，則以郵餘爲航空之挹注，原屬正當辦法，否則以交通性質之關係，以其事歸之郵政，統盤籌算而有不足，則國庫負擔之，是亦正當辦法，然則本問題乃在辦法之有無，非可謂郵政應摒絕航空也。至於郵匯局與郵政分合之一事，尤爲所爭焦點，以淵源而論，自始以合爲原則，其分也，蓋必分之有殊利，亦非必不可分也。乃聞郵工未以合爲繁劇不勝，徒聞經費以分而膨漲不堪，然則政府之必欲別成系統，用意固何在乎？（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模範軍調福建

十九路軍調駐福建，內定既旬日，隔昨始見軍事委員會命令，即日開拔長征；行矣，可敬可愛之模範將士乎，諸將士爲國苦戰於淞滬，今乃遠離淞滬而南下，我人逆知舉國人民必興奮而激刺，尤知滬甯線人民必依戀而感且泣。行矣，可敬可愛之模範將士乎，閩省同胞方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方延頸翹企以俟諸將士之爲之振拔，我人安得尼諸將士之行。行矣乎諸將士，諸將士之行，我人安得灑滿眶熱淚，罄滿腔熱血以相贈。

模範將士乎，停戰協定已簽字，諸將士不獲自効於禦侮衛國之戰線，坐視日軍從容引退，作戰東北，我人知諸將士之必深憾也。雖然，諸將士之豐功偉烈，既千古而不磨，不有諸將士之忠勇，何以轉移國際之觀感，曰此古國古民族，猶有生氣，大有人在，未可視如無物也。不有諸將士之抗戰，彼敵將四小時內佔領閩北之豪語，必證實於一二八之翌晨，易幟於不流血之中，何來全世界之震撼，長

此橫行滬南，控制淞口，意中事耳；是今日之所接收者，固猶藉忠魂碧血爲蔭庇也。不有諸將士之守土，將作城下盟於南京，滿朝袞袞，且不知如何屈服，如何喪權辱國，外有陸沉之虞，內有魚爛之禍，可斷言也。不有諸將士之愛民，顛沛流離之同胞，必作時日曷喪之感，此其可痛，尤其於外侮之亡國；諸將士所至能嚴紀律，故所至爲人民愛戴，諸將士亦知戰區同胞有口如碑乎？曰十九路軍之於人民，相親相愛，雖家人父子兄弟，亦無以過之。國軍若此，誰不愛國，誰不願與共死生，嗚呼！此戰區同胞之公言也，此德此功，有造於國家民族者，謂尤在殺敵禦侮之上可也。

模範將士乎，諸將士之忠勇抗戰守土愛民，昭若日月，千古不磨，既發揮模範軍之使命矣。當諸將士之苦戰淞滬以及退防次線，有數念也。縈迴我人方寸之間：國事紛亂，四海鼎沸，諸將士將何以處此，苟爭持而發生於政府與民衆之間，則又將何以自處，此一念也。對外作神聖之戰而後，對內在萬民敬崇之中，如何保持謙和勤奮沉毅之寶貴精神，此又一念也。志不在爭地盤作憑藉，義不阿權勢作爪牙，則今後何來補充，何地容身，何自給養，此又一念也。滬甯線同胞，誰不願與諸將士長相處，誰不願盡心盡力任供應，然終老於滬甯，宜非同胞所以敬愛諸將士，亦非諸將士所自期許，况亦未

必爲事實所容許；容許矣，我人竊所念念者猶未盡解決也，言念及此，爲之氣短，而每見國內之糾紛，每見軍閥之跋扈，每聞同胞苦於兵苦於匪之哀號呼籲，則又必有一念也。念及我模範之十九路軍將士，嗚呼！此豈我人之私念，又必爲舉國同胞所共念也。

模範將士乎，諸將士奉命入閩矣，閩中有賊民之軍人，有殘民之流寇，諸將士此去，必登閩省同胞於衽席之上。牛刀小試，遊刃有餘，何足預祝諸將士之成就，我人徒羨閩省同胞之竟得托庇於諸將士而已。行矣乎諸將士，閩省不足大有爲，然局處海隅，暫離漩渦，亦未始非計；國內國際，前途茫茫，舉國人民之期待於諸將士者無窮無盡也。（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廢止內戰運動之辦法

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市商會，上海銀行公會暨錢業公會，商界之四領袖團體也。昨日通電全國，發起組織廢止內戰大同盟會，良以『外侮紛來，源於內亂，內亂靡已，由於內戰。』舉國惶惶，不知死所，四團體乃振臂一呼，率先作此運動，行見響應瞬息遍域內，蔚爲空前之偉大結合。擬會章十款，具見昨報，其廢止內戰之運動方法，則宣傳於平日也，勸告調處於糾紛之始也，不與內戰者合作，並制之以和平方法也。

廢止內戰爲十數年來舉國人民最普遍之要求，最近自劉湛恩博士以國內非戰運動建設一文刊布於本報，（見四月二十一日言論版）應聲四起，本報亦一再推論之，既嘗謂根本政制不確立，政蠹軍閥相結以自重之政象不掃蕩，紊亂之軍政不改進，軍費與財力不相應，則內戰無由根除，（見五月四日社評）復嘗謂求避內戰而惟賴軍人之誓不內戰，尤必備具先決條件四，有隨時敵

屣其軍權軍職之決心，一也；犧牲順逆曲直之成見，麻醉順逆曲直之理智，二也；除參與內戰之亂命外，絕對服從上級命令，三也；誓不干政，四也；前提不立，雖誓無益。（見五月二十日社評）我人雖信曩日所論之未謬，根除內戰之非此不可，然以商民今日所處之被統治狀態言之，宜無加於四團體所擬運動方法之爲就近而可行，所不可知之者，行之之爲效何似耳。

何疑乎四團體所擬運動法之不必有效，曰大體言之，制止內戰而果得有效之和平方法，則內戰不足制也。歷來內戰時關於夫役財帛之徵發，大多出之以暴力而非出之以合作精神，既能抗暴力，則內戰不足制也。每次糾紛之初作，人民必呼籲，調人必奔走，呼籲奔走而竟得消弭殺機，則內戰不足制也。三者不可必得，斯內戰未可必制，謂以局處被統治之狀態之中，亦惟有明知其不可必得而奮爲之，是可慘痛爲何似耶。

至於所謂宣傳，數年來聞者既視如『欺罔』之又一辭，且掩耳而過之，顧我人則欲珍視之於廢止內戰運動之中，四團體通電之釋宣傳曰，發布公開之文字或演說，陳述內戰之罪惡，闡發和平之功效，其說是矣，猶待補充。蓋內戰之由來，既非以一般人之不理解內戰罪惡，不夢想和平功效，則

求宣傳之有效，必先使人人了然於內戰之主因，曰如此政制必召致內戰也，如此政象必召致內戰也，如此軍政財政必召致內戰也，此宣傳之第一階段也。以深惡於內戰之人民，了然於內戰之主因，然後追求製造此主因之責任者，追求消弭此主因之責任者，此其第二階段也。人人知主因所在，責任所歸，然後對此責任者，羣起而以和平之方法，發爲澈底更張之要求，以底於成，此第三階段也。宣傳之趨歸而若是，始足與言廢止內戰矣。

不揣其本而惟齊其末之是求，則憂懼夫外侮者，求外之毋侮可矣；憂懼夫內戰者，求內之毋戰可矣，惟與虎謀皮，求之無益，則溯本窮源，不可不以樹立綱紀，澄清政治爲唯一之結論，四團體其領袖羣倫，奮爲之乎。（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廢止內戰與是非善惡

本報三論國內非戰運動，輒主治本，顧非曰菲薄今之運動也。非者儘非，戰者儘戰，自可痛心，然希冀一非而戰即止，豈有如此便宜事。治本之不可得，惟有非之不已，儘非而卒不足以喚起民衆，宰制國事，則此國之應亡，此民之該死，非數也，理也。

挾萬鈞之力，以臨徒手之民，宜乎無求不得，乃謂喚起民衆，得非虛語；然察彼萬鈞，何自憑藉乎？自視徒手，何所珍恤乎？戰起之日，不服直接間接之軍役，不納租稅，自我犧牲，誓不屈從，儘殺儘剮，儘餓死，一身不足繼以家，一家不足繼以族，繼以閭里，殺身成仁，相率赴義，是徒手之民，誠無幸矣，萬鈞之力，又安在耶？若曰談何容易，其惟從事非戰運動者，以儘殺儘剮儘餓死之精神，從今做起，無此精神，則請自毀其運動之旗幟，要知內戰固多損失，非戰亦須代價，只拍電，只開會，宜內戰二十年而不止也。

偶嘗聞之，是非善惡，不可無辨，以暴易暴之內戰，誠應廢止，顧弔民伐罪，亦可已乎。當此時日，當道何人，政績何似，倒行逆施，殘民以逞，彼躊躇志滿於富貴尊榮者，方患得患失，惟內戰之是虞，今乃籠統其辭曰廢止內戰，是不啻以和平爲此輩保障而逢其惡，哀哀斯民，甯得見天日耶。

又嘗聞之，暴戾恣睢者不恤人言，兼併鯨吞，惟力是視，猶知自愛者，退避三舍，委屈求全。一侵一讓，一剛一柔，在非戰運動之空氣之下，幸免於破裂，是非戰者，助長兇暴而抑循良，將以重苦斯民，變本加厲，甯有噍類耶。

利弊相生，夫復何疑，然國勢凌夷，社會破爛，至於斯極矣。我民甯呻吟於虐政乎，抑滅絕於鋒鏑乎；甯吞聲飲泣於同族乎，抑與之偕亡於異類乎；甯呼籲掙扎以圖存乎，抑優遊釜俎以待斃乎；由前之說，但求和平；由後之說，坐視內戰，國人固何擇乎？

信以內戰爲一切罪惡，一切苦痛，一切危害之總因，是在廢止內戰之前提之下，無所謂善惡是非，不暇有所比較審擇。况所謂是非善惡，何所取準，若視其對於中央之順逆，則政府屢分，黨部屢裂，其間悲歡離合，亦淋漓盡致矣。若視其所標揭之短長，則說來無不是，做來無不非，其間出爾反爾，久

矣不可究詰矣。若視其所得輿情之嚮背，則高壓之下，輿情又何所取準乎？回溯二十年來之內戰，無論所爭者爲政權爲地盤爲意氣爲雅片，其始也，固無不各以其所謂是非，所謂善惡，宣揚於人民之前，究其極，是非善惡安在乎？國人固猶欲徘徊於是非善惡之門，而不忍作賤括之非戰論乎，是無異身受二十年之教訓而猶無畢業資格，可不憫哉。月暈知風，礎潤知雨，強有力者而侃侃諤諤於是非善惡之談，內戰必已不遠，二十年間之教科書，章章如此筆法也。

抑我初非否認是非善惡之存在，惟政治上之是非善惡有難言者耳，如資本主義善乎？共產主義善乎？天主教善乎？耶穌教善乎？理非絕對，歧於信仰，此關於歧途之本身者一也。靜久思勤，動久思靜，守則祖農，進則祖工，事非偏私，異以時會，此關於取捨之機緣者二也。此二例者，猶就光明之方面言之；反乎光明者，尤錯綜龐雜，無可衡量，有之，惟決之民意，以史家哲家之判斷，民意所趨未必眞善眞是；民意所否，未必眞惡眞非，但政治上則除民意而外，別無他途足爲善惡是非取舍從違之標準。彼當權者違反民意，而以高瞻遠矚，眞知灼見自許，徒見其爲獨夫而已；由是論之，在此民意機關尙未產生之日而厭惡內戰，不必奢言是非善惡，誠於是非善惡鏗而不舍，惟有儘戰，戰至產生民衆的

武力爲止，然而可得乎？（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五卅案後之第七年

淞滬戰起，上海公共租界內『不穩勢力』殘殺華人，爲數逾千，抱恨九原，無可告訴。如此慘痛恥辱之新問題，橫在眼前，五卅案殆渺小不足齒數。雖然，瞻前顧後，實有更堪懷想，更堪感慨者。

五卅慘案演於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之下午二時四十分，卽七年前之今日也。發端於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紗廠之槍殺華工，各界憤激，奮起聲援，五卅徒手遊行演講於南京路，爲公共租界巡捕開槍射殺十一人，傷者七十八人，軒然大波於是作矣。卒以日廠（一）賠償傷亡費一萬元，（二）撤退日員二人，（三）補助工人停工損失費洋十萬元，以結束槍殺華工案。公共租界工部局（一）總巡麥高雲與捕頭愛活生引咎辭職，（二）撫卹死傷者洋七萬五千元，以結束五卅慘案。此外因此而推進者，有工部局設置華董之交涉，以及收回會審公廨之交涉，二者底於成功，則與二案之結束相先後。當其時也，北京爲臨時執政府，廣州爲國民政府，上海在孫傳芳控制之下，『打倒帝國主義』

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猶未爲普遍之口號與標語焉。

五卅烈士不復返矣，然就大體論之，上海局面固以此慘案而微有改進，設置華董與收回公廨是其著者，姑置勿論。慘案之翌年，國人復以紀念慘案而徒手遊行演講於南京路，商店廢業，交通阻滯，其悲壯激昂，尤逾於慘案之當時。甚至毀電車若干，而仍和平過去，此種情況，謂租界當局悔禍之所致，亦毋甯謂民衆運動漸見力量之徵。乃又越六年而至今日，南京路固不容遊行演說，卽殘殺逾千，似可不成問題矣。外僑且公然有自由市之提議，謀行政之自成系統，司法之脫離我國國權矣，如此開倒車，豈不大可哀哉。

兩年之前，記者爲文紀念五卅也，語及外侮消長之因果，嘗謂

『……數十年來之國事，循環往復於歐洲十七八世紀之狀態之中，軍閥官僚以種種形式殺人民，人民以種種形式相殘殺，文化落後，產業不振，不惟無以戢帝國主義者侵略之野心，且使侵略者樂得取法十七八世紀之手段。故踵五卅而作者，於南京九江重慶廣州諸地相繼肆虐，其後則砲轟蕪縣，茶毒濟南，彼固何所爲而不止於經濟侵略，何所恃而敵疑公道耶。國亂如麻，

則諸案遷延推諉，國事稍定，則諸案漸次解決，姑無問解決方法之仍無以伸公道，然我國文化如故，產業如故，陸軍喪於內亂者益多，軍艦隨歲月而益朽，徒以大局紛亂與稍安之殊，而帝國主義者亦即異其面目，個中消息又可不深長思耶。

『……能紀念五卅者，必退而抉擇最便捷之建國途徑，肅清各方建國之障礙，則去桎梏如摧朽，而諸烈士爲不徒死，諸犧牲爲不虛擲矣。五卅而後，舉國上下猶未自振，遂有更酷之萬縣濟南二案，長此因循，誰敢保障更慘酷之外侮，不再接再厲耶。』

嗚呼！兩年之前，以萬縣濟南二案視五卅，今則始以東省淪陷，繼以開釁閩北，淞滬戰後，繼以上海自由市之運動，以此視萬縣濟南二案，二案又渺小不足齒數矣。慘酷外侮，再接再厲，由果推因，謂非國事整個的開倒車所致，不可得也。

五卅案，忍之；再甚之萬縣案，又忍之；更甚之濟南案，又復忍之。既忍所不能忍矣，而東省及淞滬之奇恥大變，亦在負重忍辱之中。我人於是有人能不責問者，必如之何而始認爲不可忍，若謂無辦法，始不得不忍，則不能不責問，必待何時始有辦法，始終無辦法，始終開倒車，則東省淞滬之辱，又必

有不足齒數之一日也。(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113B

時事新報評論集

第四集

上下兩冊實價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人

潘

公

弼

上海山東路二三四號

發行人

張

竹

平

時事新報 大陸報 申時電訊社 合組

發行所

四

社

出

版

部

上海山東路二三四號

上海海關路二二九號

印刷所

人

文

印

書

館

上海山東路二三四號

門市部

時

事

新

報

館

經售處

各

埠

各

大

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月初版

四社文庫已刊行者：

四社文庫甲部目錄						
第一種 A	時事新報評論集 第一集(一九三〇)	潘公弼著	一	元		
第一種 B	時事新報評論集 第二集(一九三二)	潘公弼著	一	元		
第一種 C	時事新報評論集 第三集(一九三二)	潘公弼著	一	元四角		
第一種 D	時事新報評論集 第四集(一九三三)上、下	潘公弼著	一	元二角		
第二種 A	大晚報評論集 第一集	曾虛白著	八	角		
第三種 A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 第一集(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	元		
第三種 B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 第二集(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	元		
第三種 C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 第三集(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	元		
第四種 A	日本現代 <small>政治人物</small> 評述 第一集	老拙著	六	角		
第五種 A	時事新報每週國際彙編 第一集	項遠村編	七	角		
第六種	法西斯主義：理論及制度	<small>墨索里尼著 錢九威譯</small>	五	角		
第七種	希特勒組閣	本社編	三	角		

四社文庫乙部目錄

第一種	紅花瓶 上、下	陳大悲著	一元二角
第二種	女人的心	廬隱女士著	四角五分
第三種	時代姑娘	葉靈鳳著	六角
第四種	故都秘錄 上、下	陳慎言著	一元四角
第五種	新路	崔萬秋著	一元二角
第六種	負曝閒談評考	園籟原著 徐一士評考	五角
第七種	辣椒與橄欖	本社編	二角五分
第八種	江南的春天	林疑今著	二角
第九種	人之初	陳大悲著	六角

大晚報

消息最靈通

言論最公正

編輯最新穎

本埠銷數六萬份以上

廣告效力最大

地址 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 一四二五至一四二六號

申 時 電 訊 社

SHUN SHIH NEWS AGENCY
SHANGHAI, CHINA.

地址 上海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 一八九二八 一七七三四 一五四二五 電報掛號一四〇九

本社以發展我國新聞事業爲主旨。對於各國規模宏大之電訊社。如英之路透。法之哈瓦斯。美之聯合。日之電通。俄之達斯等。均多方攷察。精密研究。採其優點。普遍服務。成立以來。業經九載。承各方匡助。歷年擴充。已定基礎。茲凡全國重要都市發電訪員。已增至三十餘處。各省市每日重要消息。靡有遺漏。此本社之所以爲全國軍政經濟教育實業等消息綜合之樞紐也。計目前訂約採用本社消息之報社。合國內外計之。共得百十七家。本社組織。除外埠之分社訪員外。上海總社現分(一)收電部 每日國內外電訊。分班到社。按時登記統計。(二)譯電部 無論有綫無綫。水綫陸綫。中外文字電報。均聘有專門人員。專司翻譯(三)編譯部 因採用本社消息之報社。營業範圍大小不等。需要電訊之質量亦各有異。故外來電訊須經編譯專員按照訂約各報之需要供給。(四)發電部 發給訂約各報社之電訊。經發電部登記後拍發。(五)長途電話部 本社在長途電話綫通達區域以內。爲經濟與便爲利起見。大都用長途電話。聘請專門人員。以電碼收發消息。(六)密碼電訊部 本社備有密碼電訊收發處。可與訂約報社。迅捷通報。機要而又嚴密。

